終究是要愛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重逢亦是惘然
- 第二章 漂浮眷念一片片
- 第三章 携手的人情已伤
- 第四章 落花似轻烟飞旋
- 第五章 迷蒙你我的视线
- 第六章 白色绽放的瞬间
- 第七章 拔动回忆的琴弦
- 第八章 不堪回首的伤痛
- 第九章 凌乱春风扰人心
- 第十章 愁思烦绕乱冰心
- 第十一章 梦中只为你留恋
- 第十二章 风吹草动心不动
- 第十三章 时间的河慢慢流
- 第十四章 五峰如指翠相连
- 第十五章 素瓷雪色飘沫香
- 第十六章 忍住决别亦连连
- 第十七章 是怨是缘终定数
- 第十八章 斜阳别你渐离去
- 第十九章 跌碎了谁的思念
- 第二十章 乱心被什么蛊惑
- 第二十一章 目光似月色寂寞
- 第二十二章 爱如生命般莫测
- 第二十三章 挡不住爱的烦恼
- 第二十四章 我应该怎么爱你
- 第二十五章 深情抚慰陷芳心
- 第二十六章 静听思弦暖心痕
- 第二十七章 爱意绕在你心里
- 第二十八章 只是我还放不开
- 第二十九章 我该拿你怎么办
- 第三十章 风吹草动心波动

- 第三十一章 残着些许的眷恋

第一章 重逢亦是惘然

林夕妍的心隐隐作痛，原本以为自己的心早已不会再为他疼痛，可是现在看来，真是高估了自己的自愈能力。唉，如果说他们的爱情曾带给她无尽的快乐和幸福，那么他们的离婚带给她的则是彻底的无望和痛苦。

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滋润了初春的空气，也滋润了大地和人心。林夕妍今天起得很早，顶着湿漉漉的晨雾，早早地来到了医院，换好了衣服，为自己沏了一杯醇香的碧螺春，纤手执着温热的杯体，翻看着值班医师留给她的工作记录。她仔细认真地看了一遍，随后陆陆续续地，其他医生也相继到来，等大家都换好了衣服，林夕妍才神清气爽地带领着实习医生们去查看病房。

林夕妍是本院年轻大夫中最出色的一名主治医师，去年刚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学习归来，就成功地完成了几个非常出色的病例，患者都是市领导直系亲属，从而在业内名气渐升，现在俨然成了本院内科骨干力量兼梯队接班人。

好多患者都是慕名奔她而来，年纪轻轻的林夕妍能取得今日的成绩足已让她得到院内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爱。

一间间病房耐心地查看，细心询问着病人的病况，林夕妍在工作上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实习的医生也都喜欢跟着她学习。她待人诚恳亲切没有架子，总是耐心地向他们传授着自己宝贵的经验和知识，这一点在同行中是最难能可贵的。

只剩下最后一间病房，这是间高档的单人病房，是昨晚刚刚入住的。林夕妍敲门而入，她低着头看着此病人的病历，患者的名字是如此的熟悉，心想：不会如此巧合吧？溃疡病，由于酗酒，导致继发性胃出血。她走到床边，看向床上的病人，瞬间怔忡住，仅仅两秒钟她就回复了常态，视线平静无澜地扫过病人的脸，落到手中的病历上，

菱唇柔和地弯起，公式化的微笑表情，咨询着病人的状况，“今天觉得怎么样？哪里不舒服？”

“上腹部仍有点痛。”床上呆怔的男人终于有了反应，轻声回答。

林夕妍耐心地叮嘱：“饮食上注意不要吃凉的、辣的、过热的东西，要清淡易消化，有其他问题可以先找护士。”

说完她回头为随行人员细心讲解着有关此种病人的注意事项。

望着她那认真的表情、完全漠视他的态度，床上的男人终于忍受不住，轻轻地唤了一声：“小妍？”

可是林夕妍就像没听着似的继续讲解着，完毕后带着大队人马潇洒地撤离，没有再多看他一眼。

“刚才那个男人是承中实业的老总吧？”一个随行实习医师恍然大悟地说道。

“是很像耶，不过怎么没杂志上好看呢？”有人提出异议。

“呵呵，人家不是病了吗？这生病的人有几个好看的？不过还好了，也没变到哪儿去，至少我们还能认出来。”

林夕妍咳嗽了一声，“今天，大家的任务是熟悉麻痹性肠梗阻的治疗方案和处理措施。认真复习，我下一个班要会诊此类病人，你们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好好结合真实病例进一步领悟此病的最佳治疗方案。”

林夕妍回头和蔼地拍了拍方才八卦的女医师，“记住，在医院里只有医生和病人之分，没有老总。”说完微笑着转身离去。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她走到窗前。窗外吮吸了一夜细雨的柳树竟舒展了嫩绿的枝叶，吐露着勃勃的生机。她勾起唇角，世界何其大，大到两个人四年来未曾相遇过；世界又何其小，小到在这种最平常的状况下意外相逢。四年前，她是他的妻子，他是她的丈夫；四年后，她是他的医生，他是她的病人。

林夕妍的心隐隐作痛，原本以为自己的心早已不会再为他疼痛，可是现在看来，真是高估了自己的自愈能力。唉，如果说他们的爱情

曾带给她无尽的快乐和幸福，那么他们的离婚带给她的则是彻底的无望和痛苦。

男人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她曾想把它挖出来好好地看看，为什么他如此铁石心肠，把她伤得遍体鳞伤，仓皇而逃。

急促的敲门声打断她的思绪，护士李芳焦急地推门而入，“林医生，602室1床的肝硬化病人大呕血！”

林夕妍收回心绪，快速地走出办公室，沉稳地询问：“血压、脉搏各是多少？”

“血压80/50 mmhg，脉搏102次/分。”

林夕妍匆忙地赶到病房，看着床上的病人面色腊黄，呼吸略急促，声音低微无力，额头有薄汗。林夕妍的心一沉，这是失血性休克的前兆，她赶紧冷静地嘱咐：“口服冰盐水加去甲肾上腺素，静脉给止血药，紧急输血，维持血压。”

护士们在忙碌地抢救病人，十五分钟过去了，血还是没有止住，林夕妍微叹口气，“小李，立刻通知普外科医生前来会诊。”

只几分钟，普外科的医生就赶到病房，今天恰巧是宁远值班，他详细地给病人进行了会诊。完毕后，他注视着林夕妍，“林医生，你们内科处理得很好，进一步观察吧，我们外科随时配合，如病情控制不住就马?转到外科治疗。”

一个小时以后，病人血压达到105/70 mmhg，心率90次/分，面色稍见红润，汗出停止，呼吸恢复平稳。林夕妍长呼了口气，抢救成功了！病人的家属很是感激，拉着她的手一个劲儿地道谢。林夕妍安抚好病人家属，嘱咐了护士一定要重点看护，有事及时请示。

再一次疲惫地回到办公室，她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黄色的保温饭盒和一杯热饮，上面还附了张纸条。她露出会心的微笑，她知道这是谁送来的。宁远已经为她打好了饭，在纸条上写着：“小师妹，别忘记吃饭哟。”旁侧还画了个可爱的小猪猪。

林夕妍的心瞬间温暖起来，这个宁远，他们已经是十年的挚友了。他总是像哥哥似的关心她。她打开一看，竟是她爱吃的糖醋酥排和腰果虾仁，端起热饮微吸了一口，是她喜欢喝的芒果奶茶。她的笑容绚丽起来，顿时忘记了烦扰，开心地吃起饭来。

临近下班，做好工作笔录，林夕妍换了衣服，黑色靴裤，同色流苏高筒靴，乳白色的休闲衬衣，外罩浅驼色的风衣，放下及腰的顺直长发，严肃认真的主治医师转瞬之间变成了时尚靓丽的俏佳人。

林夕妍走出办公室，刚走几步，就看到站在前面的肖子恒。他们彼此默默地对视着。林夕妍眸中透出笑意，梨窝微现，“肖先生有事情吗？如果是询问病况，请向右转第二间找陈医生办公室，她能为你解答，如果是其他事情，那我就不奉陪了，我还有事情先走一步。”

林夕妍淡定地绕过他，向外走去，肖子恒黑眸一暗紧走几步，抓住她的胳膊，“小妍，不要这样，我们好不容易才遇到，你就不能好好地听我把话说完吗？”

林夕妍好笑地望着他，“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对不起，肖先生，这里是医院，不是你的公司，我没有义务倾听你的话，还有，不要再这样拉拉扯扯的，骚扰医生可不是件明智的事情。”

林夕妍纤手轻轻拿掉他的手，嫣然一笑，“肖先生还是先回病房吧，久站不利于你的病情，激动更会加重你的症状。做好病人的本分，回去好好养病吧。”

潇洒地转身，不带走一片云彩，肖子恒鼻息还滞留着她特有的馨香，这个女人愈现伶牙俐齿，更甚当年，岁月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更让她平添了一份成熟的妩媚和韵味。这个漂亮的女人更加吸引人了。

林夕妍走出医院大楼，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下情绪。一辆白色的本田缓缓停在她面前，滑下的车窗里探出一张温润如玉的脸，“师妹，我可是恭候多时了，上车吧。今天哲明从国外回来，师姐弟们要好好地聚一下，让我务必把你带过去。”

林夕妍看了他一眼轻笑着摇摇头，“师兄，这一次，我要先和你约法三章，不许再把我推到前线，任由他们灌酒，否则有你好看的。”

宁远溢出爽朗的笑声，“遵命，大小姐，今天我一定全程做护花使者，把清醒的你安全地送到家。”

林夕妍拉开车门，利落地上车，宁远调转车头，车子驶离医院。

肖子恒望着远去的车子，怔怔地站在那里。四年了，午夜梦回，他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这个纤细敏感的女人，曾经的伤痛让他曾刻意地去遗忘她的存在，遗忘了四年，自己的心终于平静了。可是今天，当他再次看到她时，他知道他完了，他的心又一次随之跳动，不可遏制地，仿佛为她而生。这一刻，两个人之间的所有不快都随之消失，唯留下一份瑟瑟的萧愁酝满心间，缠绕再缠绕，散不去，也淡不了。

第二章 漂浮眷念一片片

宁远的思绪飞扬，曾几何时他也是这样载着酒醉的她回家，那是在她婚姻最灰暗的日子里，坚强的她不得不靠酗酒来麻痹自己的神经，以此减轻自己的痛苦。

窗外细风袅袅拂面，吹乱了林夕妍的头发，纤长的手指把不安分的头发捋顺抚平，露出小巧精致的耳朵，玉颈莹白。宁远的心莫名地震动，这个感性的小女人，认识她十年了，他的心也随之沦陷了十年。这个女人装傻的功力深厚，他也就只好用师兄妹的友情来掩盖这份暧昧的情愫。

林夕妍注意到宁远的目光，她笑着捶了他一拳，“专心开车，怎么，发现我又漂亮了？”

宁远轻笑着摇了摇头，“别臭美了你，我是发现你的皱纹又增加了。”

林夕妍杏眼圆睁，“宁远，看在你今天帮我治疗病人外加一份爱心午餐的份上，我先原谅你的口误。”

宁远略收笑容，语调慵懒至极，“小妍，你在师兄的心中，永远是花容月貌，胜比天仙。”

林夕妍的唇角不断地上扬，眼睛笑得弯了起来，“花容月貌就免了，岁月不留纹就成了。”

两个人赶到酒店时其他人都已经到齐。看到他二人结伴而行，大家都露出暧昧的笑容。高大帅气的哲明用拳头狠狠地砸向宁远的肩头，两个好哥们儿顿时拥抱在一起。这两个性格南辕北辙一静一动的男人却是最好的朋友。

往昔大学的同窗好友们聚到一起，气氛自然是热闹非凡，大伙开怀畅饮，妙语连珠，神侃着上学时的糗事。医学上有着业务往来的同学更是借着吃饭的机会，相互联系交谈着。哲明望着对面的林夕妍，她的酒量不太好，刚喝一杯脸色就已微现红润。他面带一百二十分的

诚意举起杯冲着林夕妍微笑道："夕妍，我得单独和你喝一杯，咱俩那可是老乡兼同学呀，这感情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来，感情深一口闷。"

宁远看了看林夕妍大半杯的白酒，赶紧追加了一句："就她那点酒量，这酒怎么干得了？男士干了，女士喝一口。"

看到哲明的目光警告地扫过他，宁远微微一笑，"她心脏不好，喝多了，跳得太快不好受。"

哲明不屑地瞟了宁远一眼，语气相当不客气："我看是你心跳得快吧，心疼了受不了是吧？"

"哈哈……"大家一听哄堂大笑，都来凑热闹起哄。

林夕妍尴尬地笑了笑，心一横，豪气地举起酒杯，"别呀，哲明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就算这心是狂跳剧跳，这酒我也得喝，先干为敬。"

秀颈一扬，辛辣的酒水一下子灌进口里。放下手中的杯子，林夕妍眸中激出水雾来，娇容更是霞绯一片，透着浓浓的娇柔媚态。

宁远的心这个疼呀，可是又碍于别人不好表达出来，他赶紧招来侍应生让他冲泡一壶蜂蜜黄瓜水放在林夕妍的面前。林夕妍则回以感激的微笑。

看得哲明直撇嘴，他轻声地调侃着宁远："心疼了？兄弟，你命苦不苦呀，都多少年了，还没上岗呢。你这效率也忒慢些了吧。我出国前你不就在努力吗？这都几年了，还处在朦胧的初级阶段呢，这也忒说不过去了吧。兄弟，你再不加把劲儿，她可就又成别人的媳妇了。"

宁远温润的面孔泛起涟漪，语调却是毫不在意的轻松："情深不寿，强极则辱，顺其自然吧。"

哲明受不了地笑出声来，"你就在那酸吧，我就搞不懂你们这些文学读得多的人，是不是都这样怯手怯脚的？行了，我过几天就去上海任职去了，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

宁远笑着摇了摇头，“不了，在自己的家乡待惯了，不想挪地方了，熟悉的人、熟悉的地儿才是适合我的。”

哲明认命地拍了拍宁远的肩膀，“行，老哥，你就在熟悉的地儿，守着熟悉的人儿，兄弟我不强求了，只要你快些让我吃上喜酒就成。”

这边林夕妍身旁的好友许佳莹也在跟她咬着耳朵。许佳莹看了看对面的宁远，伏在林夕妍的耳边低低劝道：“夕妍，你说你这是在执着个什么劲呀，大学刚毕业你就神速地结婚，咱们这帮人都还没谱时，你又神速离婚，现在大伙都成家立业了，你却在这唱起了单身情歌，一唱就是四年。行了，再唱下去，什么都晚了，你还真想找个二婚的不成？你看看这宁师兄可是对你不赖呀，可不要辜负了人家。咱们也老大不小了，能为自己尽早安排个好去处，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林夕妍的头有些晕晕的，她视线朦胧地望着好友，唇角不经意间勾起媚笑，“一次伤害还不够吗？婚姻就是那么回事，开始时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等热乎劲儿一过，就跟仇人没两样，这么折腾有意思吗？我和宁师兄现在还能做朋友，如果以后连这都做不了，岂不更糟糕？”

佳莹微微叹气，“我看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肖子恒哪一点能比得上人家宁师兄？整个一个骄纵蛮横的二世子，就他那臭脾气如果能赶上人家一半，你们就不会离了。”

林夕妍端起酒杯，轻轻地晃动，亦如她的心，囚禁在桎梏里飘零，只不过醇厚的酒水沉淀着，而她的心却在中间悬浮着没有着落。

聚餐接近尾声，大家都相应离去，宁远把林夕妍扶进车里坐好，转身看到哲明正暧昧地冲他挑着眉毛，修长的手指更是啪的一声，打了个响指，“兄弟好好把握机会哟，最好一步到位，攻她个全垒。”

说完哲明呵呵地转身上车离去。宁远无奈至极，这个性格放肆不逊的哥们儿，真是拿他没办法。宁远低身坐进车里，缓缓地发动车子，余光看到林夕妍闭着双眸，倚靠在座背上浅睡，他的心柔软了。这个傻丫头自己酒量不好，还逞什么能，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车子静静地行驶在马路上，车子里流泻出轻柔的纯音乐，听得林夕妍更是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宁远的思绪飞扬，曾几何时他也是这样载着酒醉的她回家，那是在她婚姻最灰暗的日子里，坚强的她不得不靠酗酒来麻痹自己的神经，以此减轻自己的痛苦。宁远的心微微刺痛，那段婚姻把她伤得的确够重的，以至于现在她对任何感情都退避三舍，敬而绕之。

车子到了林夕妍家楼下，宁远深吸一口气、一鼓作气把她抱上五楼，取了她包里的钥匙开了门，把她轻轻地放在卧室的床上，又为她脱了外衣、靴子，拿了湿毛巾帮她擦了脸和手。床上熟悉曼妙的女人，花容透着娇艳的红润，往昔灵动的双眸轻阖，睫毛低卷，唇角微翘，贝齿浅露，呼吸轻缓，裸露的小腿白皙腻滑，小巧的玉足粉嫩晃目，宁远身体里某种抑制的渴望瞬间被点燃，迅速蔓延全身，他缓缓地俯下身来，在她粉嫩的柔唇上轻啄一下，浅尝辄止。他直起身子，面露自嘲，为她盖好被子悄然地转身离去。

听到大门的关闭声，床上沉醉的人睁开蒙眬双眸，其实在他为她擦拭脸颊时她就已经醒了，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尴尬的场面，只好装睡。她伸出纤指轻轻抚摸着柔唇，上面还滞留着他温柔的碰触，她的眼角滑下泪来，林夕妍，这份感情你是否要得起？你是否能给他一个完整的未来？一个已经没有了心的女人如何去接受这份爱呢？

第二天，林夕妍顶着头痛去上班。刚进办公室，护士小李就来告诉她，高档病房628室的病人呕血了，林夕妍的心蓦然一缩，她翻看着病历，询问小李：“昨天除了黑便，不是都还正常吗？病情不重呀……”

小李摇了摇头，“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今天早上一接班，他的家属就来告诉我病人呕血，我过去一看还真是，吐的东西是咖啡样的，就马上过来请示你。”

林夕妍飞快地换着衣服，走出办公室，语气肯定：“看来是他进食刺激性食物了，造成胃出血加重，出血量增加，才会经口呕出。”

疾步来到病房推开房门，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幅温馨的画面：一个柔美的女人正紧握着病人的手，梨花带雨地望着床上的男人，担心和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林夕妍的心蓦然被刺痛，原来他们之间的情竟是这样的长久。她忽略自己心中的不适，快速来到床前，盯着床上脸色苍白的男人，“哪里不舒服？昨天吃了哪些食物？”

床边的女人听到她的声音，蓦然睁大双眸，难以置信地望着她，语调都尖锐起来：“怎么会是你？”

林夕妍完全过滤她的话，眼神都吝啬给她一个。肖子恒面色虚弱，他凝视着林夕妍，痛楚的脸上竟溢出温和的笑容，“小妍，你终究是心疼我，我还以为你连我的生死都不会再在意了。”

林夕妍好看的眉头微蹙，神情尽现冷漠之态，“身体是你自己的，不要拿它开玩笑。我是一名医生，我要为我的患者负责，无关他是谁。”

第三章 携手的人情已伤

耿天磊目视着这个娇美的女人，本来他对她并无太多好感，可是她刚刚那展颜的灿然一笑，竟晃了他的眼，也晃了他的心。

床边的女人终于按捺不住，她冲着床上的男人露出撒娇的神态，“子恒，我们转家医院吧，把你交到她的手里，我真是不放心，谁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呀！这人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越治越严重了呢？”

林夕妍站直了身体，目光凛冽地扫过她，“这位女士，如果你再打扰我问诊，那请你马上离开这里、转院可以，不过在没转院以前必须配合我的治疗，这是对病人的健康负责任。”

肖子恒看到林夕妍已经透露出不耐烦，忍不住呵斥住这个不断挑事的女人：“天瑶，不要再打扰林医生，你还是先出去一下吧。”

耿天瑶脸色难看，她目及肖子恒警告的眼神欲言又止，目光不善地扫过林夕妍忿忿地出了病房。

林夕妍仔细地进行了诊查，语气平缓地询问他昨天都吃了什么东西。

肖子恒回忆道：“早上只喝了些蔬菜粥，午饭是朋友送来的阿妈妮韩式料理，晚餐是手工水饺。”

林夕妍越听眉毛蹙得越紧，她忍不住打断他，“韩式料理是不是混有辣的东西？”

肖子恒委屈地看着她，“只有一个菜里有一点点的辣椒，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喜辣，我以为这一点点的不会有事儿，所以没忍住，忘了忌口了。”

林夕妍目露责备，声音陡然拔高：“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这个病本来就是要忌口的，医嘱你都当耳旁风了，你不知道这种病会死人的吗？”

看着她发火，肖子恒知道自己理亏，识相地没有吭声。夕妍压了压怒火，微微叹气，“暂禁食，继续观察病情。”

林夕妍回头看到目瞪口呆的护士小李，面色转柔，语气温和地调整医嘱，并嘱咐她要注意观察的一些事项。

肖子恒看着她要离去的背影，闷闷地出声："小妍，谢谢你，先不要走好吗？再陪我说说话。"

林夕妍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肖先生，只要你能听从医嘱好好养病，我就该万分感谢您了，不要再给我们制造麻烦。需要有人陪你解闷吗？等一下我把外面的那位叫进来，好好地陪你聊个够。"

林夕妍不再停留，转身和护士离开病房。

她出了房门，毫不意外地看到伫立在门外等候的耿天瑶。她漠视地绕过她往前走，没想到耿天瑶的声音在背后冷冷地响起："林医生，请你记住医生的本分，不要借机骚扰子恒，他不会再接受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林夕妍停住脚步，安抚地看了护士小李一眼，慢慢地转过身来，杏眼中溢满了浓浓的笑意，小巧的菱唇更是勾起无尽的嘲讽，"耿小姐，不是谁都像你一样只会对别人的丈夫感兴趣，不择手段地抢过来占为己有。里面的那个人只是我的病人，仅此而已，我这个人向来喜新厌旧，对过去的人、过去的事，都不感兴趣。你担心的人不应该是我，而是那些比你年轻比你漂亮的女孩子。你就虔诚地为自己祈祷吧，保佑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弃妇。不过我倒是满敬佩你的，我林夕妍不喜欢的旧物你竟视如珍宝。呵呵……你就好好地珍惜吧！对不起，耿小姐，我还要去工作，暂不奉陪了。"林夕妍微笑着看了一眼对面这个被气得脸色发黑的女人，潇洒地转身离去。

耿天瑶在心里不住地咒骂着这个嚣张的女人。她狠狠地跺脚，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她，没想到她竟然还会出现在子恒的面前，耿天瑶的指甲掐进手掌里，子恒是她的，她决不会让任何人抢走他，谁都不行。

心脏承受了莫大撞击的护士小李，神情怔忡地回到护理间。刚刚发生的一切已超出了她的消化能力，真没想到，这个人人羡慕的林医生竟会遭遇到这种事情，原来628室的病人竟是她的前夫，这人不是大家都格外关注的承中实业的老总吗？小李在心里不住地鄙视着耿天瑶这个没素质的女人。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着实有些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男人瞎了眼了吗？怎么会抛弃了她们院漂亮可人的林医生而选择了那么庸俗的女人呢？

林夕妍回到办公室，卸下强装的面具颓然地倒在沙发里。之前她已看过他的病历，上面填着未婚。本来她还诧异这两个人怎么没结婚，结果今天就让她看到他们在一起。林夕妍的心口传来阵阵的绞痛，细嫩纤长的手指攥紧成拳，这个狠心的男人和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竟然一直恩爱地往来着，她的双眸不争气地凝出水气，头又开始突突地跳了起来。她闭上双眸，泪水滑下脸庞，瘦弱的双肩不住地轻颤，压抑的呜咽声终于溢出口来，声声都在诉说着自己的不甘和不愿。

片刻，她又从镇痛中惊醒，纤指快速从纸盒里抽出几张纸巾，擦净脸上悲伤的痕迹，用力地深呼吸——林夕妍，不要再为了这样的人哭泣，不值得，他们都不配，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已伤害不到你了。

林夕妍隔天去了门诊值班，门诊的?作较住院处繁忙得多，一上午她都在忙于诊治病人，都没腾出工夫喝口热水。临近中午时，医院领导引领进来一位男患者，热心地为他们彼此介绍后，才放心地离去。林夕妍随意扫了一眼这位俊朗非凡的男人，衣着鲜亮，神情冷傲，薄唇微抿。看到将要为他诊治的竟是位年轻的女医生时，他微微表露出怀疑的神情。林夕妍表情平和，忽略他的态度，细心地为他查体、问诊，很快就为他开了几张化验单，“你先去做一下化验，我建议你最好做下超声波检查，以便于更好地确诊病因。”

一直不语的冷面男人终于开了口，语气中尽显不耐：“医生，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我很忙，时间上不太宽裕，我需要浪费这么多的时

间用在检查上吗？”

林夕颜直视着他，听了他的话粲然一笑，梨窝生动地跳跃，“看病是需要耐心配合的，有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用几十分钟的时间来证明你的健康，我想这是最划算的事情。”

耿天磊目视着这个娇美的女人，本来他对她并无太多好感，可是她刚刚那展颜的灿然一笑，竟晃了他的眼，也晃了他的心。他眯起双眼，开始正儿八经地打量起对面的这个小女人。

林夕妍看着他研究的目光，以为他还有异议，故耐心地补充说明：“我现在怀疑你是得了脂肪肝，可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你还是需要进一步做各项检查，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地为你确诊病因。你先去做检查，结果明天才能出来，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明天上午到住院处六楼找我，我会进一步为你诊疗。”

正说话间，从门外闯进一帮人，吵吵嚷嚷的，其中一个男人神情紧张地抱着一个女孩，林夕妍赶紧起身把抱着孩子的男人引领到诊床上。这个孩子有十四五岁的样子，面色萎黄，两腮塌陷，抱着她的家长焦急地说着起因：“我女儿从昨天半夜开始拉肚子，一天拉了十几次，起先是稀便，后来拉的竟全是水，发烧，还吐了，肚子痛，医生你快帮她好好看看吧。”

林夕妍沉稳地听着他的叙述，她的心里已明确这孩子是得了急性胃肠炎，她和蔼地摸着孩子的头，轻声地问：“告诉我，你都哪里痛？”

女孩子细小的声音有气无力的：“肚子痛，肚脐周围最痛。”

林夕妍检查完后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笔迅速地写下处方递给家长，“快到楼下取药静点去吧，你的孩子得了急性胃肠炎，不用担心，静点过后，症状就会缓解。”

送走了病人，林夕妍才发现对面那个男人居然还没走，此时正意味不明地望着她，表情倒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竟然还噙着盈盈的笑意。

林夕妍弯起双眸好笑地望着他，语带调侃：“耿先生，你现在就在白白地浪费时间，你那么忙，还有时间在此静坐？快去做检查吧。”

耿天磊嘴角上扬竟溢出爽朗的笑声，“我的时间用在感兴趣的女人身上，怎么会是浪费呢？林医生，有人告诉过你，你工作时的样子很让人心动吗？”

林夕妍的表情严肃起来，声音也冷淡了不少：“耿先生，从没有病人告诉过我这些，病人都知道他们到医院来的目的，好似就你一个人不清楚，好了，如果没有其他事情，请你离开吧，我要为下一个病人看诊了。”

耿天磊站了起来，高大的身影走到门口时又转了过来，酷眸溢满了浓浓的兴趣，一字一顿：“林医生，我们明天见。我等候你的治疗。”

目送耿天磊离去，林夕妍不可思议地摇着头，头一回碰到这么胆大妄为的病人，竟敢调戏主治医生，真是不知深浅。又是一个浪荡不逊的二世子。看到下一个进来的患者已坐到自己的诊桌旁，她马上收回心绪，展露温和的笑容，全力投入到为病人的诊治工作中。

第四章 落花似轻烟飞旋

肖子恒一怔，有瞬间的恍惚。不知为什么，脑海里蓦然闪过林夕妍的脸，他的心一阵阵收缩，仿佛要永久失去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心里竟慌然无措。

林夕妍忙完患者来到医院的餐厅，打好了饭菜，扫视了一圈，竟看到远处的宁远正向自己摆着手，她端着餐盘走了过去。宁远起身为她拉开座椅，两个人对面而坐。林夕妍瞥见对面餐盘里的糖醋小排，叹息一声，她来得太晚了，这菜已经没有了。宁远注意到她惋惜不已的表情，忍俊不禁，忙把自己餐盘里的排骨都夹给了她，嘴里还不时地为她找着台阶："来，多吃些，这些日子你都瘦了。"

林夕妍很是感激他的善解人意，这人真是会来事儿。她低着头香香地吃着饭，她还真是饿了，这一上午都没闲着，忙完患者才发现已过了点。宁远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笑着轻摇着头，谁会想到一向严肃认真的林医生吃起饭来会像个孩子似的心急。宁远好心地把手边还没来得及喝的奶茶推到她面前，"慢点，慢点，没人跟你抢，别噎着，来，喝口奶茶顺一顺。"

林夕妍给了他一个"你真识相"的表情，捧着奶茶猛喝了一大口，才得以说句完整的话："唉，真是饿坏我了，早上竟然起晚了，所来没来得及吃早餐。"

宁远收起笑容，目光中尽是责备，"自己本身是内科大夫，还不吃早餐，这不是在糟蹋你自己的胃吗？下次再有这种事情，提前告诉我一声，我会把早餐买好给你带过来。"

林夕妍的心顿时堵堵的，眼眶竟木木地酸胀。这几天她的心情被肖子恒搞得格外的低落，宁远的关心无疑是最好的良药，她微吸了吸鼻子，抬起头笑盈盈地望着宁远，"大师兄，这可是您说的，下次我一定提前告诉您，还有，好人做到底，一定记住买我喜欢吃的金牌粥铺的蔬菜牛肉粥。"

宁远真是拿她没有办法，他认命地看着她，“行，小师妹，你说吃金牌，师兄我绝不买银牌的。”

吃过饭两个人并肩往回走，宁远看着林夕妍眼部隐现黑眼圈，有些心疼，“下周该是值夜班了吧？”

林夕妍长叹一声，“是啊，这个月常医生家里有事请假了，所以我替她值夜班。”

走到楼梯口，宁远温和地望着她，“晚上太凉，你们值班室又朝阴，要注意保暖。”

林夕妍轻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了，大师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甭操心了。我先走了，门诊还有病人。”

宁远望着她的背影消失，才转身离开。回到办公室，看见住院医师小刘正在写东西。宁远是普外科的责任主治医师，他走过去关心地询问：“怎么还不去吃饭？刚刚那个孩子确诊是什么病？”

刘医生笑了笑，“我这就去餐厅。那孩子是得了阑尾炎，我正准备安排他做手术。”

宁远回到办公桌前坐了下来，随口问了句：“查体都有什么症状？化验结果又是怎么样的？”

刘医生收拾着桌上的东西，“板状腹，右下腹压痛，呕吐。不过血项没有什么明显改变，体温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宁远表情凝重起来，他想了想问：“孩子多大了？”

“七岁了，剧烈活动后才出现的症状。”刘医生有些奇怪地望着他。

宁远站起身来，拍了拍刘医生的肩膀，“走，刘医生，我跟你去病房再查一次体。”

刘医生看到宁远认真的表情，也凝重起来，赶紧领着宁远去患者的病房。

二人再次看诊归来后，宁远一边洗手一边说，“不像阑尾炎，肠套叠的可能性更大，可以暂不手术，禁食水，密切观察。”

刘医生点着头，这个宁大夫在本医院是有名的外科一把刀，看见宁远表情笃定，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诊断是有问题，他的心不禁一沉，额头竟惊出冷汗，自己要真是按阑尾炎做手术还不出大问题了！

林夕妍临下班前，找来护士详细地了解了肖子恒的情况，还好病情稳定，正在恢复阶段。她才放下心来，换了衣服，走出医院，心里一片凄然。她的家就在附近，她顺着路边慢步前行，身边匆匆走过下班往家赶的路人。她自嘲地弯起唇角，别人回家都有个企盼，或是有等候的人，或是被等候，而她呢？家在外地，自己一个人在异乡飘零，虽然工作体面，收入也不错，可这里毕竟不是她的家。

林夕妍婚后曾封闭自己，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研究生，与肖子恒离婚后只身去北京学习了三年，去年才回到医院复职。为了方便，在医院的附近为自己购置了一套小型公寓，也算是在此地安了个家。

林夕妍疲惫地回到了家，打开房门。室内纤尘不染，素雅清香，红色布艺沙发，羊毛地毯，浅色时尚的家私，艺术感十足的灯饰，后现代的气息展露无遗。简约到极致的美丽，让整个家充满了安逸舒适的生活氛围。

林夕妍简单地冲了个澡出来，又耐心地为自己准备了可口的晚餐。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没有什么情趣，可是她还是认真对待，从来不亏待自己的胃。把家里布置得温馨爽洁、品味不凡，她就是要让自己过得舒心惬意些，让这里真正有家的感觉。

晚上蜷在沙发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耳边听着母亲的唠叨声，她的心里莫名地感到踏实、温暖。母亲无非是让她遇到个合适的人就考虑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不要再拖下去了。到了她这个年龄还是一个人，曾经还有段短暂的失败婚姻，她的母亲为了她的事真是操碎了心。林夕妍耳边听着母亲的絮絮叨叨，心里着实有些酸涩，不过了解到家里一切正常，家人都安好，也就放下心来。

自己的家在C市虽不是大富大贵人家，可也是殷实富足的小康之家，自己最担心的就是年迈父母的身体。弟弟结婚后为了方便照顾父母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那活泼可爱的小侄子为父母又增添了不少的乐趣，正因为如此，她才得以在这边安心地工作。

隔天一早，宁远来到医院刚换好衣服，就看见刘医生进来。刘医生一看见他就很是热络地走过来，语气诚恳地说："宁大夫，真是谢谢你，我刚刚查房回来，昨天中午的那个患者，今天早上症状已完全缓解了，看样子的确是肠套叠。我已经修改了医嘱，并让孩子开始进流食。"

宁远平和地一笑，拍了拍他的肩，"好，不过要注意密切观察一两天，防止病情反复。"

这边林夕妍也在例行查房，尽管她不情愿，最后还是走到肖子恒的病房。打开房门随意地一扫，就看见耿天瑶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她没有理会她，领着实习医生们来到床前，完全公式化的表情和语调，简单地问了下诊。肖子恒本来是盼着她来问诊，可是她今天的表情和语气格外的冷漠和疏离，他想要说出口的话也被生生地憋了回去，眼巴巴地看着她带着实习医生们离开。

耿天瑶一直没有抬头，全神贯注地看着报纸，只是执着报纸的手有些微微的颤抖，泄露了她的强装镇定。看到林夕妍出去后，肖子恒还在望着门口。她走了过来，坐在床边执起肖子恒的手，"子恒，等你病愈后，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吧，你妈妈也在催，我父母也希望我们早些把这事订下来。"

肖子恒一怔，有瞬间的恍惚。不知为什么，脑海里蓦然闪过林夕妍的脸，他的心一阵阵收缩，仿佛要永久失去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心里竟慌然无措。耿天瑶看着他的目光仿佛穿透自己望着不知名的地方，心里升起不好的感觉。果然，耳边传来子恒淡然无波的声音："天瑶，不是说好了等九月份新公司成立后咱们再结婚吗？"

耿天瑶的心一沉，女人特有的敏感让她明白这事儿一定与林夕妍有关，看来她有必要去拜访下他的母亲，这个林夕妍在肖子恒母亲的眼里是眼中钉、肉中刺，她岂会让林夕妍再次扰了儿子的好事？想到此她体贴地笑了笑，“子恒，你先养病，一切等你好了再说吧。”

林夕妍给实习医生们讲了几例特殊疾病的诊治，又给大家留了研究的课题，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她推开门，竟看到耿天磊惬意地坐在她的高背椅上，修长的手指正执着她的相框仔细观看着。林夕妍不悦地皱起眉头，这人也太自来熟了些，把这里当做他家了。林夕妍轻轻地咳嗽一声，耿天磊抬起头来，看见是她，这才放下相框，站起身来，酷脸竟扬起亲切的笑容，“林医生，我来找你继续诊治，恰巧你不在，护士小姐让我先在这里等候你。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吧，严重吗？”

林夕妍和他坐了下来，拿起化验单，耐心地为他讲解：“检查结果已确诊你得的是脂肪肝，这个病首先应该限制饮酒，清淡饮食，多喝水，再适当用一些护肝药物。我开处方给你，两周复诊一次……”

林夕妍讲了半天却发现对面的这个男人完全不在状况，正专注地看着自己，显然没有把心思用在听她的讲话上。她微微叹气，抬起头来，毫不避忌地回望着他灼热的目光，淡然自若地与耿天磊对视着。屋内顿时寂静无声，一切都仿佛静止不前。第五章迷蒙你我的视线

林夕妍禁不住腹诽：这就是交友不慎啊，竟让这两口子给涮了，这哪里是什么聚会呀？分明就是变相的相亲。

耿天磊望着对面这个漂亮的小女人，她的双眸澄澈淡漠，仿佛在看空气一样的无波无澜。他的心里有些挫败，这个女人面对他的凝视竟然面无表情，神色正常，既不错开目光也不娇羞一片，如此坦然自若地与他对视，还真是个厉害的女人。

林夕妍伸出纤手扬了扬手中的化验单，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耿先生，看够了没有？我想我的脸上并没有你要的化验结果。经过我刚才的观诊，你的视力完全正常，听力也没有问题，或者我建议你去神经

内科看下诊。不过现在先请您配合一下，好好了解一下你的治疗方案，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

耿天磊慵懒地斜起嘴角，声音分外性感低沉：“神经内科就不必了，还是你这里更吸引我一些。好，咱们就言归正传。林医生你刚才的话我已经听进去了，你让我两周来复诊一次，你的医嘱我也记下了，谢谢你费心的诊治，中午我请林医生吃顿便饭，以表示我的谢意。”

林夕妍看到他的笑容，嘴角也弯了起来，语气却是相当的不客气：“多谢您的好意，现在全市整顿医容医德，正在打击这种不良的吃喝风气，医生绝不允许接受患者的吃请，所以免了吧。这些都是我的本职工作，应该如此，所以耿先生你不必客气。”

耿天磊昨天已把林夕妍的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这个女人曾有段短暂的婚姻史，去年刚从北京学习归来，医术医品在行内都是佼佼者，在医院备受关注，他终于明白医院的领导为什么让她来为他诊治。他想起她看诊时认真专注的表情，就会莫名的心动，这女人看上去只不过才二十六七岁，可是实际上她已经30岁了，目前单身，家在外地，生活圈子极为简单，无任何不良嗜好，是个真正低调的正统女人。

林夕妍望着他若有所思的目光，心中警铃大作，赶紧开口把谈话内容引到治疗方案上来。她还真是怕自己跟不上他的跳跃思维，这个男人的思想要再发散下去，就算等天黑了这病也诊治不完。

第五章 迷蒙你我的视线

这一次耿天磊倒是认真地听着她的讲解，没有再打断。林夕妍看诊结束后，亲自把这位麻烦的患者送出办公室，让他去取药。

耿天磊临走时深深地注视着她，竟诚恳地伸出手来，林夕妍不得不伸手与他轻握，干燥温热的手掌瞬间包容住滑嫩的柔荑，“林医生，谢谢你，今天你不方便，我就不强求了，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我很期待。”

林夕妍目送他离开，回到办公室，坐在那里，还在想着他的话。她无意识地甩了甩手，那种炽热真实的触感让她分外地不舒服，她着实有些哭笑不得，这病人要是都像他似的胡搅蛮缠，自己岂不要少活十年？唉，这样的期待还是免了吧。

周末林夕妍安心地待在家里，上午清洗衣服、打扫房间，下午则在书房里潜心研究着自己的新课题。她在网上认真查找着最新的研究资料，这个课题她已经研究了两年，临床和实践上她都积累了相当准确的数据和论证。全神贯注的她遗忘了时间，过了好久她才疲惫地摘掉眼镜，纤指揉捏着眼角，缓解着视觉上的疲劳。看了看腕表已经5点多了，她伸了个懒腰，到厨房给自己做了盘牛肉炒饭。草草地吃过后，她沏了杯碧螺春，香香地抿了几口茶，回到书房，又戴上眼镜迅速进入学习状态。

恍惚间隐约听见电话铃声，她走出去接了起来。许佳莹爽朗的笑声响彻耳旁，“夕妍，赶快出来救驾，我今天有个聚会，别人和我打赌请不动你，呵呵，就咱姐俩这关系真是小瞧我了，快打扮一下，我可拿你赌了香港七日游啊，你不来这钱就你出啊。”

林夕妍真是被这个好友给打败了，她佯装生气，“死丫头，你又和别人赌。我不去，你们两口子占便宜游玩，我为什么要牺牲呀？不去，坚决不去！”

佳莹的声音立马泛起哭腔：“姑奶奶，你要是不来，我就得回请别人，那可是香港七日游哎，你也忍心让我这铁公鸡放血吗？好夕妍，不就是个聚会吗？你不愿意就只管在一旁往胃里填东西，还有热闹看，多划算呀。哎，你是真希望我这个月破财啊？好，我这就回家收拾东西搬你家住去。”

林夕妍拿这个女人真是没有办法，她认命地长叹了口气，“好，我去救驾，不然我的小窝就成了你的酒友会所了，说吧，大小姐在哪里呢？”

许佳莹笑得得意，快速地说了个地点，兴奋得她亲了夕妍好几口才挂断电话。

林夕妍无奈地摘掉眼镜开始准备，心里却忍不住地腹诽：这个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安于家室呀？时不时地就得出来乱搞些状况，她还真是佩服这俩口子，天性如此好玩，绝对够得上“最佳玩友”的称号。

林夕妍简单地打扮了下，换了衣服走出家门，下了楼寒冷的空气激得她一个哆嗦。初春的夜晚泌冷彻骨，林夕妍抱紧胳膊，快速走出小区。还好门口停有出租车，她上了车和司机说了城中的COAST TO COAST酒吧，便蜷在后座里小憩。由于林夕妍的家离这个酒吧很远，几乎跨越了半个城区，所以她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这个全城有名的慢摇吧。林夕妍一走进去就被里面炫了双眸，各种光线缭绕不绝，绮丽梦幻。广阔的空间，多个舒适的大卡座，巨大耀眼的升降舞台，五光十色的光源布满酒吧的每个角落，灵动而跳跃。丰富的色彩、光与影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人头蹿动，慢摇音乐节拍，舞动自己的肢体上演流畅的身体语言。靓女、帅哥、音乐、美酒交织成极度畅快的奢靡气息，让人沉醉其中不愿苏醒。

林夕妍适应着这种环境对她的冲撞，小心翼翼地往里走。这种场合她极少涉足，很不适应。上了二楼来到最里面的包房，她推开厚重的房门，偌大的包房里居然就只有三个人，除了许佳莹夫妇俩竟还有

一个她意想不到的人——耿天磊。此时这个男人正微笑着望着她仿佛在说“我们又见面了”。

林夕妍责备的目光狠狠地扫过佳莹，当事人却毫不愧疚地回以灿烂的笑容。她笑呵呵地走过来拉过林夕妍的手，来到沙发前坐了下来，热情地为两个人介绍：“这位是我的铁杆姐妹林夕妍，年轻有为的主治医师。这位是我先生的好友耿天磊，达仁公司的老总。呵呵，其实你们早已认识，医生和病人，多有缘的相识呀，绝对是有缘。”说完佳莹又附在林夕妍耳边低语，“夕妍，怎么样？我给你介绍个帅哥，好好聊聊，说不定他就是你要找的那杯茶。”

林夕妍的手在身侧偷偷地掐着佳莹的腿，语带威胁：“找你个头，你就会自作主张，竟敢骗我！死佳莹你就乱点鸳鸯谱吧，看一会儿我怎么收拾你。”

佳莹老公眼疾手快，看老婆吃亏赶紧长臂一伸把佳莹揽入怀里，“我们两口子唱歌，你们慢慢聊。呵呵，就当我们不存在啊。”

林夕妍禁不住腹诽：这就是交友不慎啊，竟让这两口子给涮了，这哪里是什么聚会呀？分明就是变相的相亲。

耿天磊坐在旁侧看着她脸上表情丰富地变幻着，心里真是畅快无?。没有想到她竟是朋友妻子的好友，他还正想找个什么机会能让这个正统女人出来一聚，今天就在朋友的餐桌上无意听到她的名字，真是让他喜出望外，赶紧吃完饭后殷勤地请这红娘夫妇来此玩乐。

林夕妍看着那二位始作俑者正像没事儿人似的深情地对唱着情歌，只好转过头来望向身边的男人，注视着这张俊美帅气的脸，心里感叹：唉，此人是帅哥没错，可是却是个花心的帅哥，这等人物还是免了吧！

耿天磊绅士地为林夕妍倒了杯醒过的红酒，执起杯子微笑着望着她，“林医生，我很荣幸能与你共度这个迷人的夜晚，为我的期待成功，cheers!”

看他举杯，林夕妍也只好拿起杯子，微抿了一口，醇厚的酒香在口腔里迅速回旋，一股幽香立即萦绕其中，她知道这是瓶年份酒。她轻勾唇角，“耿先生真是好兴致啊，身体有佯还来会友，酒水不忌，真是病者无畏啊。”

耿天磊眉角飞扬，声音蛊惑魅人：“林医生的魅力无边，我自是无畏前往，美酒伴佳人，岂能扫兴？”

林夕妍歪着头眯起双眸，遗憾地望着他，“我本不想扫了你的兴，可是我还真得告诉你，不要再玩下去了，这种游戏一点也不好玩，你和我弟弟一般大，你说这姐弟俩在一起是什么感觉？答案就是没感觉，所以到此为止吧。”

第六章 白色绽放的瞬间

耿天磊潇洒地站起身来，修长的手指在身侧打了个响指，叭的一声，包房里的灯光瞬间暗了下来，房间里竟流泻出轻柔的音乐。

耿天磊胸腔震动，低低地笑出声来，“谁说你是我姐了?当我姐的人还没出生呢。林医生，你认为这是游戏吗？那请你告诉我，我们在一起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林夕妍望着他靠近的笑脸，有瞬间的怔忡，耿天磊蓦然抓住她的手，抵在自己的心口上，声音轻柔，“这就是感觉，为你心跳的感觉。夕妍，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怎么可能到此为止呢？”

林夕妍的手被炽热的掌握着，她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受着他心脏的跳动，闭上双眸，片刻又睁开，对耿天磊嫣然一笑，语气却是肯定的，“耿先生，这感觉不对，一分钟75下，心跳完全正常，这说明你内心平静，没有任何的波动。”

耿天磊真是被她给打败了，这么浪漫的时刻她居然还能冷静地数清他的心跳。他深深地望着她，他想搞明白这个女人的脑袋到底是什么构造。忽然，耿天磊的嘴角扬起玩味的笑容，邪肆地靠近她的脸，薄唇轻轻地拂过她的脸颊，触动她的耳垂，呼吸撩拨着她稚嫩的耳根，低醇的声音慵懒魅惑：“现在呢？我的心跳还正常吗？夕妍，你不要再和我说它还是没有任何波动，除非你是成心的。”

林夕妍的俏脸早已娇羞一片，她没有想到这个男人居然这么胆大妄为，竟敢轻薄她！她的身体僵硬地贴在沙发靠背上，耳根处的撩拨竟漾起酥麻的感觉，触电般地迅速蔓延全身。她害怕起来，慌乱地想抽回自己的手，可是这个笑意正浓的男人却攥得更紧，手心传来的那份炽热感觉竟让她不知所措。她的语气冰冷起来，“耿先生，请你放手，你失礼了。”

耿天磊慢慢松开她的手，脸上竟展露出孩子般的笑容，语气轻松至极：“这回感觉就对了，夕妍，你现在的心跳一分钟绝对超过百下，

这说明你内心慌乱，波动起伏，有些不知所措。”

林夕妍执起杯子抿了口酒，平复了下浮躁的心绪。她着实有些懊恼自己刚才的反应，她转过头不甚在意地看着他，语气淡淡的，“这只是人对陌生人的靠近一种本能的正常反应，不值得深究。耿先生，我看我们还是适合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这样比较能让人接受。”

耿天磊执起杯子微笑地致意，“好啊，林医生既然喜欢，那我们就从这种关系开始我们的一切。”

林夕妍就没见过如此难缠的人物，她轻叹口气，“耿先生，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也不是我能接受的人，收起你的好奇心吧，不要再为彼此增添烦恼。”

第六章白色绽放的瞬间耿天磊的心思百转，他明白自己要适可而止，今天他已经达到这个女人能容忍的极限了。他展颜一笑，洒脱至极，“OK，林医生，一切就如你所愿，今晚这么好的气氛，我们真不该用来讨论这么伤感的事情。”

耿天磊潇洒地站起身来，修长的手指在身侧打了个响指，叭的一声，包房里的灯光瞬间暗了下来，房间里竟流泻出轻柔的音乐。耿天磊望着林夕妍，黑暗中的酷眸熠熠生辉，他绅士地伸出手来，“林医生，请您与我共舞一曲。”

林夕妍立即摇头，脸上浮现歉意的笑容，“对不起，耿先生，你的点子真是层出不穷，很可惜我不会跳……”林夕妍的话还没有说完，人已经被耿天磊一个用力拉进怀里，身子被灵巧地带着旋了个圈，步伐随着音乐缓缓律动。男人的手掌轻握女人曼妙的腰肢，暧昧的距离，若隐的温香，轻柔的碰触，昏暗中男人的声音格外的感性迷离，“女人会不会跳舞要取决于相伴的男人。林医生，放松些，不要紧张，感受音乐，闭上眼睛跟随我动。”

林夕妍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僵硬，步伐笨拙，方才的她紧张得手心竟沁出汗来。她暗暗责怪自己，今晚竟被这个男人搞得频频出状况，平时沉着冷静的她竟被他轻易地乱了方寸。她转过头看向旁侧那

对正相拥而舞的夫妻，此时对上目光的佳莹正调皮地冲她眨了眨眼睛，笑得恶劣。

林夕妍看着她的笑容气不打一处来，今夜真是被这个“热心”的好友害惨了。她放松身子尽量让自己显得轻松自在些。自己有多久没与男人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了？她向来淡薄情意，一片死水微澜，今夜这平静的湖水竟荡起波澜，林夕妍想到此处心绪竟空茫起来。她错开对面那含情带笑的双眸，淡漠的眼神扫过酷脸停留在他挺阔的肩膀上，心里暗暗思忖，此等男人超级危险，以后一定要绕道而行，最好不相见。

接下来的林夕妍明显兴趣缺失，这场相亲聚会终于在她的提议下结束。佳莹夫妇又殷勤地把她塞进耿天磊的车里，那位感觉良好的媒婆还在郑重地嘱咐耿天磊，一定要把她的姐妹安全送到家。

林夕妍就这样恨恨地看着她两口子开车离去。耿天磊上车后温和地注视着她，“林医生饿了吧，我们去吃点宵夜？”

林夕妍心想：我怕吃了它消化不良?面上却赶紧回以客套的假笑，“多谢你的好意，我从来没有吃宵夜的习惯，我累了，想早些回家休息。”

耿天磊没有强求，体贴地发动车子。林夕妍无聊地望向窗外。这一带是繁华的娱乐集中区，此时尽情欢娱夜生活的人们还在驻留，舍不得回家，各种霓虹缭绕的娱乐场所门前都停满了车子，时不时地有男女结伴而去，去继续寻找别样的二人世界。林夕妍内心唏嘘不已，这繁华纷乱的夜晚，孤单寂寞的人们都在找寻着短暂的心理慰藉，一夜的靡乱癫狂之后又是怎样的苦涩和虚缈？人生一世，草木一春，生命就在这可怕的虚空难耐里荒芜虚度掉了，谁也逃脱不了枯黄的命运。

黑夜的车里弥漫着一种让人窒息的沉静，耿天磊看到她的伤感没有打扰她，伸手旋开CD，颓废的R&B音乐流泻出来。两个各怀心思的人没有再交谈，唯有CD里的黑人歌手正用一种压抑的嘶哑声音宣泄着

自己的悲痛情感。车子终于开到了她家楼下，林夕妍下车前诚恳地道谢，耿天磊则微笑着望着她，语带调侃："不请我上去喝杯咖啡吗？"

林夕妍推开车门走下车子，回过头来灿然一笑，"真不巧，我从来不喝咖啡，而且家里谢绝男客。耿先生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说完不再看他转身离去。

望着她那窈窕的背影，耿天磊溢出开心的笑容，这女人真是太有意思了，他从没像现在这样过，竟对一个正统、单调、毫无激情可言的女人感兴趣。她不但不解风情，而且近乎于呆板，可是却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眼前浮现出她的笑靥和被他戏弄后满脸娇羞慌乱无措的样子，心里竟异样的柔软，似有潺潺的涓水流过。这个固执的小女人，竟对他的示好不予理睬，甚至尽显反感。耿天磊嘴角泛起自信的笑容，我们的一切刚刚开始，夕妍你是左右不了的。他滑下车窗，笑着掉转车头，车子畅快地驶离小区。

林夕妍刚进家门，就听见电话响。她把自己陷进沙发里拿起话筒，佳莹的声音急切而雀跃："夕妍，怎么样？感觉不错吧？这可是极品帅哥耶，告诉我，你那枯竭的心有没有颤动？"

林夕妍语气恶劣："心动？何止呀！我现在是心、肝、脾、肺都在动，让你活活给气的！臭佳莹，你是不是真拿我换什么七日游，给我安排了这个劳什子的相亲，乱点什么鸳鸯谱？告诉你，这等帅哥我消福不起，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这次我给你记过，下不为例啊。"

佳莹嘿嘿地笑了几声，"姐姐，我那还不是为了你好？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在家当哪门子尼姑呢？何况这个是精品耶，难道是我感觉有误？我怎么觉得你们今晚挺来电呀？原打算你们真要是成了，我还想让你们请我满世界地游个够呢。呵呵……不气，不气，这个你没看上，我再为你换一个，我的目标是今年把你给嫁出去，夕妍，你遇到我这样的朋友，你就没事儿偷着乐去吧。"

林夕妍苦笑起来，"有你这个朋友我哭的心都有了，谢谢您了，你还是消停些吧，我的事就不用你费心了，你们两口子赶快一边行乐去

吧，我可要睡安稳觉了。”

佳莹的声音脆脆的，“行，我们这就行乐去了，你一个人在那享受独守空房的郁闷去吧。”

听着她的奸笑林夕妍挂断电话，她真真是败给这个女人，总有让她发狂的本事。她简单地冲了个热水澡，躺在自家温馨柔软的大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眼前划过那张俊美帅气的酷脸，笑得坏坏的样子，她不住地轻叹：此人还真是个祸害。她应该建议他在身上贴一张告示：此人危险系数超高，良家妇女远离勿近。看了看床头的闹钟她用被子蒙住头，闷闷的声音传了出来：“什么都不要想了，傻女人，快睡觉吧！”

第七章 拔动回忆的琴弦

今天肖母冰冷厌恶的目光刺痛了她脆弱的神经。这个曾经是她婆婆的女人，到了今日还是如此的眼高于顶、居高自傲。

星期一的早晨竟下起了绵绵的细雨，天空暗沉而阴郁，丝帘垂挂，洋洋洒洒，天气格外的寒冷凄瑟。直到下午上班雨也没有停，林夕妍走在路上，打着绣有紫薇花的褶边雨伞，珍珠色的风衣随风舞动，白色的长筒皮靴轻盈地踩在彩石板路上。这样的天气，路上的行人已是稀少，可是她却格外享受这种凉爽萧然的心境。她孩子气地张开手掌，沁凉的雨丝温柔地刷过指面，竟让她的心都通透清澈起来，粉嫩的菱唇柔美地弯起，秀眉轻扬，杏眸溢出媚人的光彩，引得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都忍不住回首伫望。

四点半林夕妍准时到达医院。她今天值夜班，换了医生服，把略显潮湿的秀发利落地盘在头上，一缕碎发垂落下来，拂在玉琢般的耳边，白皙的脸因寒冷湿润显得愈加的晶莹剔透。她望着镜中的自己，舒展笑靥，喃喃自语："林夕妍，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做得更好，振作些。"

林夕妍微笑着带着实习医生们去查看病房。今天她心情着实不错，在病房里和病人们和蔼亲切地交谈着，和实习医生们也不时地开开玩笑。阴雨的天气没有影响到这里的任何人，气氛热络的大家最后来到了628号病房。推开房门，林夕妍却看到一个最不想看见的人。一位衣着不凡、贵气十足的老妇人正坐在床前和肖子恒亲切地说着话。听到有人进来，两个人都望向门口，肖子恒直直地看着林夕妍，目光中似有千言万语，却碍于不能倾诉。妇人看了看肖子恒，面色一暗，责备的目光凛冽地扫向林夕妍，脸上尽显不悦。林夕妍忽略了她不善的目光，自若地走到床前，语气淡淡的，望向肖子恒，"今天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肖子恒声音温和："我很好，没什么大碍了。"

林夕妍展颜一笑，“那就好，听从医嘱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林夕妍转身和旁侧的随行人员简单地修改医嘱，没有再看老妇人，完全当她是透明人，问诊完毕后，带着实习医生们转身离去。

肖母的脸色阴霾，直到林夕妍的背影消失才稍有缓和。她的语调温柔可是却尽显不屑：“怎么会是她？一个没有家教的女人，怎么说我都是她的长辈，竟这样没有礼貌。子恒，你不会是又与她来往了吧？不要再错下去，这个女人上不了厅面，配不上你。”

第七章拔动回忆的琴弦肖子恒听见母亲这样批评夕妍，心里愈加郁闷。他心烦地打断她的话，“妈妈，小妍是这里的医生，遇见她很正常，她也挺不容易的，你就不要再针对她了。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就不要再旧事重提了，就算我想见她，人家都不愿意理我，还谈什么来往？你不会是又听天瑶乱说话了吧？”

肖母看着儿子竟为了那个女人如此不耐地和自己说话，眼圈见红，语气悲伤起来，“你这个孩子，我只不过说了她两句，你就这么和妈妈说话吗？我不也是为了你好？是不是在你心里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比你妈妈还重要？看来我还是早些去见你爸爸好了，省得留下来碍了你的好事。”

肖子恒心里难受，看着妈妈伤心的样子，他着实不忍。父亲死后，就剩下母亲一个人，他生意又忙，很少照顾陪伴她。他握住妈妈的手，语气放柔：“妈妈，怎么会呢？我是你儿子，你才是我最重要的人。别生气了，以前终究是我对不起她，所以我不想再伤害她。”

肖母这才缓过神来，她了解她的儿子，最见不得她掉泪，她无奈地叹息，“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天瑶不知比她好多少倍，你就疯了似的迷着她。子恒，以后不要再与她来往，天瑶对你这么好，我们不能亏欠了她。”

肖子恒真是无奈，为了不让母亲再次落泪，他只好敷衍了事，可是内心却愈发低落起来。

夜晚的住院处分外的宁静安谧，林夕妍伫立在办公室的窗前，眺望着远处璀璨迷离的街景，思绪翻飞，凄楚萦怀。

今天肖母冰冷厌恶的目光刺痛了她脆弱的神经。这个曾经是她婆婆的女人，到了今日还是如此的眼高于顶、居高自傲。自从她嫁进肖家，这个女人就不曾善待过她。单纯善良的林夕妍曾把任何事情都想得过于简单，她爱肖子恒，她从来没有意识到没有婆婆祝福的婚姻有多可怕。在她的观念里爱情和婚姻就是她和肖子恒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他们真心相爱，其他都是次要的，肖母再反对，她也能用真心去感化她。在她看来，“金诚所致，金石为开”就是至理名言，可是她不知道的是这古语也是因人而异。所以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觉得她和肖子恒会一直这么幸福地生活下去。

尽管肖母在肖子恒面前对她和颜悦色、关爱有加，可是在两个人单独相处时，她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陌生的嘴脸、尖酸刻薄的话语、嫌恶的表情，无情地伤害着林夕妍，可是林夕妍却一直默默地?受着。她爱肖子恒，她不希望他为了母亲和妻子的矛盾而烦心，可是她的善良和退让没有换来肖母的宽容，却换来了更大的伤害。

林夕妍和肖子恒结婚时并没得到其母亲的祝福，因为肖母压根儿就没看上林夕妍。肖父生前在市政身居要职，掌管一方的经济命脉，肖母自是把这种官家太太的优越感表露无疑，平时被别人阿谀逢迎惯了，造就了她眼高于顶、居高自傲的个性，肖子恒的这种特殊身份让他的事业发展顺利，年纪轻轻已然拥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就在这万事都好、事事如意的时候，肖父却突遭噩运，发现时已是肝癌晚期，匆匆几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这让肖母备受打击，她心中的落差不止是丈夫平时对她的关爱和承让，还有人走茶凉后的辛酸，可是这个要强的女人却不甘落于人后，依旧衣着考究，生活品味极高。最让她安慰的是她的儿子是出色的，生意已步入正轨，所以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她希望儿子能娶位官家小姐，改变家里的劣势，恢复往日的声望。

可是这肖子恒却完全不配合，年轻气盛的他自是看不上母亲介绍的官家小姐，自从在朋友的生日会上遇到了清纯美丽的林夕妍，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经过热烈的追求，这对俊男靓女终于步入爱河。这对肖母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先不说这林夕妍家在外地，一个家世普通，也没什么背景的女人怎配做她肖家的儿媳？肖母自是百般阻挠。可是那时热恋中的肖子恒却是意志坚定，和肖母弄得差点断了母子关系。肖子恒竟背着母亲，说服林夕妍后两个人私自把结婚证给领了。肖母知道后勃然大怒，气得大病了一场。肖子恒自是心里愧疚，鞍前马后地照顾母亲，因为她母亲压根就不让林夕妍登她家的门。

谁知肖母病好后，态度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置办了酒席，并让他们回家来住，自此这场婆媳的矛盾才拉开帷幕。

恍惚间传来的轻缓敲门声惊醒了林夕妍，她转过身来收起心绪走过去开了门。肖子恒站在门外，高大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晦涩不清，幽黑的眼眸正深深地望着她。她缓缓开口："你有什么事吗？"

肖子恒不自然地扯动嘴角，往前走近一步，面孔清晰起来，"我有事情要和你说，能占用你几分钟吗？"

林夕妍怔怔地望着他，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什么时候说话竟这样的小心翼翼？她睁大眼眸望着他的脸。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当年那个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肖子恒，此时已满面沧桑，不复当年的神采，眼神忧郁落寞，不再肆意飞扬，微卷的短发凌乱地附在额头，尽显憔悴。

林夕妍的心微微地刺痛，隐藏在深处的坚冰开始松动，素白的纤手缓缓打开门。两个人对面而坐，肖子恒凝视着沉默不语的她，彼此间弥漫着生疏与尴尬。他轻声地叹息，低低地询问："小妍，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家里的人都还好吧？"

林夕妍身体靠向椅背淡笑着望着他，"肖子恒，你来这里就是为了问我好不好吗？"

小巧的菱唇嘲讽地抿起，“好，怎么会不好？我很好，还没有在这个城市里消失，也没有成为怨妇自哀自怜，又回归原来的生活轨道，继续求学，继续我喜爱的事业。离开你以后，我一切都很好。”

肖子恒的眸中划过刺痛，“小妍，别这样。我等了你很久，这几天我一直想找个时间与你好好谈谈，终于等到今天这个机会，只想和你说说心里的话。”

林夕妍手指握紧扶手，“肖子恒，很久是多久？等了几天这也算久吗？”

肖子恒脸上泛起苦涩的笑容，“不，小妍，不是几天，我等了你整整四年，等得我以为再也不会遇见你，可是老天却让我们再次重逢。那天你那么真实地站在我面前，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心疯狂地跳动。小妍，我爱你，我骗不了我自己，我的心告诉我，它依然爱你，一如继往地爱你……”

林夕妍双眸酸痛似要凝出寒冰，“够了，肖子恒，我不想听你说这些，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算什么？四年来你从没有找寻过我，四年后你来和我说你仍然爱着我，你不觉得你的爱太苍白太可笑了吗？你自问你真的爱过我吗？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在我们的家、我们的床上和那个女人做出那样不耻的事？你让我陷入绝望，你把我仅有的自尊打垮、打散。你怎么能够如此轻松地提到这个爱字呢？”

第八章 不堪回首的伤痛

宁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肖子恒来找夕妍做什么？他的心一沉，难道四年后的今天他还想着与夕妍重归于好吗？

肖子恒眼眸湿润，伸手握住林夕妍的手，“小妍，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那事儿真的是个意外。我从没有想过要去伤害你，你是我深爱的女人，我怎能忍心故意去伤你呢？为什么你就不能相信我……”

林夕妍抽出手来，望着他的目光里充满了哀怨，她冷冷地打断他，“肖子恒，你让我如何再去相信你？你了解过我的痛吗？你知不知道和你结婚后的这一年里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是爱，是我心里唯一执着的爱，支撑着我继续留在那个没有温暖的家。自从嫁入你们家，我就在一种极度的压抑下生活，每天承受你母亲的冷眼和嘲讽。她嘲笑我的出身，讥讽我的不自量力，甚至在鄙视我的一切。可是这一切我都能忍受，因为你的爱让我有勇气坚持下去，可是你却轻意地打散了它，你让我唯一依赖的爱变成了最可笑的空谈。你知道那最后的一个多月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林夕妍直视着他的眼眸，仿佛要看穿他的心，“我在给你机会，给你最后的机会，我情愿放下自尊，去做一个傻子，相信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可是你没有来，来的却是你那冷酷无情的母亲。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已经不爱我了，我在他心目中也不过如此，她质问我结婚一年来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给过你，现在还有什么理由赖着你不放手。还有那个女人，她骄傲地站在我面前，告诉我她怀了你的孩子，让我成全你们。呵，多么讽刺啊！我们生活了一年都得不到想要的孩子，你们在一起仅仅一夜，就有了孩子，是天注定吗？我知道我输了，输得很惨，我输掉了我的爱，输掉了我的幸福，面对这一切我无言以对，情何以堪？这就是我为爱付出所受到的惩罚，我认了，我甘愿承受，我用了整整四年才治愈好我的伤痛。肖子恒，你真残忍，你现在来到我

面前再次把它狠狠地撕开，让我再次重温这份锥心噬骨的疼痛，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

林夕妍的泪越涌越多，视线模糊的她痛苦地闭上了双眸，瘦弱的肩头不住地抖动，声音呜咽着说不出话来。压抑的哭泣声终于溢出口，声声都在穿透着肖子恒的心。

肖子恒颤抖地伸出手，心疼地把她揽进怀里紧紧地拥抱。这一刻他的心是前所未有的震惊，他难以置信他那慈爱的母亲竟背着他说出这些残忍至极的话，那个深爱着他的天瑶竟背着他做出这样可怕的事情。两个深爱他的女人一起去伤害他所深爱的女人，想到这一切的一切，他的心遏制不住地抽痛，酸涩的深眸溢出泪来，抖动的嘴唇轻触她的额头，“对不起，对不起，小妍，这一切，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要哭，受惩罚的不该是你，应该是我这个昏了头的人。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我真是该死。”

伤心哭泣的夕妍被拥进温暖熟悉的怀抱，她虚弱的身体本能地眷恋着这份迟来的温暖，双手紧紧攥着他的衣襟，尽情发泄着自己的委屈。这哭声狠狠地撕扯着肖子恒的心，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对这个女人造成的伤害有多深，有多重。

哭声渐弱，夕妍混沌的脑袋慢慢清醒。这个温暖的怀抱曾让她向往留恋，给了她太多的疼爱和依靠，让她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似的，贪婪地享受着这份温情。可是这个踏实依赖的怀抱又无情地把她推入无望的深渊，让她自生自灭。想到这里，她的身体慢慢僵硬起来，刚刚松动的心又重新筑起坚冰，倔强地抹去泪痕，纤弱的手臂轻轻地推开他，语气清冷淡定，“肖先生，请回吧！不要再来找我，以前的一切我都已忘记，不想再提起，更不愿再想起，你的爱我要不起。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平静而充实，所以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肖子恒的心重重地一拧，他焦急地抓住她的手，诚恳地哀求她：“小妍，我不能放开你，四年的时间已经够久了，我不能再等下去。小妍，我真的爱你，不要拒绝我，让我来好好地补偿你，好好地

照顾你。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只有我们俩，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林夕妍挣开他的手，疲惫地转过身去，声音冷漠而疏离，“肖先生，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更不需要你再来打乱我的生活，请你不要再给我添任何麻烦，我不想再看到你的母亲和你的未婚妻出现在我面前。就这样吧！请你回病房，我要休息了。”

肖子恒的心情复杂凌乱，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弄明白。他望着夕妍孤寂冰冷的背影，心中溢满了苦涩。最后他缓缓地转过身去，脚步木然地向门口走去，手指扶住门把手，低落的声音幽幽地传了过来：“小妍，请你相信我，那个孩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里面有太多的误会。小妍，请你给我时间，有些事情我必须去弄明白，等我把一切问题处理好，再来找你。小妍，你等我。”

房门被轻轻地关上，听见声音，冰冷落寞的人才转过身来。她颓然地倒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门口，久久无语，眼泪再次滑落下来……

房门被轻轻地推开，宁远走了进来。他担忧地望着兀自发呆流泪的夕妍，悄然放下手中的饭盒，修长的手指温柔地抹去她脸上的泪水，“夕妍，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林夕妍蓦然一怔。看到是宁远，她慌忙起身，纤指迅速抹去脸上的泪痕，挤出个还算自然的笑容，“怎么会是你？这么晚还来医院做什么？”

宁远目光清透温和，伸手理了理她额前的碎发，语气调侃：“我还想问你在做什么呢。这么伤感，多大的人了，还哭鼻子?好了，不要伤心了，看在我大老远的专程来为你送这蔬菜牛肉粥的份上，你就展颜一笑吧，算是我的酬劳。”

林夕妍破涕为笑，她打落他的手，“再大的人也有郁闷的时候，这适当的发泄是有助于身心健康的。”

她边说边拿过保温饭盒，旋开盖子，一股诱人的米香迎面扑来。美食当前林夕妍心情大好，望着这色香味俱全的美味粥品，她食指大动，拿起汤勺喝了一大口，内心感叹不愧是金牌粥铺的粥品，真是好吃耶。她感激地看着宁远，“宁师兄，你真是我的知己耶，这么晚还惦记着我的夜宵。嗯，不错，很好吃，谢谢你的送餐服务啊。”

宁远儒雅地一笑，“我这也是顺路，和朋友出去吃饭，回来时正好路过金牌粥铺，想着你这个时候值班一定是很辛苦，怕你累饿了，可谁知来了一看，你是在闲着落泪，是哭饿了，早知道这样，我应该给你买打啤酒来让你好好地补补水。”

林夕妍秀眉一拧，娇嗔浅笑，“宁远，你是在讥讽我吗？本来我还在感激着你的义举，雨中送粥啊，现在免了吧，功过抵消，不领你情啦！”说完她不再看他，香香地喝起粥来。

宁远望着她不雅的吃相，心里竟似暖风拂过，溢满了柔情。今夜他在家里一直惦记着她，最后还是驱车去了离家很远的金牌粥铺，买完了又趁热给她送过来。一路上都在想着她的馋猫吃相。到了医院，远远地就看到一个让他心惊的人从她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失魂落魄的样子，连近处的宁远也没有看到，一个人黯然离去。

宁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肖子恒来找夕妍做什么？他的心一沉，难道四年后的今天他还想着与夕妍重归于好吗？想到这里宁远的心烦躁起来，他捧着饭盒轻轻地推开了门，里面的夕妍正呆坐在椅子上黯然落泪。他的心木木地胀痛，这一刻他知道，她是为了谁而哭，四年的时间都还没有让她忘记这个男人。他无奈地叹息，这恨有多切，爱就有多深！原来这个傻女人心里一直都还爱着那个男人！

宁远克制着自己的慌乱，装作不知情地和她说笑，可是心里却是难受至极，现在看着她大口喝粥的样子，才静下心来，温润的面孔，浮起宠溺的笑容。

林夕妍喝光了粥，容光焕发地抬起小脸冲他展颜一笑，“师兄，我吃完了，你还不早点回去休息？难道你善心大发，要陪我值班？”

宁远抬手弹了她个脑瓜嘣，“想得美，送餐服务可不含包夜啊。你这小妮子也早些去睡吧，可别等我走了后，还在那儿继续哭天抹泪的，明天美女医生就不止变成熊猫眼还外加金鱼眼了。”

林夕妍狠狠地捶了他一拳，脸红地嗔怪着他：“胡说些什么？包不起你，你快走吧。”林夕妍嘻笑着把饭盒放在他的怀里，殷勤地把他一路送到门外。临别时还不忘展露笑靥，“谢谢你师兄，小心开车，明天见！”

宁远扬起唇角，“谢就免了，夕妍，好好休息，不要再让我为你担心。”

宁远转身翩然离去，夕妍望着他的背影着实欣慰不已。这个师兄真是用心良苦，她何其幸运，能让他如此这番费心地对待她。

第九章 凌乱春风扰人心

耿天磊突然倾身向前，在林夕妍愣怔的片刻，飞快地在她脸上轻啄了一下。毫无意外地看到她震怒的表情，他心情大好，爽朗的笑声流泻出来……

早晨，耿家人都坐在餐桌前，唯独不见耿天磊下来。耿母唤来保姆，“去看看天磊怎么还没有下来，上班要迟到了。”

正说话间耿天磊便从旋转楼梯上走了下来，窄斜剑领的双排扣手工西装，格纹衬衫内配窄版领带，Man味十足。耿母脸上立刻展露微笑，“天磊，快下来吃饭，怎么起得这么晚？上班不要迟到了。”

耿父收起报纸，不悦地看了儿子一眼。耿天磊嘴角上翘，给了妈妈一个热情的拥抱，开心地坐在餐桌前，一家人开始吃早餐。耿天瑶草草地吃了几口便拎起保姆给装的早餐要走，耿母叹了口气，“着什么急？你这个孩子，这子恒也不差这几分钟，不好好吃早餐会得胃病的。”

耿天瑶娇媚地一笑，“妈妈放心，我已经吃饱了，今天公司的事情比较多，我早些把早餐给子恒送过去，还要赶到公司去。爸爸妈妈我先走了。”

耿母目送女儿的背影离去，内心感叹：这女大不中留呀，这还没嫁过去呢，就方方面面地帮婆家打理。她想了想忽然对耿天磊说：“天磊，这子恒病了，你也没去看望一下？”

耿天磊不在意地弯了弯嘴角，“又不是什么大毛病，一个大男人得点小病还用得着去看吗？有你宝贝女儿在旁边守着就行了。”

耿父闻言抬起头来，表情尽显责备，“这怎么行？礼节还是不能少的，他是你未来的妹夫，怎么能怠慢呢？不是我说你，你这个当哥哥的应该多关心下自己的妹妹。今天你就抽出时间过去看一下吧，也替我和你妈问候一下。”

耿天磊无所谓地耸耸肩，颇为无奈，“好，儿子我今天就抽出些时间替您二老去看望他。”

耿父随意地问了他一些公司的事情，耿天磊倒是正经地答复着父亲。他的这个爹向来做事认真，现在虽然已不管事，把公司全部交给耿天磊，可是骨子里对他这个儿子还是不放心，尽管在他退居二线后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得到各董事们的一致好评，他还是要事事知晓。

耿天磊倒是会照顾身体，安稳细致地把早餐吃完，才拿起餐巾擦拭了下嘴角，站起身来，扔下餐巾，“老爸老妈，您二老慢慢用，我先去公司了，今天有个会要参加。”

耿父望着耿天磊的背影这才露出微笑，他骨子里还真是以他的儿子为荣，从小到大无论是学业还是工作，样样都是出类拔萃。耿母看着耿父摇了摇头，“在儿子面前总是装作严厉的样子，一家人这又是何必呢？”

耿父微笑着看着妻子，“有你一个人宠他就够了，我再表现出来，他岂不要上天了？”

耿母脸上扬起舒心的笑容，“廷忠，天瑶说等子恒病愈后，想把婚事订下来。这几天我会去拜访下亲家母，谈妥结婚的事宜，到时就把这事儿给订下来，酒席典礼的一些事情我会让人着手去准备。”

耿廷忠望着自己的妻子，目光中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他轻握住她的手，“淑媛，这孩子让你费心了，等天瑶结婚后，我们去欧洲好好散散心，你喜欢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耿母温柔地望着丈夫缓缓点头，心情虽然复杂可是却很是欣慰不已，自己多年的宽容还是换来了丈夫的疼爱。

耿天磊下午抽空去了医院，到了病房才发现这就是林夕妍监管的病区。他推开房门，病房里只有肖子恒一个人，这位忧郁的病人正望着窗外兀自发呆，目光里透着难以化解的忧愁。他笑着轻拍他的肩膀，“子恒，我没记错吧？你不是胃病吗？怎么这人也被拐得愁眉苦脸的？可不要忧郁成病耶。”

肖子恒转过头来看向耿天磊，无奈地扯动嘴角，“你来医院待上个十天半个月的，看你愁不愁！”

耿天磊哈哈大笑，“我这个人吧，比较爱惜身体，才不会像某人把自己搞得住进医院，不过要是有美女医生相伴，我倒是想住一阵子。”

肖子恒的心一缩，他蓦然就想起林夕妍，掩饰地笑了笑，“是呀，你耿大公子到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最近怎么样？一切都还好吧？”

耿天磊掀了掀嘴角，“一切都还好，就是每天忙得跟陀螺似的，连天瑶都跑去你公司为你卖命，我只好一个人辛苦挨累了。”

耿天磊靠在沙发上笑着调侃他：“子恒，听说你们好事将近了，这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该开心才对耶。”

肖子恒的脸色蓦然一变，勉强地淡然一笑，“还没订下来呢，现在的事情太多，还是等分公司成立后再说吧。”

耿天磊刚想说什么，病房的门被人轻扣，紧接着进来好多穿着医生制服的人。耿天磊这回不说话了，直视着门口，酷眸饶有兴味地望着领头进来的林夕妍，亲切地打着招呼：“真巧啊，林医生今天值班啊？”

林夕妍冲他微笑点头，“是很巧，遇到耿先生来探望病人。”

随行的实习医生们?部望向耿天磊，都被这个气宇轩昂的帅哥所吸引。也难怪大家都这么欣赏他，男人长得漂亮已实属不易，此男还特别懂得穿着打扮。时尚的着装，出色的长相，还有那对漂亮的会说话的酷眸，还真是让人舍不得把视线移开。

林夕妍微微咳嗽一声，提醒大家收回注意力，一起来到床前进行了常规问诊。旁人倒是没看出端倪，可是肖子恒自己清楚林夕妍是多么迫不得已才来见他。这林夕妍自始至终连眼神都吝啬给他一个，满脸的陌生疏离之态。肖子恒的心狠狠地抽痛，自己在她的眼里还不如一个外人。

林夕妍问完诊后向耿天磊微一点头，便带着实习医生们离开病房，大家边走边聊，前面的林夕妍隐约听到大家都在谈论着那个危险系数极高的男人，她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耿天磊还真是个孔雀男，到处惹人心烦。正感慨着突然觉得四周都寂静下来，她奇怪地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却看到这个始作俑者正站在她的身后，怪不得大家都没了声音。

林夕妍轻启柔唇，淡笑着望着他，“耿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耿天磊灿然一笑，那阳光的笑容如烟花般撩拔着大家的眼球，“当然有事请教林医生，您现在有时间吗？”

林夕妍看了看身旁的实习医生们，正好奇地看着他们俩。她歉意地笑了笑，“大家都先回办公室吧，晚上我们再继续讨论今天的课题。”

她向耿天磊微一颔首，语气淡淡的：“耿先生请这边走，我们去办公室谈吧。”

耿天磊嘴角上扬，欢然地和她并肩而行。望着渐行渐远的两人，实习医生们开始议论：“哎，你们发现了没？这林医生和这个帅哥站在一起很相配耶。这帅哥不会是要追求咱们林医生吧？”

有人感叹道：“岂止相配？这俊男靓女的简直就是在刺激大家的眼球。呵呵，看来我们林医生的春天来到了。”

众人哄然大笑，都在调侃着这对俊男靓女的好事将近。

这位惹祸的孔雀男此时正安然地坐在办公室里，很是惬意，目光追逐着林夕妍，看着她为自己冲泡碧螺春，纤纤素指灵巧地烫洗玻璃杯，往杯里注入开水后，用茶针将碧螺春拨到透明的杯中。银白隐翠的碧螺春如雪花纷纷扬扬飘落到杯中，随即又向下沉，顷刻之间白云翻滚，煞是好看。渐渐地茶水变绿，春染杯底，绿满晶宫，茶香四溢。

耿天磊伸手接过林夕妍递过来的杯子，慢慢地细饮。入口鲜雅醇厚，感觉舌本回甘，满口生津。耿天磊心里不住地感叹，这个感性娇

美的小女人就像这杯茶一样，越品越觉得甘醇清雅，让人回味无穷。

林夕妍端着自己的茶杯微抿了一口，有些好笑地望着他，“耿先生不是说有事请教吗？说吧，什么事情？”

耿天磊酷眸含笑，邪起嘴角，“我想请教林医生，如果知道自己喜欢上一个女人，还天天想见她，这种感觉还愈演愈烈，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才好？”

林夕妍就知道从他的嘴里是听不到正经的话题的，她细饮了口茶，放下杯子，勾起嫣唇，“不是谁都像耿先生这样有闲情逸致来浮想联翩的，这种事已经超出了医生的职责范畴，恕我无能为力，你还是请教高人吧。”

耿天磊深深地凝视着她，语气玩味：“林医生装糊涂的本领堪称一绝，看来女人都喜欢回避问题，善于隐藏自己内心的想法。”

林夕妍脸色甚是不快，声音尽显淡漠：“耿先生一向这么自以为是吗？看来这一次你要失望了。我对别人的私生活向来不感兴趣。好了，如果没有什么事，你请回吧，我要工作了。”

耿天磊突然倾身向前，在林夕妍愣怔的片刻，飞快地在她脸上轻啄了一下。毫无意外地看到她震怒的表情，他心情大好，爽朗的笑声流泻出来，“林医生，我的确是有事要告诉你——从这一刻起，我耿天磊正式追求林夕妍，直到你答应做我的女人为止。”

林夕妍强压住自己的怒气，她觉得自己就要被眼前的这个男人给逼疯了。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耿先生，我原本不想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毕竟你与我只是病人与医生的关系。现在看来我有必要向你说清楚，也许你那位‘可爱’的妹妹从未向你提起过我，那就由我来告诉你：628室病房的那位肖先生，他曾经是我的丈夫，由于你妹妹的插足导致了我们的离婚。现在她的哥哥竟告诉我，他喜欢我，要追求我。请问，耿先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第十章 愁思烦绕乱冰心

她的脑海里不停地划过人的影像，严厉的肖母、得意的耿天瑶、无奈流泪的子恒，最后是那个神采飞扬的耿天磊。她痛苦地敲打着额头，看来以后的日子是消停不了了。

耿天磊的大脑有瞬间的混乱，茫白的一片理不清方向。他站在那里，酷眸深深地望着这个语出惊人的女人。他难以置信自己所听到的，她的话，攻击力够强够狠，震得他是心神剧乱、波荡不已。

男人深思的目光纠缠着女人了然的注视，大脑在飞速运转。时间在一分一分地流失，耿天磊的心也一寸一寸地清明，千回百转间混沌的大脑竟蓦然通透，俊美的脸上浮现魅人的微笑，“夕妍，你是在警告我要知难而退吗？对于你和子恒的关系，我的确不知晓。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与我喜欢你没有任何关联。我为我妹妹的行为向你道歉，这件事我还真是不太了解。不过她是她，我是我，我不觉得我喜欢你有多可笑。夕妍，你在逃避吗？让过去的事情继续困扰你？既然过去给予你的都是痛苦，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彻底放弃呢？你真的希望以前的过往继续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吗？”

林夕妍睁大双眸，她惊讶于他的反应。这个男人实属异类，居然毫不在意这种尴尬难堪的复杂关系。她眯起双眸研究似地望着他，一时竟无言以对。

耿天磊望着她眼中的伤痛，心里竟胀涩地抽痛。这个受伤的小女人正茫然地望着他，那娇柔怜弱的样子竟让他想把她拥进怀里。耿天磊无声地叹息，语气出奇的温柔：“夕妍，今天你的心情欠佳，我不再勉强。不过我耿天磊决定的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请你好好考虑下我的建议。在我看来，一切都不是问题，唯有你自己的态度才是关键的问题。”

林夕妍回过神来，错开他的注视，低下头整理着桌上的病历，语气平淡无波：“耿先生，我没有必要答应你任何问题，我的态度就是我

们只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仅此而已。耿先生您还是请回吧，记着按时吃药，别忘记下周的会诊。”

耿天磊知道今天再谈下去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他不再勉强，“既然这样，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放心吧，夕妍，下周的会诊我是不会忘记的，我珍惜与你在一起的每一次机会。夕妍，你忙吧，我先走了。”

林夕妍点头和他告别。目送耿天磊的背影消失，她颓然地扶住桌子，深深的无力感瞬间袭卷了她，眉头愈蹙愈紧，纤指不停地揉捏着太阳穴，心里更是异常的混乱。为什么就不能让她过些平静的生活？为什么她的事就一定要和肖子恒扯上关系？她的脑海里不停地划过人的影像，严厉的肖母、得意的耿天瑶、无奈流泪的子恒，最后是那个神采飞扬的耿天磊。她痛苦地敲打着额头，看来以后的日子是消停不了了。

病房里的肖子恒从耿天磊借故找林医生看诊出去后，就没有平静过。以他对耿天磊的了解，这位耿家少爷分明是对小妍起了兴趣，才会如此殷勤地去见她。

疼痛的心不住地收缩，他不敢再想下去，一个人心烦意乱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病房门再次被推开，他转过身向门口望去，耿天磊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语气甚是玩味：“子恒，怎么起来了，不在床上好好躺着？这要是病情反复了，我妹妹天瑶岂不要心疼死了？”

肖子恒忽然觉得耿天磊的笑容恶劣得刺目，他的话更是让他愈加心烦，他坐回床上，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微笑着回视他，“天磊，你和林医生好像很熟呀？”

耿天磊慵懒地坐进沙发里，挑了挑好看的眉头，“何止是熟？说不定我努努力，她还会是你未来的嫂子呢。呵呵，子恒你不知道，这个女人真是太有趣了，每次和她在一起，我都会觉得分外的开心，所以我一定不能错过，你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

肖子恒听着他的话，凌乱的心更是一落千丈，直坠谷底。他从没像此刻这样，从心底厌恶这位耿家少爷。他心不在焉地敷衍着耿天磊，完全不在状况。

耿天磊玩味地望着这位未来的妹夫，语气轻松地调侃着他，看到他的脸色惨白、神色不定，心里的预想愈加的肯定。天瑶果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先前他就发现肖子恒对天瑶总是淡淡的，缺乏爱人之间的亲昵。曾经他认为这是性格使然，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的妹妹压根儿就没被人家放在心上过。看到肖子恒完全不在状况，心不在焉地敷衍着他，他站起身来和他告辞。肖子恒当然不会挽留他，他恨不得这个碍眼的人立刻从他眼前消失。

耿天磊走出病房，酷眸立刻冰冷起来，薄唇抿起冷笑，伸手拂了拂衣摆，稳步向外走去。

病房内的肖子恒呆呆地坐在床上，他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小妍又拒他于千里之外，耿家又在张罗着结婚，这位耿大少爷又凭空出来作乱，母亲那里更不会让他称心如意。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折磨着他的心志，他疲惫地倒在病床上，混沌纠结的脑袋开始疼痛，一下一下地钻痛，痛入骨髓，痛入神经?更痛入他那颗凌乱不堪的心。

一周后肖子恒终于出院，林夕妍没有去送他，她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惆怅、萧瑟。仿佛有感应似的，肖子恒猛然转过身来望向这里，林夕妍迅速后退一步，片刻她又重新走到窗前，正好看到肖子恒失望地转过头去，俯身坐进车里，旁侧的耿天瑶匆匆地往这边扫了一眼，坐进驾驶座，车子快速离去。

林夕妍伫立良久，颓然地转过身来，却后知后觉地发现，宁远此时正坐在她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她展颜一笑，“什么时候来的？干吗来了不吭声？你怎么也学会吓人了？”

宁远深邃悠远的目光直视着她的双眸，语气淡定：“我来了很久，是不想打扰你，既然你喜欢看街景，索性让你看个够。”

林夕妍好似自己的隐私被别人窥探一般浑身不自在，她不自然地弯起唇角，“宁师兄今天很闲啊，竟有时间来这里闲坐？”

宁远目光澄澈明亮，“我是有事情来找你，不用这么不自在，有些人、有些事儿虽然已久远，可是也会被人偶然想起。夕妍，不要勉强自己，一切顺其自然吧。”

第十一章 梦中只为你留恋

肖子恒的心一缩，竟泛起丝丝的苦涩。这个在事业上帮助他多年的女人，毫无怨言地追随他左右，现在他又该如何和她开口说分手呢?

林夕妍的双眸氤氲，外表坚强淡定的她，却深藏着一颗敏感易碎的心。她蓦然觉得自己很好笑，一直自以为是的伪装竟然被人轻易拆穿。她的柔唇倔强地抿起，纤细的手指轻触自己的心口，直视着宁远，“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争气，明明恨着那个人却又总是想起他？我知道我很傻，可是我一直都在努力地去忘记。我做不到顺其自然，一定要把他从这里彻底剔除出去，我不能再让他打乱我的生活，我不能让我四年的努力都化为乌有。”

宁远清幽的目光流露出深深的怜惜，他缓步来到她面前，伸手心疼地把她揽进怀里，“不要这样，夕妍。你没有错，不需要这样惶恐不安，何必折磨自己呢？心魔就在你心中，不要过分在意才会释然地忘记，尝试放松自己，没有什么是忘不了的。”

依偎在温暖的怀抱里，闻听着如潺潺流水般的柔和低磁的声音，她浮躁凌乱的心竟慢慢平静下来。她原本就属于情绪不外露、易控制自己情感的女人，一切哀思被她迅速地沉淀掩埋。

林夕妍轻拭自己的眼角，缓缓地推开他，舒展笑颜，“你不是说有事找我吗？却在这儿听我发泄怨气。说吧，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着急地亲自来找我？”

宁远目视她的笑靥，嘴角不禁上扬，“海南有个综合性的学术交流会，我的导师邀请我去参加，我已向院方提出申请，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你可以顺便再散散心，借此机会好好地放松一下。”

林夕妍内心一动，笑得更开心了，“这么难得的学术交流会，我岂能错过？正好我也把自己的新课题带过去，好好地交流一下。”

办公室内一扫方才的低气压，在医学上这两个人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兴致高涨地谈论着此次的海南之行，不时地溢出爽朗轻快的笑声。

行进的车子里，静默无声，肖子恒望着窗外发怔。在医院里他还能每天见她一面，以慰自己的相思之苦，现在再想看到她已是难事，以她的性格是不会再与他相见的。看来让她原谅自己、重新接纳自己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肖子恒的心阵阵绞痛，这种折磨人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夕妍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他的身边？

耿天瑶安静地开着车。她诧异他的异常沉默，目视前方的路，柔声地询问："子恒，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肖子恒把视线从窗外转了过来，望着她，目光中有着深深的思虑，"没有，只是有些累。"

耿天瑶体贴地笑了笑，"一会儿回到家好好地休息，今天你不要去公司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肖子恒转过视线望向窗外，"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正赶上公司最忙的时候。"

耿天瑶弯起唇角，"我们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子恒，前段时间你是太累了，还要忙于各种应酬才会被累病的。这回不要再这么辛苦了，我可不想再看到你生病。"

肖子恒的心一缩，竟泛起丝丝的苦涩。这个在事业上帮助他多年的女人，毫无怨言地追随他左右，现在他又该如何和她开口说分手呢？肖子恒的语气低落："天瑶，你来公司几年了？"

第十一章梦中只为你留恋耿天瑶不满地看了他一眼，笑意渐浓，"你都不记得了？快五年了。子恒，公司走到今天这一步真不容易，一路走来我可是与你同甘苦共患难，你可不要'亏待'了我这个功臣呀！"

肖子恒心里轻轻地叹息，这个女人为自己的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自己付出了太多太多……分手的话到了嘴边又被他生生地咽了

下去。

耿天瑶向他汇报了近两天的公司状况，肖子恒收起混乱的思绪，勉强认真地听着。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公司，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是他婚姻失败后唯一的精神寄托。

车终于到达肖家楼下，耿天瑶依依不舍地在他的脸上轻吻一下，肖子恒走下车，微微颔首，车子迅速地驶离小区。

打开家门，心急的肖母正站在门口等候着。她开心地把他迎进屋里，“子恒，可算回到家了，先过来喝碗汤。这汤我煲了好几个钟头，帮你补补元气。”

尽管肖子恒此时没有任何胃口，可又不忍心让母亲失望。他来到餐桌前坐下，保姆勤快地端上来一碗浓香的热汤。

肖母慈爱地望着沉默喝汤的儿子，心疼地说：“这段日子你真是瘦了很多，子恒，以后不能这样喝酒了，糟蹋自己的身子。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和天瑶，你要健健康康的。”

肖子恒的心猛地刺痛了一下，“家”？自从离婚后他就没感觉这像个家。“子恒，我与天瑶的母亲已经商量好了，把你和天瑶的婚事定在了下个月末，这段时间你陪天瑶好好出去购购物，不要怠慢了人家。你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这婚事就别再让我操心了。”肖母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肖子恒的汤勺啪地?在碗里汤汁四溅，满脸尽显不悦，“妈，这事为什么不事先和我商量下？没经过我的同意，你们怎么就能私自给订下来呢？我不同意，你告诉耿家，这事现在订不下来。”

肖母的脸色一变，“子恒，这怎么能行？这不是胡闹吗？你让我如何向耿家开口？让两家的老人都不痛快吗？”

肖子恒脸上露出不耐，“这段时间公司会很忙，全力筹备新公司开业，我没有心思考虑结婚的事。”

肖母的声音严厉起来，“子恒，这新公司开业和结婚有什么关联吗？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想结这个婚？天瑶等了你四年，兢兢业业地帮

咱们家打理公司。她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你还有哪点不满意？”

肖子恒站起身来，不再看母亲，转身向楼上走去，手触到楼梯扶手时又停住脚步，笃定的声音蓦然响起：“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要再参与，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次失败的婚姻已足够，我不会再用我下半生的幸福去做任何的交换。”

肖母的脸色惨白起来，眼圈见红，“子恒，你怎么这么和妈妈说话？你是我儿子我还能害你吗？现在妈妈是老了，可是却不糊涂，知道什么才是为了你好，怎样的人才能带给你真正的幸福。天瑶无论怎样，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你不能这么对待她。”

肖子恒的手狠狠地握住扶手，指关节开始泛白。他松了握，握了松，反复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终于转过身来，直视着母亲，语气冰冷，“不要再和我说这些话了，我真的听够了，你是不能害我，为什么你却能那么心安理得地去伤害别人？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你认为的幸福是我想要的幸福？从今天起，我的事我自己决定，你不要再干涉我的任何事情。”

肖子恒没有再理母亲，转身迅速上楼，甩上卧室的门，颓然倒在床上，怔忡地望着屋顶。这个房间有着他和夕妍太多的回忆。他打量着屋子，以前这个房间是夕妍亲手布置的，可是在离婚后，已被母亲全部撤换了家具，一切都改变了。他努力回想以前的样子，可是却悲哀地发现，自己竟然遗忘了，只留下模糊不清的痕迹。看来自己真是忽略得太久了。

他想起医院那晚夕妍的哭诉，蓦然想起结婚后的第三个月，夕妍曾向他提出搬出去单过，可是却被他拒绝了，当时他还责备她不明事理，怎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夕妍听到后，满腹委屈地望着他，目光中尽是伤痛。现在想来当时的她对自己是多么地失望。她应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忍受不了了，可是自己那会儿忙于事业连基本的睡眠都保证不了，又哪有精力去关心她？那时的林夕妍只是一名普通的住院医师，常常值夜班，肖子恒的应酬，她都不愿意参加。肖子恒亲眼

目睹过她在晚宴上的呆板、淡漠和强颜欢笑，后来就没有再要求她随行，而是由助理耿天瑶陪在左右。林夕妍也欣然接受，在她看来与其去硬着头皮应付那些无聊的应酬，还不如在家多看看书，充分准备来年的考研。

肖子恒的眼睛轻轻地合上，他们的疏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她忘我地在书房内学习至深夜，还是自己在公司遇到难解的事情却不能与她分担？她对他的专业一窍不通，甚至是对公司的事不闻不问，他也怕她跟着自己着急上火，所以情愿和助理耿天瑶说说心里的苦闷。不得不说耿天瑶是位出色的助理，不但专业水平高，而且还很善解人意，她关心着他在公司的一切杂事，把他的一切事务，做得有条不紊、尽善尽美。

当爱人之间炽热的激情慢慢转淡，沟通渐渐减少，他们更需要信任、理解和包容来呵护自己的婚姻。那天，母亲告诉他林夕妍与一个男人关系甚为亲密，最近总是他开车送林夕妍回家，关系很不一般。忙于事业的肖子恒听到后真是不敢相信，他特意提前回到家。当他站在窗帘前，一位温文尔雅的年轻男子从车里帮她取出东西，他们微笑着告别，肖子恒的心一沉，他认识这个男子。他是小妍的大师兄，大学的校友，关系一直不错。可是为什么自己以前就能接受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而此时却如鲠在喉，难受得很呢？

晚上两个人第一次争吵，夕妍完全接受不了他的无理猜忌，而肖子恒则认为她是在躲避问题，是心虚。

现在想来，作风保守正派的林夕妍是做不出那样出格的事情的，而那次林夕妍的出轨也是自己和天瑶伤害她在先。

第十二章 风吹草动心不动

肖母的心一沉，望着对面这个笑容可掬的女人：她显然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委曲求全的女人了，道行更甚从前，她分明就是在躲避着责任，把自己撇干净，让她无话可说。

林夕妍上午查完病房后，坐在办公室里专心地写着病历。办公室的门被人不客气地推开，她抬起头，竟看到肖子恒的母亲正面色不善地走进来。林夕妍平静地注视着她，唇角一掀，“你有什么事情吗？请先坐吧。”

肖母坐在她面前，足足看了她有十秒钟才开口说话：“林医生，我们谈谈吧！”

林夕妍莞尔一笑，“现在是我的上班时间，伯母有什么事情就请长话短说吧！”

肖母面色稍见缓和，音调也降了下来：“好，林医生，既然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拐弯抹角了，更不用说那些无用的客套话了。”

林夕妍颔首微笑，“说的是，我们还是节省时间吧！你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吧！”

肖母有些恼火她的镇定自若，这个始作俑者居然如此的云淡风轻。肖母的目光严厉起来，“我想你已经知道我为何事而来。林医生，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四年的时间已改变了太多的事情，一切都回不去了。林医生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希望你以后离子恒远一些，不要再与他见面。他现在的生活很平静，和天瑶的感情也很稳定，他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请你不要再去打扰他，放过他吧！不要再让他为难。”

林夕妍放下手中的笔，身子缓缓靠向椅背，双眸溢满了笑意，“伯母，我想你搞错了一些事情。现在不是我不放过他，而是你应该好好劝劝你的儿子，请他不要再来打扰我。现在他已经出院了，已不再是我的病人，我没有必要与他再见面，我更不希望与他有任何的关联。

至于他现在的生活，他与谁结婚，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无需知道，也不想知道。”

肖母的心一沉，望着对面这个笑容可掬的女人：她显然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委曲求全的女人了，道行更甚从前，她分明就是在躲避着责任，把自己撇干净，让她无话可说。

肖母的目光愈现冰冷，“林夕妍，不要再和我打太极，你是什么样的人，子恒也许不清楚，可是我清楚。四年前你贪图富贵不惜让子恒与我反目，迫使我接受了你。现在你又装作如此无辜的样子，你以为这样我就能相信你吗？我知道你现在想方设法地想重新回到子恒的身边。你很厉害，竟让子恒拒绝与天瑶的婚事。不过你的算盘不要打得太得意，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你：林夕妍，四年前我不同意你嫁入肖家，四年后的今天我同样不允许你再踏入我们肖家的大门。”

林夕妍收敛笑容，她淡定地望着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已经无需对她客气了，这个女人分明就是在得寸进尺。

她的杏眸里酝满了浓浓的失望，语气很是无奈：“伯母，你太让我失望了，四年的时间都没有让你好好地修身养性，慈爱与善良这种传统的美德还是与你毫不搭边，你依旧咄咄逼人、不可理喻。虽然你还是喜欢出口伤人，可是我却不喜欢再听你的恶言恶语了。你已经有失身份了，请你马上离开这里，我还要继续工作。”

第十二章风吹草动心不动肖母重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声音陡然拔高：“林夕妍，不要以为有子恒宠着你，你就可以这样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小小的主治医师，也配入我们肖家人的眼？第一次我能让你灰溜溜地滚出肖家，这一次我同样能让你惨败而归！”

一个低磁醇厚的男音蓦然响起：“肖伯母，我想你弄错了，这位林医生是不会看上子恒的，更不会想踏入你们肖家的门，因为夕妍现在是我的女朋友，该入的应是耿家人的眼，该进的也应是耿家的大门。”

两个女人一起望向来者，耿天磊这个帅哥正笑意盈盈地看着她们。林夕妍好笑地看着这个语出惊人的男人。肖母则睁大了惊诧的双眼。耿天磊的话无疑在肖母的心中投下了一个惊天炸雷，她在慢慢消化着这突来的消息，心里暗自嘲讽：这个女人果然厉害，一刻都不会消停，她居然会在耿天磊的身上下手，子恒又怎么会是她的对手呢？这招果然够狠，她那傻儿子还不得被他们刺激得愁绪满腹、肝肠寸断啊！她难以置信地望着耿天磊，这个天瑶的亲哥哥怎么能喜欢上妹妹未婚夫的前妻？这太荒唐了，太让人接受不了了！

耿天磊走到肖母面前，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肖伯母，您还有什么疑问尽管问我，夕妍她太单纯，处理不好这么复杂的事情。肖伯母尽管放心，您的烦恼我一定帮您解决。”

肖母露出尴尬的笑容，她明白这位耿家少爷是现在耿家的掌门人，是得罪不起的。她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天磊，看来这是个误会。既然林医生是你的女朋友，那我也就放心了。你也知道，我这也是为了天瑶好，我早把她当做肖家的准儿媳妇，我不愿意看到她受别人的欺负，我更不希望她受到任何委屈。？

耿天磊胸腔震动溢出爽朗的笑声，“肖伯母尽管放心，只要子恒不欺负天瑶，就没有人会欺负她，所以你还是回家好好地说服子恒吧！婚事已经定了下来，岂能是儿戏？我可不希望我们耿家到时候被人看尽了笑话。”

肖母的心猛地一缩，这耿天磊分明是话中有话。她整理了下衣服，客套地回以微笑，“天磊，既然这样，我就先不打扰二位了。你们年轻人慢慢聊，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耿天磊亲自把肖母恭送出门口，望着肖母的身影消失，才转过身来表情凝重地关上门。意外地，他竟看到这位当事人林医生正面无表情地写着病历，仿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他的笑意渐浓，指关节轻扣桌面，“夕妍，你的冷静果真是异于常人呀！”

林夕妍抬起头来微微一笑，“耿先生请坐吧。”她平静地直视着他，“谢谢你刚才为我解围，不过下次请你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为了不给彼此造成麻烦，有些话还是不要乱说的好。”

耿天磊斜起嘴角，“谁说我是乱说的？刚才的话可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句句属实，何来乱说之说？不过如果夕妍听着不舒服，那我以后会注意措辞，尽量让你听着舒服些。”

林夕妍被他绕得头疼，她打住这个话题，“耿先生，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她随手翻了翻病历，“你最近有没有控制饮食、戒烟限酒，以前不舒服的症状有没有减轻或者是加重？”

耿天磊面露困扰的表情，修长的手指摁着自己的心口窝，“肋下仍然疼痛，尤其是这里，痛得最为严重。”

林夕妍看着病历目露疑惑，“怎么会呢？你的心脏也出现了问题？我建议你到循环科去看一下，明确一下你的心脏是否出现了问题。”

耿天磊深情地望着她，语气蛊惑魅人，“不用了，看见你，它就不痛了。夕妍，你就是它的病因。”

林夕妍这才明白他在开玩笑，于是收起笑容，“耿先生，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这不仅妨碍医生会诊，还会误诊你的病情。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装病。”

耿天磊笑得很是开心，“每回遇见你，我的心情就会异常的好，只不过离开你后回到家里，就会异常想你，连觉都睡不好，休息不好，病情自然恢复得就不好。”

林夕妍有选择地过滤着他的话，表情严肃起来，一字一顿，“耿先生，请您准确地告诉我，你的症状到底减轻了没有？”

耿天磊也正经起来，语气轻松，“已经减轻了，疼痛和腹胀都减轻了。”

林夕妍面色稍缓，放下心来，“那好，用药方案继续按原来的走，暂时不用调整，一会儿我再给你开些药，你要继续服用。等下一次来复诊时再重新做一下化验。”

林夕妍认真地开了处方，递给耿天磊，却发现这位帅哥居然没有要走的意思，稳稳地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望着她。

她皱起眉头，语气淡淡的，“耿先生您可以离开了，去楼下取药吧，两周后再来。”

耿天磊直视着她的双眸，不容她躲避，“夕妍，你对男人都是这么冷漠无情吗？你看不出我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吗？你真让我好奇，如此冷漠，当初，又怎么会爱上子恒的呢？你那冰冷的心又是如何为他跳动的呢？”

林夕妍的脸色蓦然变白，她错开目光，“不好意思，我想耿先生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应该没有时间用来闲扯这些无关的事情。并且我还有工作要忙，在我的眼里只有患者与医生之分，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别。以前的事我都已经忘记了，不想再提起。好了，耿先生，到此为止吧！我想有些话我在上一次的谈话中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还望你给予配合。”

第十三章 时间的河慢慢流

她的双眸渐渐湿润，在这个异地他乡，在这个海角天涯，在这个最不设防的地方，她竟然升起勇气不再顾忌过往，想告诉他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

这一次的交流会开得非常成功，夕妍得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她的课题也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给了她很多值得参考的建议。五天后交流会圆满结束，本来就打算去游玩的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去五指山看看。

正值四月这个最佳的旅游季节，远在海南的两个人抛开一切俗事纷扰，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享乐。热带雨林密布，高山峻岭嵯峨，民俗风情浓郁，这一刻夕妍有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自在。宁远租了辆猎豹越野车，此时正全神贯注地开着车，偶尔和夕妍说说话，盘山公路在山间蜿蜒穿行。

林夕妍深吸了一口清新洁静的空气，视线完全被窗外的风景吸引。路的两旁树林高大茂盛，远处青山如黛，雾霭缭绕，她的双眸紧盯着窗外舍不得移开半分。宁远看了一眼兴奋不已的夕妍，双眼溢满了浓浓的笑意。因为路并不好走，车行驶在盘山路上要格外小心翼翼。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宁远意外地发现旁侧的人竟打起了欢快的小呼噜，他轻笑出声。昨夜她整理会议资料弄得很晚才睡，一定是累坏了。宁远开着车载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窗外雨林似海、沟谷蜿蜒，窗内暖慰人心、如沐春风。这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

沿着路边的警示牌，车子终于抵达了水满乡，宁远直接把车子开到热带雨林度假酒店水满苑酒店的门前，他停好车子后低头看了看夕妍，某人睡意正浓。他笑着伸手刮了下她的小鼻头，某人这才睁开蒙眬的睡眼，看了看宁远又看了看四周的景物，一下子跳坐起来，“这个地方好美啊，我们这么快就到了！”

宁远一边下车一边调侃她，“是到了，小懒虫，你睡了足足一个小时，我想能在风景区不观赏美景而是被美景催眠睡着的，你算是第一人。”

夕妍步下车子白了他一眼，“就因为在这美丽自然的风景里，人才会全身心地放松，这就是高质量的睡眠。”

夕妍不再说话，视线很快被周围水墨般的村庄所吸引，跟在宁远的后面往酒店里走，越往里越是惊叹，在这个淳朴的小村庄里居然坐落着这么别具一格的星级酒店。酒店主体建筑为清新淡雅的江南园林风格，看着各种稀奇的热带植物，听着身边潺潺的水流声，这一切都让她莫名地震撼、感动，仿佛心灵重新接受了彻底的荡涤，让自己从内而外的通透洁净。

来到大堂要了两个位置很好的房间，由于现在不是旅游高峰期，所以客房并不紧张，热情的服务人员亲自将他们送入客房。走在前面的夕妍兴奋地跑到窗前指着远处的山峰，“师兄，这里能看到五指山耶。”

放下行李的宁远走过来一看，对面巍峨耸立的五指山清晰可见，山体如人的五个手指，直插云间。他笑着转过身来，“今天先好好休息吧，我们明天就去征服五指山。”

夕妍走到床边倒在床上。“唉，不知道我这老胳膊老腿能否爬得动了。想当年咱们爬泰山时我可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到达顶峰的。师兄，如果我爬上去后没有力气爬下来，你一定要发挥革命精神把我背下来哟。”

第十三章时间的河慢慢流宁远无奈地看着她，“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这山还没爬呢，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你放心，这项革命任务我一定争取完成。好了，懒丫头，快起来，我们先去吃饭，吃饱了肚子，下午我们到周围好好转一转。”

夕妍听见这话眼前一亮，精神一振，从床上蹦了起来。这个建议着实不错，刚刚下车时的惊鸿一瞥她还真是不满足。

两人来到酒店餐厅，听了服务员的建议先点了当地四大名菜中的小黄牛、五脚猪，又加了当地的野菜鹿舌菜、黑玉米及醇美的竹筒饭，伴着当地的山兰甜酒，味道居然鲜美得让人食欲大增。在美食美酒的诱惑下两个人吃到腹胀才肯罢休。

吃饱饭的两个人沿着村庄的小路缓缓地散着步，耳边闻听着鸡鸣犬吠，呼吸着高负氧离子的空气，竟让人感受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生活的意境。夕妍张开双臂轻巧地旋了个圈，仰望天空由衷地感慨：“这地方太美了，让人想一辈子留在这里。师兄，等我们老了就来这种地方怡养千年吧。”

宁远温和地笑着，“好啊，到时候我牵着你的手，天天漫步在这青山、白云间，好好体验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意境。夕妍，你愿意把你的手交给我吗？”

夕妍打落他伸过来的手，“怎么搞得跟起誓似的？呵呵，师兄是不是觉得太孤独寂寞了？既然这样就给我好好找个嫂子吧。”

宁远收起笑容，目光悠远地望着前方，“我一直都很孤独，可是每当看见你时又不觉得多孤独。算一算你我相识已经十年了，夕妍，我们的年纪不小了，没有太多的岁月可以用来等待，你难道真的忍心让我一个人就这样?独寂寞下去吗？”

林夕妍的内心触动不已，竟泛起阵阵的苦涩。她何尝不明白他的情意呢？十年的相伴如故，他始终待她温情依旧，总是站在她的背后默默地关心照顾她。她的双眸渐渐湿润，在这个异地他乡，在这个海角天涯，在这个最不设防的地方，她想鼓起勇气不再顾忌过往，告诉他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

她站住脚步抬头望向宁远，“师兄，我并不适合你，你应该找个更好的女人。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已不再完整，她给不了你想要的温暖，你需要的不是一颗伤感沉痛的心，它配不上你。”

宁远轻握住她的手，温润的脸庞愁思涌动，“夕妍，你还在逃避吗？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明明知道这一切我并不介意。我爱

你，我只想与你朝夕相伴，携手走完后面的路。”

夕妍看到他目光里的深情，怔住了。她心随情动心思百转：自己是否能许他一个美好的未来？“朝夕相伴”，多么容易满足的男人呀！林夕妍，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个明确的答复了？你自问心里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是爱情，是友情，还是亲情？

她望着面前这位雅韵翩然的男子。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他的身上，让整个人雾霭氤氲起来。夕妍忽然觉得这一刻的他美好得让人不忍心去亵渎。她的唇角扯动，声音竟意外的温柔：“宁远，再给我些时间好吗？我需要把自己内心的角落清理干净，我需要好好理清自己的心，让自己坦然地接受你的爱，否则对你太不公平。”

宁远温和地一笑，伸手爱怜地揉了揉她的头发，“傻丫头，那些我并不在意。如果你不清理干净会很难受的话，那好，我等你。”

夕妍的心情复杂，心里酝满了难以描述的感情，她直视着他的双眸，“宁远，我真的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怕你会后悔今天所说过的话。婚姻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切美好的事物在结婚后会变得乏味无趣，甚至是面目全非。我们寄予厚望的婚姻到了最后却成了关系断裂的切割石。”

宁远牵着她的手继续往前走，“夕妍，这是我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一切未知的事物我们都无法预料，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而怯步。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努力将断裂的切割石变为幸福的奠基石呢？”

第十四章 五峰如指翠相连

宁远飞速跳动的心脏怦怦地敲击着她的心，她抬起脸仰望着他，才发现他的脸色比她的还要惨白。这一刻，她明白了他有多在乎自己。

第二天一早，睡梦中的夕妍被窗外的鸡鸣声给吵醒，耳边不时传来发动车子的声音。她混沌地坐了起来，这时才听到轻轻的敲门声，迷迷糊糊地打开门一看，却是装扮妥当的宁远正微笑着望着她，那神情仿佛在说："我就知道你还在睡懒觉。"她的脸一红，用手耙了耙凌乱的头发，自己竟然睡过头了。她歉意地跑进洗手间，快速地梳洗一番后，换上一身便利的休闲运动装，穿上两个人在市区早就买好的登山鞋。两人简单地吃了些早餐，把事先买好的水和食物分摊装包，两人各背了一个背包，便开车冲向了沉睡在晨霭中尚未苏醒的五指山。

六点多钟两个人开始爬山，兴奋地进入五指山后，才发现这里的路径很是狭窄，路旁的树根盘节蔓延。伴着松涛阵阵，两个人走在树根交错纠缠而成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山间偶尔清晰地传来几声咕咕的鸟鸣。清晨空气里特有的晨露清爽味掺杂着独特的树脂香，让他们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山林中的薄雾仿佛一抹素色的锦纱，裹绕在绿树丛林间，轻轻地飘浮缭绕，甚是虚无缥缈。

两个人有说有笑，不时地相互追逐着，累了就依树小憩。渐渐地，上山的路越来越不好走了，夕妍不住地感叹，此路纯属天然制造，绝无任何人为加工，是名符其实的原生态啊。

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路程，两个人来到一块石碑前，石碑上的日期为民国二十三年，上面赫然书着"折木拂日"四个大字。有些疲惫的夕妍捡起一根长树枝孩子般地努力向上伸举着，"师兄你看，我这枝是折了，可就是碰不到太阳哟。"

宁远扬起嘴角，体贴地递给她一瓶水，"小丫头，你以为你是赫里厄斯呀？快喝口水吧，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呢。"

夕妍往嘴里灌了几口矿泉水，有些兴奋地望着宁远，“我们是不是就快到了？”

宁远温和地摇了摇头，“还早呢！小懒虫，我们至少还要爬两个多小时呢。”

夕妍颓然坐在地上，“天啊，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啊？我已经走不动了。”

宁远用力地拽起她，轻声哄着：“好了，夕妍，半途而废可不像你的作风哟！与其在这里抱怨，我们还不如早些爬上去的好。”

夕妍只好认命继续爬，可是这山是越爬越高，路是越走越陡，接下来的路可以用登天来形容。李白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里整条爬山的小径多为七八十度的斜坡，有的地方竟陡峭得近乎于垂直，只能借助于树根、尼龙绳索、木梯子上去。窄的地方身子要紧贴着爬过去，慢慢地移过去。夕妍心惊胆战，不敢往下看，双手死死地抓住树根，两脚小心翼翼地挪动着，屏气凝神，全身贯注，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渐渐地，夕妍的体力开始透支，香汗淋淋，大口大口地喝着矿泉水。而宁远则总是微笑着鼓励她：“再坚持十分钟，我们就快到了。”

他们就在宁远一个又一个的十分钟里继续地爬着。爬到一处绝壁下，他们贴着身体一点点地往前挪，夕妍内心充满了恐惧。她的头随着那铁棍子的摇晃竟眩晕起来，向下看，白茫茫的一片，深不见底。耳边的风越来越寒，撩拂着她的双眸，她眯起双眸。终于过了铁道，又要上云梯，别无选择，她双手紧紧抓住铁梯仿佛那是她最后的一根稻草，动作笨拙得就像个不会走路的孩子。

第十四章五峰如指翠相连突然夕妍的脚下一滑，身子向一边歪去，她的心忽悠一下沉到了底，大脑一片空白，死亡的恐惧瞬间袭卷了她。一个强有力的臂膀及时地拽住了她，一下子她就被宁远紧紧地拥抱在怀里。她的头牢牢地贴在他的胸前，慢慢地找回了自己的魂魄。宁远飞速跳动的心脏怦怦地敲击着她的心，她抬起脸仰望着他，

才发现他的脸色比她的还要惨白。这一刻，她明白了他有多在乎自己。她扯了个安慰的笑容，“师兄，不要担心，我已经没事了。”

宁远现在还在后怕，他不敢相信方才那瞬间发生的一切，如果刚刚的那一刻她掉了下去，他该怎么办？宁远克制着自己的恐惧，嘴唇轻拂她的额头，“夕妍，如果你掉下去，那么我也跟着你跳下去。从现在起你要握住我的手，让我来带你走。”

林夕妍的心注入暖暖的温情，驱散了她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她的双眸氤氲，纤手轻轻地抚拍着他，“再也不会了，师兄，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

后面的山路，宁远坚持拉着她的手一起走。经过二人的努力，连拉带拽地，两个人总算是安全地过去了，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终于来到了五指山第一峰的峰顶。他们的脸上除了疲惫，更多的是胜利的喜悦。夕妍看了看腕表——这次爬上第一峰两个人共用了四个多小时。

置身于峰峦，两个人都感慨不已。云雾从身边徐徐飘过，似身处在仙境中。在山下看，此顶峰倾斜指着天际，整个山峰好像一座硕大的金字塔，山巅则像喙食尖削的鸟嘴。远看这“鸟嘴”如此尖削，现在登上后才知道，这里是一块近十平方米的岩石。宁远轻轻揽过夕妍的肩，他们立在山巅俯瞰南海，万顷碧波中点点白帆，水天相接，令人思绪万千。这里远离尘嚣，远离世俗，远离纷扰，唯留下两颗纯静剔透的心，在慢慢地靠近。

他们眺望着远处的其他四峰，这五指山的五个峰虽然山巅分立，却山体相连，峰巅分立，山峰破碎，起伏和缓，构成了奇特的五指山风光。北面的松涛水库犹如一面明镜，映照着五指山的雄姿。

下山还算顺利，两个人相扶相搀，平安地回到了山脚下。他们疲惫地回到酒店，和衣倒在床上谁也不愿意起来。这趟五指山之行两个人是耗尽了体力和心力，劳累不堪的他们，很快地合上了双眸沉沉地睡了过去。

早上夕妍从睡梦中醒来，竟看到近处一张放大的俊脸，正深深地注视着她。她惊得一下子坐了起来，宁远揉了揉酥麻的胳膊，语气轻松，“你把我的胳膊当枕头了，我没敢动，是怕惊醒你，还好吧？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夕妍伸下懒腰，牵动了四肢酸胀的肌肉，她疼得倒吸口凉气，“看来咱们是要痛上几天了，唉，师兄，我们几时往回返？”

宁远倒是比她好得多，随便伸展了下身体，伸手轻轻地为她推揉着胳膊和肩膀，“不急，你要是累，我们就歇息两天再走。”

夕妍扬起笑靥，“没关系，还是早些回去吧！咱们先去市区买些特产带回去。”宁远毫无异议，二人准备着返程的各种事项。

当天深夜两个人正好赶上最后一班返回的班机，夜深人静的，飞机上的乘客都累了，大家都在闭目养神。飞机上的灯光被调暗了，夕妍显然没有释去疲惫，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宁远细心地为她盖好毯子，把她的头枕在自己的肩上，为她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宁远转头望向窗外，九千多米的高空中他与夕妍相依相偎，尽管窗外一片漆黑，可他的心里却是星光璀璨，爱意涌动。柔软的嘴唇轻吻她的额头，喃喃低语：“我们要是能一辈子这样该有多好啊！”

第十五章 素瓷雪色飘沫香

林夕妍和佳莹利落地拨开人群走了进去，她看到一个柔美的中年女人正躺在地上，面色苍白，呼吸急促，手指抓捏着前胸，痛苦异常。

绿色的琉璃瓦、红底雕花的屋檐、翠绿的竹帘、古香古色的山水画，坐在雅致的锦缎面坐椅上，享受着江南丝竹的曼妙音乐，如同置身于江南竹林茶园。亭榭、花草、流水似在眼前回荡，缕缕茶香萦绕鼻息，凝神屏气，恍然身处“瑶林仙境”。

茗苑茶艺馆里，林夕妍与佳莹正慢慢细饮着茶艺师为她们冲泡的功夫茶。旁侧的椅子上放着夕妍带给佳莹的海南特产。

佳莹轻声地埋怨着她的不辞而别，这个夕妍去海南竟然没有和她打招呼，她这个最好的朋友竟从别人的嘴里才得以知晓佳人远去了。

“臭夕妍，你现在竟也玩起保密工作了，和宁远出去，至于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林夕妍抿唇浅笑，放下手中的盖碗，“走得急了些，这不是给你买了这么多的赔罪品吗？”

佳莹靠近夕妍，笑得邪恶，“老实交待，这次你二人出去了这么久，有没有发生亲密接触呀？”

林夕妍的脸一红，低下头慢饮了口茶，“你是不是韩剧看太多了？满脑子的污秽思想！”

“切，没有你脸红什么呀？大小姐，这孤男寡女的朝夕相处，而且还都是禁欲多年的干柴烈火，发生点什么很正常耶。这要是没发生什么倒是让人奇怪了。难道你们都是非食色性也的圣人不成？”佳莹越说越觉得自己分析得有道理。

林夕妍瞪了她一眼，“胡说些什么？我们是去开会，又不是去玩，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扯这些呀？再说，我是怎么想的你还不清楚吗？”

佳莹眼中的星光暗淡下来，叹了口气，“好吧，女人，这么好的机会你都能守身如玉，我是真的服了你呀。”

林夕妍笑容淡定地听着她的话，神情怡然地品饮着茶。

佳莹目及她的不以为然，着实有些郁闷，“哎，夕妍，你走的这段时间，耿天磊可是天天打电话来问我你的去向，心诚着呢。你看他身家长相都是上上之选，你怎么就没反应呢？夕妍，你和我说实话，你对他到底有感觉没？”

林夕妍语气淡淡的：“没感觉，一点都没有。媒婆，你还是甭操这份心了，你看不出我们不合适吗？多金多款的公子哥，还有那样的特殊身份，还是算了吧！生活环境的差异那么大，要面对的问题多着呢，我可不想自寻烦恼，所以你还是免了吧，甭在那白费力气了，我们是不可能的。”

佳莹撇了撇嘴，不满地望着她，“说的头头是道的，那你和宁师兄的生活环境相似着呢，我怎么也不见你动心呢？让人家眼巴巴地等着你春心大动，你简直就是个残害大好青年的刽子手。”

第十五章素瓷雪色飘沫香林夕妍的心一暖，目光柔和起来，“我还没有理清自己的心，不想草率地涉足感情，以免害人害己。”

佳莹认命地点着头，“姐姐，你就在那慢慢理吧，等到人老珠黄时，名草都有主了，你就干脆嫁个拖儿带女的老男人，凑合算了。呵呵，这算不算是买一赠一或是买一赠二呢？”

夕妍低低地笑出声来，伸手狠狠地拍了佳莹的脑门，这个口无遮拦的好友嘴里永远是吐不出象牙的。

隔壁的茶诗屏风后，两位优雅贵气的中年女人在品茗闲聊着，驼色着装的陈太太望着对面的这位多年好友，欲言又止，忍了又忍终究是说了出来：“淑媛，我前天看见那个女人了。”

耿母微微地一怔，温和地询问：“哪个女人？”

对面的陈太太叹了口气，“是你家天瑶的生母啊，本来我也以为我看错了呢，可的确是她。她和你家延忠在花园酒店的咖啡厅里，足足

坐了一个小时才一起离去。”

耿母心重重地一缩，语气却极为平静：“怎么会呢？宜翎，你一定是看错了，延忠是不会去见她的。”

陈太太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安慰地轻拍了下，“淑媛，这么多年，我几时骗过你？就因为我了解当年的事，我才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我特意追了出去，亲眼看见他们上了你们家的车子。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女人还是狐媚模样，笑得跟朵花似的……”

耿母越听脸色越白，放下盖碗，手指紧紧地抵住胸口，想化解那里的阵阵疼痛，白皙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水。对面的陈太太正低头细饮着茶，毫无察觉地继续说着：“淑媛，有没有可能她是回来参加天瑶的婚礼？毕竟她是她的亲妈呀。”

耿母的心口愈如沉闷，那份压榨般的疼痛让她的身子痛苦地蜷缩着，最后蔓延到肩膀、手指都跟着剧痛起来。陈太太终于发现了她的异常，她紧张地扶住她下滑的身子，耿母费力地吐出两个字：“荒唐……”

陈太太吓得声音都颤抖起来：“淑媛，不要吓我，你这是怎么了？”

静谧的茶艺馆里，这焦急的喊声尤为突兀，服务员们立刻围了过来，隔壁的夕妍和佳莹聊意正浓，忽听到?人呼喊，她们的心一惊，医生特有的敏感让她们马上意识到一定是有人发病了。林夕妍和佳莹利落地拨开人群走了进去，看到一个柔美的中年女人正躺在地上，面色苍白，呼吸急促，手指抓捏着前胸，痛苦异常。她飞快地望了佳莹一眼，“快打急救电话。”

林夕妍跪在耿母的身旁，声音沉稳但却清晰可闻：“大家都马上散开，保持空气流通。”

她的手指感触着耿母的脉搏，低下身子俯在她的耳边，“夫人是不是有心绞痛？”耿母无力地点着头。

“你带药了没有？”林夕妍接着紧问，但看到耿母摇头，她的心一沉。

时间并不允许她多想，她把旁侧的皮包放在耿母的头下让她保持躺卧，拉起她左臂的衣袖，右手指用力地掐摁住她的内关穴，左手压迫住她手臂的酸痛部位，语气却很是轻松，“不要紧张，放松些，你不会有事的。”

林夕妍的话起了作用，耿母恐慌的心慢慢放松下来，身子平躺在那里，目光感激地望着夕妍。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林夕妍和陈太太随着病人上了车子，因为自己的医院就在附近，所以夕妍报了自家医院的名字。她轻握着耿母的手，微笑着安慰她。陈太太坐在一边抹着眼泪，此刻的她真是后悔不已，自己真不该告诉她这件事情，看来无论是在二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后，此事对淑媛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她无法真正地释怀。

到了医院简明扼要地说了病情，配合医务人员把病人推进抢救室，林夕妍才转过身来安慰陈太太：“不要担心，她不会有事的，你通知一下她的家属吧”。

陈太太看着这位好心的女人，感激之情真是无法表达，今天如果没有她，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林夕妍看了看腕表，想着佳莹还在茶艺馆里等着她，嘱咐了陈太太一些注意事项，便告辞离开了。

耿天磊赶到时，耿母已被推入病房，医生告诉他，他的母亲确定诊断为心绞痛，幸好不是心肌梗塞，需住院进一步接受治疗，避免心梗的发生。

耿天磊坐在病床前，想着刚刚陈伯母的话，他明白了母亲发病的原由。他心疼地握住母亲的手，耿母的委屈他是知道的，有哪个女人能接受自己丈夫在外面与别的女人生私生女呢？可是他善良心软的母亲却接受了，她不但原谅了父亲，还把六岁的小女孩接回了家中，并给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天瑶，悉心照顾着把天瑶抚养长大，从来

不曾亏待过她。在耿天磊的记忆里，那个痛哭跪求他母亲收下孩子、发誓再也不回来的女人，同天瑶长得很是相似。当时他还小，总觉得那个女人跟母亲不一样，现在他知道了，那个女人身上有着掩盖不住的风尘味道。

床上熟睡的耿母终于睁开眼睛，看到忧心忡忡的耿天磊，她虚弱地扯动唇角，声音很是无力："天磊，不要担心，妈妈没事的。"

耿天磊看到母亲没事，这才放下心来，"老妈，下回再出门一定要让保姆陪着你，连药也忘记了带，多危险呀。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有些事你不用放在心上，我自会为你处理好，儿子是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委屈的。"

耿母欣慰地望着儿子，心里说不出的苦涩，"天磊，妈妈老了，身体真是不行了，这次妈妈还真的以为老天让我去了呢？唉，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天磊，考虑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吧，妈妈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你娶妻生子。"

耿天磊望着母亲的柔弱，强忍住眼中的湿润，"老妈，说什么呢！放心吧，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我不但让你看到我的孩子，还要让你看到我孩子的孩子。"

这话让耿母听得着实宽慰，她的双眸酝满笑意，目光看到门口进来的人时，笑容僵滞了。从高尔夫球场飞车赶回来的耿父正焦急地走进来，脸上满是惊慌。耿天磊站了起来，冲他们二人一笑，"你二老好好聊吧，我先出去一下。"

耿天磊走出病房随手关好房门，卸下脸上的笑容，表情凝重地拿起手机拨了几个数字，听到对方的声音，他才冰冷地吩咐："去给我查一个女人，刚从国外回来，查明她回来的目的，还有这些年她在外面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第十六章 忍住决别亦连连

耿天瑶沉浸在自己的幸福遐想中开心地吃着饭，而肖子恒却只动了几口。他此时是难以下咽，心里窒闷得不能通畅。

肖子恒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身子靠在椅背上，右手指间飘出缕缕的烟雾。天色渐沉，夕阳的投射下室内一片昏黄，深刻的五官此时浮上一抹不协调的柔和色彩。静默的人，烦乱的心，深邃的双眸凝视着左手中的照片，娇小玲珑的女人眉眼如初，颦笑依然。他的心狠狠地抽痛，他忘不了当初自己初见她时的怦然心动，柔软顺直的长发、小巧微翘的菱唇、神采飞扬的杏眼，美好得让他无法用语言去描述自己内心的悸动。当时的他就在感慨，这样一个娇媚的小女人他用一辈子都会看不够、疼不够的。可是后来他却轻意地放了手，放得干脆，放得绝然。她为了他毕业后留在了这个陌生的城市，他是她在这里唯一可以依赖的亲人，可是他却让她凄然离去，孤零零地一个人渐行渐远……

雕刻般的面容终于松动，肖子恒狠狠地吸了口烟，手指利落地把燃烧的烟体掐灭在水晶烟缸内，修长的手指拿起话筒拨了个内线电话。耿天瑶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晰柔美:“子恒，有什么事情吗?”

肖子恒声音平静：“天瑶，下班后一起吃晚餐吧，我有事情同你说。”

耿天瑶笑得尤为动听，“好啊，看来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我正好要和你商量下婚礼的事情，我们一会儿见。”

撂下话筒，肖子恒的手指抚摸着照片中的人，目光渐渐柔和。是该把问题解决清楚了，他不能再这样等下去，这一分一秒对于他来说都是痛苦的煎熬。抬起手腕看了看腕表，他小心地把夕妍的照片收放好，才站起身穿衣离去。

肖子恒与耿天瑶一起步入电梯，员工们很自然地为他们二人腾出较为宽敞的地方，在他们的眼里这耿天瑶就是他们的老板娘。耿天瑶

和同事们点头微笑，而肖子恒则一脸严肃地注视着电梯上闪动变化的数字。显然大家已习惯了这样冷漠不苟言笑的肖总。到了一楼二人走出公司大门，上了肖子恒的奔驰车，肖子恒利落地打着方向盘，“今天吃粤菜吧！景园那里说话也方便。”

耿天瑶温柔地一笑，“没关系的，去哪里都一样。只要不是辣的就行，你的病刚好，少碰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肖子恒的目光中划过一丝不忍，片刻又恢复平静，他安静地开着车。肖子恒一向话少，耿天瑶也不打扰他，望着街景想着自己的事。肖子恒把车子泊好熄火，转过头看了耿天瑶一眼，“到了，下车吧！”

进入预订的包间，肖子恒点着菜，耿天瑶一听都是她喜欢吃的菜，心里顿时像抹了蜜似的。外人看来这个肖子恒冰冷淡漠缺乏热情，可是她知道，他是个很重感情的男人。

第十六章忍住决别亦连连耿天瑶刚上大一时就知道学校里有这么一位风云人物，高干子弟，挺拔俊逸，篮球打得极棒，年年拿高额奖学金，除了篮球不参加学校的其他任何活动。这样一个孤傲冷漠的人却吸引着学校里众多学姐学妹们的心，只是她大一的时候，大四的肖子恒已极少在学校里出现，她很幸运地在校图书馆里偶遇了前来查资料的他。那个温暖如春的下午，耿天瑶手中的书是一页也没有看进去，眼里心里都是对面这位专注看书的男人。就那一次，她就爱上了他，她当时想的是：她一定要嫁给这样的男人。

肖子恒为两个人的水晶杯里缓缓地注入红酒，执起杯子望着对面的女人，“天瑶，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为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

耿天瑶心里酸涩得胀痛起来，以往的酸甜苦辣，到今日的苦尽甘来，一切都仿佛得到了回报。她目光温柔地注视着他，“子恒，不要和我说谢谢，我们是最亲密的人，这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

肖子恒的心里堵得郁闷，她越是如此，他越是不忍心开口。他伸手为耿天瑶夹着菜，语气温和：“多吃点，吃饱了我们再谈事。”

耿天瑶沉浸在自己的幸福遐想中开心地吃着饭，而肖子恒却只动了几口。他此时是难以下咽，心里窒闷得不能通畅。

终于他等到耿天瑶已不再动筷，这才深深地注视着她，字字清晰，一字一顿："天瑶，我们分手吧！"

耿天瑶本是笑意盈盈的俏脸，听到他的话后，蓦然僵滞。良久，才不自然地扯了扯唇角，"子恒，你刚刚在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来，你怎么吃得这么少，你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菜吗？还有这个味道也不错的，你试试看，口味喜不喜欢？"

肖子恒看着正忙碌着为他夹菜的天瑶，纤手不住地抖动，夹了几次菜都没有成功，他再也忍不住，伸手取下她的筷子，握住她的手。这时他才发现，这冰冷的素手竟沁出冷汗来。

"天瑶，我们分手吧。你不要这个样子，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能和你结婚，是我辜负了你的爱。天瑶，你是个好女人，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男人，我们放了彼此好吗？"

说着肖子恒从西服里面取出一张支票，推了过去，"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补偿你，如何去安慰你。天瑶，这钱你收下好吗？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些。"

耿天瑶的双眸氤氲，她伸出手挑起支票，认真地看着上面的数字。她努力地想看清楚那后面到底有多少个零，可是视线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她终于放弃，颓然地放下手，难以置信地看着肖子恒，"子恒，你认为这些钱能买来一个女人五年的青春吗？它能换来一个女人呕心沥血地为你打理的事业吗？它能补偿一个女人所失去的一切吗？"

肖子恒的心似被刀尖划过，撕裂般的疼痛，"天瑶，我知道不能，我欠你的，我无法弥补。可是我不能再欺骗你，那样对你也不公平。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好多，包括你，包括夕妍，包括我们的未来。可是我的心明确地告诉我，我爱的是夕妍，我不能再伤害她了。四年前错

的是我，我不能再继续错下去。天瑶，我不会和你结婚，我们必须结束，再牵扯下去对你对我都不好。”

耿天瑶的眼泪越涌越多，她双手颤抖着把支票撕得粉碎，扬洒在肖子恒的面前，“不，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子恒，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婚礼，都知道我耿天瑶将要嫁你为妻，你现在这么做让我情何以堪？你就是这么为我着想的吗？”

肖子恒目露痛苦，“天瑶，你也是个骄傲的女人，你何苦要去爱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强求一份不幸福的婚姻？”

耿天瑶摇着头，“我在遇到你之后已不知道什么叫骄傲，我默默地为你做着一切，我甘心情愿地陪伴你五年，我为的是什么，我就是要做你肖子恒的太太，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幸福？能和你在一起，就是我的幸福。”

肖子恒无声地叹息，“可是那不是我想要的幸福，天瑶，幸福应该是相互的。”

耿天瑶狼狈地站了起来，仰起头直视着他，“子恒，你口口声声说不能伤害她，可是你却忍心来伤害我，你认识她几年？你们在一起只不过两年而已，而我呢？从我十九岁遇见你，就爱上你，我爱了你整整七年，我们在一起已经五年了，子恒，你不能这么狠心。她可怜，难道我就不可怜吗？”

肖子恒坐在椅子上竟无言以对，他错开她幽怨的目光，无力地恳求：“天瑶，对不起，你就放了我吧！”

耿天瑶这一刻才发现自己是何其的悲哀，何其的可笑。她最爱的男人，她无怨无悔追随了五年的男人，她即将要嫁的未婚夫，竟在求她放了他。她凄凉地笑了起来，笑得眼泪溅飞，语气中充满了无尽的悲哀：“子恒，你在求我吗？一向高傲如你，一向不开口求人的你，竟在求我放了你，放了你去和另外的女人在一起。你够残忍，够无情。好，子恒，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我不答应，我绝不放开你，我死都不会答应你这个请求。”

说完，她不再看他，拿起皮包快速走出房间，门砰的一声重重地合上。

肖子恒呆滞地坐在那里，久久无语。这一刻他的心是难以抑制的钝痛，一下一下地挫到他的四肢百骸，连他的神经都疼痛起来。这种结果他不是没预料到，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天瑶的态度意会如此决绝。他此刻是后悔莫及，这种结果是他自己种下的，是不是他就该甘心情愿地去承受这份苦果?

颓然地回到家中，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集中精神看着公司此次合谈的项目资料，可是脑袋里一片混乱，心里更是烦躁不安，总是落不到实处。最后他喝了两杯浓浓的黑咖啡，强迫自己看进去，还好，总算是平复了凌乱烦躁的心绪。

深夜，肖家的复式楼里寂静无声，肖母在送上来一碗海参粥后，就去休息了，肖子恒在图纸上最后审核着。丁……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肖子恒的心蓦然一颤，伸手接起分机，耿天磊的声音冰冷而急躁：“你给我马上过来，天瑶自杀了，现正在医院里抢救……”

电话从手中脱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肖子恒傻傻地坐在那里，心猛烈地跳动着，仿佛要从胸口撞出来，片刻他又猛然惊醒，快速下楼，拿起外套和车钥匙，往外急步而去。

第十七章 是怨是缘终定数

肖子恒猛地抬起头直视着眼前的男人，这番话听得他十分刺耳，本来忏悔的心此时却深深地反感起来。他不悦地挑起眉毛，回视耿天磊的目光渐渐冰冷。

午夜清冷寂静的街道，黑色急速奔驰的车子，肖子恒握住方向盘的手微微地颤抖，胸口堵塞得窒闷。他烦躁地扯开衬衫的两粒扣子，顺手滑下车窗，刺骨的晚风冰凉地划过脸面，刮裂般的疼痛，冷气顺着衣领猛地灌进衣服里，他狠狠地打了个寒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只是想同她分手，而不是想要她的命。

轻握方向盘的手渐渐用力，自己在做什么？竟逼得她以死来结束一切。五年的相伴他对她并不是毫无感情，尽管那不是爱，可是却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情感，是习惯，是亲切，是挚友，是默契。这份特殊的情感活生生地存在于他们之间，谁也磨灭不去，更是忽视不了。他的心愈加愧疚，自己只是想重新走近夕妍，可是为什么就会这么难呢？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他一定不会提出分手。他情愿站在原地，让一切都止步不前。

抢救室外，耿天磊脸色暗沉、目光焦虑，他真的庆幸今天晚上回家得早。父亲执意要留在医院里陪伴母亲，他才得以早些回来。一进家门，保姆陈姨就忧心忡忡地告诉他，天瑶回来后很不正常，眼睛哭得红红的，失魂落魄的样子，一个人关在屋里没有出来过。耿天磊一听很是担心，他敲了她房间的门，居然没人回应，推开虚掩的门，竟看到天瑶安静地躺在床上，无声无息的，那气氛诡异得让他遍体生寒。他快步来到床前，赫然看到床头柜上的空药瓶以及散落在地上的白色药片，这一刻他才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傻妹妹竟然服药自杀了！

站在抢救室的外面耿天磊心情复杂，这样的事儿他压根就没敢告诉母亲，他怕她的心脏会受不了刺激。他来回烦躁地踱着步，这件事

居然与夕妍有关，这怎是一个乱字能了结的？他蓦然停住脚步，凛冽的目光狠狠地扫向匆匆而来的肖子恒。

肖子恒迎视着他的目光，焦急地询问："天瑶怎么样了？"

耿天磊冷冷地注视着他，"你想她怎么样？"

肖子恒的心一痛，"我只想她平安无事。"

耿天磊目光愈现森冷，从西服里抽出一张纸甩了过去，"天瑶跟了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怎么能这样伤害她？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肖子恒的视线随着纸张翩然飘落，心里某种坚持开始松动，慢慢弯下腰拾了起来，心里竟似千斤般的沉重。手指颤抖着展开纸张，娟秀的字体笔锋工整，丝毫不乱，可见她绝望、坚定的心。

子恒：

我走了，这一次我彻底地放了你，让你去追求你的幸福，希望你能真的获得幸福。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想了好久，也没能明了你的心为何如此的残忍。我五年的陪伴和付出都没有换来你的真心对待，却遭到你无情的抛弃，看来是我强求了。

第十七章是怨是缘终定数我承认最初你并不爱我，可是我并不在意，我主动地接近你，甘心情愿地留在你身边，为你竭尽全力地打理公司，悉心照料着你的生活，那都是因为我爱你。我坚信我的爱能得到回报，能换来你的真心对待，可是没想到我等来的是这样的结果。这种结果我无法接受。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自己有多傻，有多天真。我爱的竟是一个冷酷绝情的男人。他无视我的感情，却让我成了最大的笑柄，一个女人在结婚前夕竟被自己的未婚夫绝然抛弃，这是何等的羞辱？我怎么去面对我的父母，面对我周围的一切？

一向没有求过我的你，第一次竟然是求我放了你，放了你去与林夕妍相亲相爱。子恒，你够无情，你怎能这样对待我？我接受不了这

样的现实，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与其这样的生不如死，还不如彻底地放手，真正地放手，成全你们。结束了，一切都彻底地结束了。再见了，我深爱的子恒……

肖子恒伫立在那里，久久无语，眼泪滴落在纸上，模糊了字迹，亦如他的心，被疼痛和悔恨慢慢地侵蚀着，一寸一寸地片片崩析。

耿天磊望着呆怔的他，语气冰冷："她陪了你五年，你竟然忍心逼得她自杀。你对得起天瑶吗？对得起我父母的期待吗？"

肖子恒嘴唇蠕动，无奈地叹息，"我没有想到她会这样，我只是不想再欺骗她。我爱夕妍，这对天瑶不公平，这样的婚姻会害了她。"

耿天磊溢出冷笑，"肖子恒，你捅了她致命的一刀，现在却说这都是为了她好，这说得通吗？你用了五年的时间才搞明白你不爱她，这未免太离谱了吧？你爱夕妍，那你当初又为什么要抛弃她，让她痛苦得不敢再涉足感情？现在你才发现你爱她，不觉得太晚了吗？四年前你伤害了夕妍，四年后又在狠心地伤害着天瑶，你给了她们希望，却又吝啬地不去给她们结果，你就是这么对待爱你的女人的吗？"

肖子恒猛地抬起头直视着眼前的男人，这番话听得他十分刺耳，本来忏悔的心此时却深深地反感起来。他不悦地挑起眉毛，回视耿天磊的目光渐渐冰冷。

两个男人相互对视着，目光冰冷而阴郁。

抢救室的门被推开，医生走出来看了看他们，"病人已脱离危险，建议继续住院观察几天。不过一定要让她注意休息，保持情绪稳定，别再让她受到任何的刺激。"

两个男人都松了口气，协助护士把天瑶推进病房，肖子恒坐在床边怔怔地望着床上的人。此时的天瑶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头发凌乱不堪，早已不复往昔的神采，干练漂亮的女人此时却虚弱得让人怜惜疼爱。肖子恒的眼眶刺痛，心也随之疼痛起来。

耿天磊望着他们轻轻摇头，语气淡漠："这件事不要让两家的老人知道了，他们会担心的，你在这里陪着她，不要再刺激她。肖子恒，

你好自为之吧。”说完，耿天磊走出病房轻掩上门。

肖子恒望着门口，眉头微蹙，转过头来呆呆地望着床上的人，陷入深思。

窗外的天空渐渐泛白，困倦、疲乏阵阵袭来，肖子恒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抬头望向天际。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继续着它既定的生活，无力去改变所有，唯有默默地承受。

床上的女人睫毛颤动，双眸缓缓地睁开。她适应着屋里的光线，视线渐渐清晰。忍着身体的不适，她看清窗前那抹高大熟悉的背影，心里阵阵胀痛，还好她还活着，这一步险棋走得格外惊心，险些要了自己的性命。

肖子恒终于从神游中清醒，他感应似地转身望了过来，看到她柔弱可怜的目光，快步来到床前握住她的手，“天瑶，你可算醒了，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饿了吧？我这就去给你买早餐。”

耿天瑶低垂眼帘，泪水涌了出来，“为什么要救我？与其生不如死地活着，还不如死了干脆。”

肖子恒心痛得无以复加，把她轻拥进怀里，“天瑶，你怎么这么傻，这么轻贱生命呢？”

耿天瑶抱紧他，激动地哭喊了起来：“你让我怎么办？只要我活着，我就无法忍受你的离去，无法忍受你去娶别的女人。我是傻，自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天起，就变成一个只为你活的傻女人，把你当做我生活的全部，现在你不要我了，我的存在已没有任何意义。”

肖子恒眼眶湿润，他轻抚着她的脸，“天瑶，不要这样，不会了，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你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就结婚。”

耿天瑶泪眼蒙胧地望着他，不敢置信地回问他：“子恒，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不是在哄骗我？”

“天瑶，我没有骗你，是真的，我想了一夜，我们还是结婚吧！我们就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吧！”

耿天瑶怔怔地望着他，心里却在狂喜不已，一切如她所愿，终于把他的心拽了回来，子恒终究是她的，谁也抢不走。

耿天瑶自杀的事情还是被耿父知道了，他把肖子恒郑重地找来，两个人在书房里深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把婚期订了下来。肖子恒从书房里出来时表情一片淡然，没有一丝波澜。

就在两家开始筹办婚礼的时候，各大报纸杂志也争相刊登：耿、肖两大商家喜结秦晋之好，肖子恒即将迎娶耿天瑶，好事将近，有人目击二人同往法国订购婚纱……

林夕妍坐在办公室里，手里紧捏着报纸，看着上面醒目的报道，双眸酸涩，心里更是一片凄然，那个让她等他的人，又一次忘记了自己的承诺，还好这一次自己没有陷进去。眼泪顺着脸庞滑落下来，她伸手抹去冰凉。林夕妍，你哭什么？你已经不在乎他了，为什么还要伤心？他要娶的是那个女人，你难道还不死心吗？

内线电话猛然响起，林夕妍快速地擦拭泪水，拿起话筒，宁远的声音一如既往的煦暖温和："小师妹，晚上一起共进晚餐吧?我发现了一个好去处，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菜式。怎么样？拒绝别人的诚意可是不厚道的！"

林夕妍吸了吸鼻子语气轻松："好啊，不过不要去外面了，下班后一起来我家吧，我今天给你露一手，让你尝尝我的拿手好菜。"

宁远的声音雀跃起来："好啊，小师妹，我今天竟有这等口福。下班后你在门口等我，我们一起去超市买菜，就这么说定了。"

电话挂断后，宁远望着手中的话筒，又看了看桌上的报纸，心里轻松了不少，她比他想象中的要坚强，唉，但愿她真的没有事。

第十八章 斜阳别你渐离去

宁远轻拥着她冰冷的身体。这个悲伤的小女人此时仿佛要随风而去，他下意识地收紧怀抱，想把她紧紧地嵌在自己的身体里。

宁远和夕妍从超市里走出来，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放在车的后备厢里，两个人上了车往夕妍家驶去。

车内的夕妍开心地数着手指头，“今天咱们就做四样菜：松鼠桂鱼、椒盐排骨和腰果虾仁，外加一份蚬肉菌陈汤。”

宁远笑意渐浓，“这光听着就够有食欲了，等做出来还不知有多么香呢。看来今晚要大开胃口了，得准备些消化药。”

夕妍笑弯了双眸，“好啊，为了宁师兄的消化着想，饭后所有的清理工作都交给你来做，适量的运动有利于你的健康。”

宁远笑得不以为然，“可以呀！夕妍，如果你天天给我做这些好吃的，我情愿天天到你家洗碗去。”

夕妍轻摇着头，呵呵地笑了起来，“不敢用，我也用不起。”

车子驶进了小区，开到楼下，两个人有说有笑地从车里下来。宁远接过她手里的东西，一起向楼里走去。

肖子恒坐在车里，望着甚为亲密的两个人，准备推开车门的手停了下来。他紧盯着他们，双目一阵刺痛，心里阵阵地酸楚。这段时间他一直心烦意乱，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来找夕妍解释，希望得到她的谅解。可是显然她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丝毫不见情绪低落，竟和那位他并不陌生的男人如此地同进同出，看来她对自己是彻底寒心了。

进了家门，夕妍换了件嫩黄色的家居服，用簪子把长发挽了一个髻。宁远陪着她在厨房里整理食材，他的目光不时地追逐着这个贤惠的小女人，此时她神情怡然手法利落地收拾着桂鱼，刀功甚是熟练，在鱼叶子上直划斜划使鱼肉呈现菱形的小花刀。他的心里泛起阵阵涟漪，和她在一起仅仅是这么静静地相处也是一种欣然的享受。

感觉到他的注视，林夕妍蓦然抬头冲他展颜一笑，如花笑靥隐现一丝得意，“师兄，怎么样？这刀和你平时做手术的刀功效可是一样耶，咱虽然不做手术，但咱的刀法也不错吧？”

宁远忍住笑意调侃着她：“何止不错？简直就是心狠手辣，都没有一块鱼肉是完整的。”

林夕妍刚要说话客厅里却传来手机铃声，她瞪视着宁远，“哎，善良的宁师兄去帮我接一下，看看是谁。”

宁远擦拭了下手，来到客厅拿起茶几上的手机，摁了接听键轻声地询问：“喂？”

“……”

对方沉默着没有说话，僵持了几秒钟后传来嘟嘟的挂断声，宁远奇怪地看了看来电，一个不认识的号码，他摇了摇头，一定是打错了电话。返回厨房后他笑着对夕妍说：“是打错了。”

此时的夕妍已利落地把鱼下锅，小心地舀着热油向鱼尾上烧，“师兄快去客厅看电视吧，这里满是油烟的，别把衣服弄脏了。”

第十八章斜阳别你渐离去宁远并没有离开，在一旁把米饭焖上，又帮着夕妍把其他的食材收拾妥当。这位称职的助手，积极地陪伴在厨师左右，不时地和她打着趣。

一番忙碌后两个人终于对坐在餐桌前，暖色摇曳的灯光，丝制手绣的餐桌布，色香味俱全的三菜一汤，竟营造出精致高雅的浪漫氛围。

林夕妍为宁远注入红酒，两个人执起杯子，相视而笑。夕妍摇了摇头，“还真是不知道这头一杯应该庆祝什么。那就为这美食美酒先干一杯吧。”

夕妍热情地为宁远夹着菜，宁远边品尝边赞不绝口：“没有想到夕妍的厨艺竟这般好，堪比专业的大厨。看来为了我的口福，我要努力早日把你娶进家门。”

夕妍望着吃得香香的宁远有瞬间的怔忡，要说这厨艺好还真是她那位挑剔的婆婆给逼的。她刚毕业就结婚了，那会儿她并不擅长厨艺，有时连菜都切不好，可是肖母却强迫她做饭，苛刻的口味，挖苦与讥讽，让她的厨艺不得不突飞猛进，那会儿她的手常常都是大小口子不断，在身经百战中刀法也日渐熟练。

香甜可口的饭菜，醇香润口的红酒，相谈甚欢的两个人兴致都很高，吃到最后夕妍酒止微醺，面色桃红一片，宁远体贴地让她坐在沙发上休息，为她沏泡了一壶碧螺春。等他把厨房收拾干净出来一看，夕妍早已没了踪影，他找寻到客厅的外阳台，这个小女人正站在那里眺望着远处的夜景。

这个敞开式的外阳台视野通透开阔，铺着未磨光的石米，错落有致的镶嵌式花盆里栽植着观叶植物，昏黄的壁灯下，放着一套白色的休闲小桌椅。夕妍寂寞的身影掩在夜色下尤为娇小柔弱，宁远的心有些微痛，他拿起沙发上的披肩走了出去，轻轻地围在她的身上。

漫天的繁星璀璨，月色甚是撩人，夕妍伫立在栏杆前，眼神深邃而迷离。晚风袭来，她不住地瑟缩，抱紧了肩膀。蓦然身体被温暖所包容，宁远用大披肩裹住了她的身子，她的身体有瞬间的僵硬，随即又软化在他的怀里。

今夜的月色太伤感，撩拨着她敏感脆弱的神经。酒醉、黑暗都让她卸下伪装和防备，此时的她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来救赎她伤痛的心灵。她仰望着浩淼的苍穹，目光仿佛要穿透这层层黑雾，祭奠着她那逝去的爱情。

宁远轻拥着她冰冷的身体。这个悲伤的小女人此时仿佛要随风而去，他下意识地收紧怀抱，想把她紧紧地嵌在自己的身体里。心中的不确定感让他想找寻这一刻的真实，他的嘴唇轻触她的锁骨，试图温暖着她冰凉的身体，炽热的吻顺着瘦弱的肩膀滑过莹白的玉颈游移到耳垂处。夕妍微醺的脑袋开始眩晕，她瘫软在他的怀里，身子被轻柔地转了过来。她雾蒙蒙的黑眸迷茫地望着宁远，宁远被这双雾霭的水

目吸了进去，炽热的吻终于覆在冰凉的菱唇上，辗转吮吸，温柔而怜惜。

楼下的黑色奔驰车里，肖子恒震惊地望着这一幕。这一晚上他都在车里没有离去，看到他二人进去之后，就在车里吞云吐雾。曾忍不住打了一个电话，可是接电话的人却是宁远。他郁闷地坐在车里，感觉不到饥饿，感觉不到困倦，感觉到的唯有深深的自责和心痛。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看到那敞开式的凉台上出现了一抹熟悉的倩影。她呆怔地望着天际，试图在找寻着什么，迷茫而孤寂。他的心又开始跳动起来，他心疼地仰望着她，那样孤伶的身影让他有种想把她拥进怀里的冲动。这一刻他想温暖她，不再让她彷徨害怕。

可是就在这时，宁远出现了，他看着他把她轻拥进怀里，两个人依偎在月色下，仿佛是契约千年的恋人，美好地与月色相融相伴。他呆怔地望着他们，直到他们拥吻在一起，肖子恒的心砰的一声，轰然炸裂，锥心的疼痛蔓延到四肢百骸。他把头深埋在手臂里，手指紧紧地扣住方向盘，额头青筋隐现。

宁远终于放开怀里的佳人。微醺的夕妍此时醉意更浓，俏脸早已娇羞一片，几缕凌乱的秀发拂落在颊旁，更添了柔媚魅人的韵味。她错开他的注视，纤手无措地缠绕着衣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宁远的双目酝满了宠溺的笑容，他把她重新拉入怀里，语气低缓而温和：“刚才的一切太美好，美好得让我害怕，怕自己抓不牢，这一刻我真想永远地留住你。夕妍，不要再逃避，你让我踏实心安好不好……”

低磁的嗓音如流水般潺潺涌动，温润如玉的男人深情地表白着，可是遗憾的是，宁远后知后觉地发现怀里的小女人竟把他难得鼓起勇气说的情话当成了催眠曲——他心爱的小师妹竟已沉沉地进入梦乡。他轻声地叹息，伸手把她打横抱进怀里，走进卧室轻柔地放在床上，为她盖好被子注视良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此时的耿天瑶正在肖子恒的房间里整理着东西，这件屋子明天就要重新装修。她把衣柜里的东西一件件地整理出来，蓦然柜底的一角

露出个墨绿色的锦锻盒子。这个盒子她从没有看见过，她好奇地取出来，小心地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翻开查看。渐渐地，她的目光冰冷，脸色也惨白起来。

陌生的盒子里面一张张的都是肖子恒与林夕妍的合影，亲密依偎的两个人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相册底下有数封见证爱情的情书和温馨传情的小卡片，上面句句都在倾诉着他们之间的相思之苦与美好的爱恋之情。盒子的角落里竟还静静地躺着一对精致的钻戒，那璀璨的亮度足已闪了她的眼，也痛了她的心。这一刻她才明了这肖子恒对林夕妍的感情有多深，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她，没有，从来没有。表面上这肖子恒看似云淡风轻地淡漠一切，似乎已忘记过去，可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

她强忍住自己内心的愤恨，遏制着想把这些东西尽数毁灭的冲动，她颤抖着双手，把东西原封不动地一件件放回原处，最后盖好盒子，关上衣柜的门。

看来一切都未结束，这个女人还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耿天瑶的眼中划过一丝狠戾，林夕妍你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不消失在这个城市，回到你该去的地方？

第十九章跌碎了谁的思念

吃饱饭的两个人从饭店里走出来，坐进车里，各怀心思。两个人都在想着对方刚刚所指的期待是什么。

自从那天以后，林夕妍和宁远之间的关系微妙起来，一如往昔的微笑与交谈，却让人的心里有些许的慌乱和不安。夕妍绝口不提那个暧昧情动的夜晚，在努力保持着彼此最后的心理防线。

想着粉饰太平的林夕妍却意外地收到一份请帖，那烫金的大字刺痛了她的双眼。她眉头紧蹙着看着它，这一定是那位继任肖太太的杰作，在向她炫耀着她的胜利。她手指捏着请帖，心绪翻滚：林夕妍你越是退缩越是被动，你应该站出来，勇敢地面对这一切。沉思良久，

夕妍终于舒展笑颜：很好，耿天瑶，既然你敢邀请，那么我自会欣然前往。

下班后，林夕妍走出医院大门，沿着路往家走去，刚一转弯，就看到远处那辆超炫的香槟金色迈巴赫张扬地停在路边，身着V领横纹喀什米尔线衫的耿天磊正靠在车旁慵懒地吸着烟。夕妍的心蓦然一跳，下意识地掉头往回走去。这时一辆摩托车凭空出现在夕妍的前方，向她飞速地直撞过来。夕妍有瞬间的茫然，脚下像灌了铅似的动不了步。望着那越来越近的摩托车，她心跳快得要冲出胸口。就在这千分之一秒，她被人用力地扯入怀抱，极速的车子擦身而过，她惊魂未定地被人抱在怀里完全不知状况。温热的手掌安抚着她的后背，她终于找回知觉，猛然抬起头，惊恐地看?救她的男人。耿天磊的声音焦急而烦躁，“女人，你走路不看车吗？车冲过来，你为什么不躲？”

林夕妍想扯出个微笑，可是没有成功，面部僵硬得早已麻木。她仿佛想到什么，一个想法在她的脑海里一闪而逝，她想抓住却又找不到任何的头绪，她挣脱了他的怀抱，四处转圈地找寻着那辆肇事的摩托车，可是周围依旧是人来人往，那辆车却早已无踪迹可寻。

耿天磊看着迷惑不已的她，轻叹了口气，“傻女人，车子早就跑了，他还会停在这里等你找他吗？”

林夕妍回过头来有些生气地瞪着耿天磊，这才发现他的手背刮破了皮，正在往外渗着血。她急忙走回来扶住他的手，“对不起，耿先生，连累你受伤了，快随我回医院处理一下吧。”

耿天磊取出个手帕递给她，语气很是轻松：“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点小伤不用处理，你帮我暂时系一下止止血就行了。怎么，心疼我了？”

林夕妍麻利地给他包扎着伤口，抬头询问：“你怎么跑医院来了？有什么事吗？”

耿天磊嘴角邪魅地勾起，“还不是为了见你？打你电话，你不冷不热的，我这不亲自来请你共进晚餐吗？谁知却看到你差点儿被车撞。

夕妍，下次一定要小心些，你说这要是被撞着了，最好的状况也得在医院里躺他个三五个月呀。”

林夕妍可算找回了笑容，语气温柔起来：“我知道了，今天多亏了你。这样吧！我请你共进晚餐，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不过既然是我请，地方就由我来定哟。”

第十九章 跌碎了谁的思念

耿天磊溢出爽朗的笑声，“女人，你怕我宰你不成？好，难得夕妍能主动请我，我自是求之不得，走吧，车在那边。”

两个人走到迈巴赫车前，耿天磊绅士地为她打开车门，夕妍低身坐进车里。耿天磊无视周围探究的目光，启动车子平稳地开了出去。夕妍从窗外收回视线，诚恳地提议：“耿先生，麻烦你下次来不要开这么招摇的车子，太过炫耀的东西反而会给你带来不便。”

耿天磊嘴角上扬，“我可以理解为，你是在邀请我下一次的约会吗？”

夕妍不满地白了他一眼，“哎，你能不能不这么自负？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很让人受不了吗？”

耿天磊哈哈大笑起来，“我的理解可是不同，这叫做自信。男人不自信，那还是男人吗？夕妍，慢慢习惯吧，时间长了你自会受得了的。”

夕妍瞪着他不再说话，她发现在他身上是占不到一丝便宜的，继续理论下去只会是自寻烦恼。

耿天磊在夕妍的引领下把车子停在一个小火锅饭店门前，他皱了皱眉头，“你确定这地方的东西好吃？”

夕妍嫣然一笑，“当然好吃了，不比那些海参鲍鱼差。下车吧，大少爷，今天让你感受下平民的乐趣。”

耿天磊释然一笑，跟随在夕妍后面走进店里，这才发现虽然这个店门脸不大，可是里面却清洁宽敞，装修雅致。两个人来到角落的座位坐好，夕妍询问：“耿先生，能吃辣的吗？”

某男无所谓地耸耸肩，“什么都可以，你喜欢吃就成。”

夕妍想了想还是好心地点了鸳鸯锅，又点了羊肉、基围虾、金针菇、蚬子、鱼丸、海带等菜品。某人刚为她受了伤，她着实不忍心戏

弄他。服务员利落地把点的菜品上齐，夕妍笑意盈盈地往锅里面下着肉和菜。

“来，我给你配些调料。”夕妍看他没有动筷的意思，想着他的手坏了不太方便，只好好人做到底，帮他调配了蘸料，又好心地给他的盘子里夹了煮熟的金针蘑和蔬菜，像哄孩子似的对他说：“吃呀!多吃些蔬菜和菌类对你的病情有益。”

耿天磊深情地望着她，这一刻的她是多么的温柔体贴，竟让他的心异样的柔软甜蜜。

夕妍伸出纤指在他的眼前晃了晃，“耿先生，要你来吃饭的，你光看着我能看饱吗？”

耿天磊笑起来，“我刚刚才发现你还有那么温柔的一面，在我的印象里你可是个坏脾气的女人啊。”

“知道我脾气坏，那以后可要和我保持距离，最好是退避三舍。”夕妍调侃着他。

“距离就免了吧，你现在已经把我推得够远的了。你的脾气可以再坏些，这样让觊觎你的男人们都避你远远的，我就更放心了。”某男终于拿起筷子开始吃菜。

这家火锅店的生意很是红火，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座无虚席了，耿天磊越吃越觉得味道可口，他不再顾忌，放开胃口大吃了起来。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耿天磊注视着对面的夕妍，这女人嗜辣如命，小嘴唇被麻得红通通的，还不时地用丁香小舌舔着发辣的红唇。耿天磊在内心感叹：这个小女人天生性感妩媚，自己还不自知，还好是自己陪她一起来的，否则她这不是在诱惑男人吗?

终于吃得差不多了，夕妍喝了口茶，才一本正经地对耿天磊说：“你妹妹给我发了请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我想了又想还是请你做我那天的男伴吧，有熟悉的人陪总比陌生的人要好。”

耿天磊不确定地望着她，“你确定你要去参加？夕妍，不要自寻烦恼，勉强自己做什么？”

林夕妍笑靥如花，“一点也不勉强，你要是为难，我找别人。”

耿天磊身子靠向椅背，目光中溢满了玩味，“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全程做夕妍的护花使者。这几天，我会有礼物送给你，到时你查收一下就可以了。说实话本来那婚礼我觉得很是无趣，可是现在我倒觉得这婚礼很让人期待了。”

夕妍淡然一笑，“你期待什么？你以为我会去做什么吗？”

耿天磊摇了摇头，语气笃定：“不是你，而是他们，你的出席一定会让很多人意外的。我倒是想看看别人看到你时都是什么表情，尤其是我那个未来的妹夫。”

夕妍望着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男人，唇角不断地上扬，“好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个盛大的婚宴吧！”

吃饱饭的两个人从饭店里走出来，坐进车里，各怀心思。两个人都在想着对方刚刚所指的期待是什么。车子很快就到了夕妍家楼下，临分别时，两个人竟相视而笑，不言而喻，关系莫名地拉近了不少。夕妍望着离去的迈巴赫，轻轻低喃：“这个男人看来还不错，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一周后，耿天磊的礼物如期送到，夕妍打开这个包装精美的礼盒，竟发现是一件Dior的晚礼服。她不得不佩服他的细心，自己正在苦恼穿什么去参加这个盛大的婚宴，今天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五月底天气炎热起来，人们都褪去了厚重的春装，女人们穿着五彩斑斓的衣裙，更是这夏天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肖、耿两家盛大的婚礼如期举行，尽管两家尽量地低调行事，可当天的婚礼还是备受瞩目，宾客如云。婚宴设在当地顶级的度假酒店里，整个欧式风格的宴会厅，此时衣香鬓影，桄筹交错，喜乐喧天。

林夕妍在耿天磊的陪同下步入酒店，引来周围人的频频注目。此时的夕妍长裙曳地、略施粉黛，精致无暇的妆容让本来就漂亮的夕妍更平添了七分妩媚三分韵味。白藕似的手臂从容地挽在耿天磊的臂腕内，柔软的云发松松地挽了一个鬓，着了一身茶金色的晚礼服，背后

深挖的V字型，毫不吝啬地露出完美无瑕的背部，耳朵上一对流光溢彩的琉璃坠子，随着她妩媚的风情，不停地摇晃着，晃到了肖子恒的眼，也晃进了他的心。

站在宴会厅门旁迎接宾客的肖子恒难掩眼中的惊艳和错愕，他呆呆地望着夕妍，怎么也没有预料到她会出现在自己的婚礼上，而且还是盛装前往。

望着走到眼前的林夕妍，耿天瑶同样是相当的震惊，她给她请帖是为了羞辱她，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向来和此种场合绝不搭调的女人竟会欣然前来参加他们的婚宴。一时间气氛尴尬，有些冷场，夕妍望着呆怔的二人首先粲然一笑，“恭喜二位，祝你们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第二十章 乱心被什么蛊惑

第二十一章 目光似月色寂寞

耿天瑶目光直直地望向肖子恒，内心翻涌的疼痛让她丧失了语言能力，嘴唇不住地抖动，双眸氤氲，哀怨的目光直射肖子恒的心脏。

林夕妍看起来一直若无其事，双眸波澜不惊，神情怡然。耿天磊望着她，心里感叹着这个小女人到底有多坚强。这种场合她居然都能毫无感触，依旧是面无异色，轻松勾起的柔唇抿着柔和的微笑，状似婚宴的一切都与她毫不相干，她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宾客。可是他的心为什么会这样难受？他就是能感触到她此时的心在流血，狠狠地，一点一滴地，耗尽着她最后的那缕温情。

夕妍微抿了口酒，好笑地瞟了他一眼，“看什么？想在我的脸上找到悲伤的痕迹吗？耿先生，失望了吧？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怨妇一样，揪住过去的感情没完没了地哀怨。”

耿天磊嘴角弯起优雅的弧度，“夕妍，尽管你隐藏得很好，可就是因为你表现得过于平静了，才暴露了你的心绪。如果一个人脸上过分平静那就代表她内心极不平静。”

“你以为自己是心理医生吗？又开始自以为是了。”夕妍收敛笑容。

“只是感觉而已，我一向能读懂你的心。”某人嘴角的弧度不断扩大。

林夕妍站起身来，轻轻地低笑，“耿先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感多情了？呵呵，你先慢用吧，我要去下洗手间。”

她缓步往偏厅走去，中途却换了个方向来到了旁侧的休息室，推开门，里面正有几个小孩子在开心地跑来跑去，沙发上坐着几位女士在闲聊。她关上门没有进去，而是缓步来到走廊尽头的拱形玻璃窗前，上面开启的气窗迎面吹来丝丝缕缕的夜风，冰凉如水地轻刷着她的脸颊，平复着她浮躁不安的心。空朦的黑瞳穿过夜色的雾霭仰视着天空，一抹残月撩开她思绪的浮纱。

还好不是很痛，只不过是最后的余痛，不足致伤，却扰得她浮躁不安。看来她执着的不是他们曾经的那份爱，而是那份蚀骨锥心的痛，伤愈过后唯留下了一丝丝的不甘，她不甘也不愿就这样抹杀了最后的痕迹……

肖子恒慢慢地走近她，高大圆拱的玻璃窗前那抹娇小的身影异常的孤冷索寞，让人揪得心痛。他扶住她瘦弱的肩膀，闷了许久的话终于溢出口："小妍，对不起。"

林夕妍的身子一怔，随即转过身来。她深深地凝视着这张熟悉的面孔，竟有些情动，她意外地勾起一抹温柔至极的笑容，"子恒，你幸福吗？你真的爱她吗？"

肖子恒双眸尽现痛苦之色，缓缓地摇头，"我爱的人一直是你，小妍，自从你离开后，我就从未幸福过。我爱的人明明是你，却不能和你在一起，总是伤害着你，对不起。"

林夕妍双眸溢满了柔情，轻柔地低语："好，我相信你是真的爱我，子恒，你现在就进去对大家说，取消这场婚礼。"

肖子恒如遭雷击地站在那里，深眸里痛苦挣扎着，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他终于拥她入怀，"小妍，你真的需要我这么做吗？如果你坚持，我一定……"

林夕妍温情涌动，她伸出手附在他的唇上，止住了他的话语，身子前倾，菱唇贴在他的耳旁，很是亲密，温香的气息撩拨着肖子恒本来就情动的心，"需要，当然需要。子恒，你的新娘就站在你的身后，你说我需不需要你的配合呢？"

第二十一章目光似月色寂寞林夕妍站直身子，巧笑倩兮，语气轻松："子恒，你有这个心，我就知足了。我怎能忍心让你难做呢？看来这个夜晚的确令人难忘，我先进去了，你也继续去配合新娘演完这场婚礼吧。"

林夕妍绕过他向前走去，来到耿天遥的面前，停住脚步，神情悲怜地望着她，"原来你努力了四年的感情不过如此，怎么样？刚才的感

觉一定很好吧？这就是我今晚送给你的大礼。”

耿天瑶目光直直地望向肖子恒，内心翻涌的疼痛让她丧失了语言能力，嘴唇不住地抖动，双眸氤氲，哀怨的目光直射肖子恒的心脏。林夕妍看着他们二人，遗憾地摇了摇头，不再停留，优雅地转身离去。

再次返回宴会厅的肖子恒心情明显异常低落，对着宾客的祝福酒来者不拒，数杯黄汤下肚，人已微显醉态。他哪里是在品酒，分明是在品味着自己心里那份酸涩消愁的苦痛。旁侧的新娘脸上尽显不悦，勉强应付着场面。好在婚宴已接近尾声，大家酒饱饭足后都在热络地闲聊着，有的则已经告辞离开，并没有太多人注意他们。

耿天磊意味不明地望着夕妍，“你用了什么魔法，让他们二人如此的失态？夕妍，看来是我低估了你的影响力呀。”

林夕妍淡然一笑，“魔法谈不上，我何来这份荣幸能影响新娘新郎的感情呀？看来还是他们自己有问题，虚假的感情营造了无聊的婚宴。”

夕妍忽然没了参与的兴致，她有些疲惫地拿起手包站了起来，“对不起，耿先生，我有些累了，先走一步了。”

耿天磊握住她的手臂，也站了起来，“等一下，夕妍，我送你回去。”

夕妍望着他认真的表情，也不再推迟，任由他拥着一起往外走去。走到门口时，不可避免地遇见正在恭送宾客的新娘新郎，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耿天瑶怒视着夕妍，尽力维持的笑容终于被瓦解撕毁。

夕妍很是无辜地望着她，竟舒展了个开心至极的笑容。肖子恒有些微醺的深眸胶着夕妍甜美的笑颜，竟让他仿佛回到两个人最初的相遇，那个有着甜美笑容、青春娇媚的女人。微醉的大脑开始混沌，他忍不住伸出手来想要留住这一刻记忆中的笑容。手指刚要触及夕妍的脸，就被耿天磊挡了下来，他用力地握着子恒的手，眉头紧蹙，“子

恒，从今天起，我的好妹妹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疼爱她，不要欺负她。”

肖子恒的双眸愈现冰冷，脸上露出不耐，危险的气息让耿天瑶蓦然一惊，她可不希望这两个男人出什么状况。她挡在肖子恒面前，扯出个笑容，“不会的，哥哥。子恒一向疼我，怎么舍得欺负我？”

夕妍忽然觉得这个耿天瑶很累，伪装的快乐，连她这个看者都累，她轻挽耿天磊的胳膊，低柔地说了声：“我们走吧，我真的累了。”耿天磊冰山似的脸终于松动，不再理肖子恒，和夕妍相挽离去。肖子恒望着他们，手指紧握成拳，手背上的青筋直跳，目光一瞬不瞬地望着远去的佳人……

走出酒店，夜风猛然袭来，夕妍禁不住打了个寒颤，耿天磊快速地脱下西服披在她的身上。直到坐进车里，夕妍的鼻息还被薄荷的清爽味充溢着，她的心一热，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她靠在那里闭目养神。耿天磊目光不时地瞟向她，他看得出她是真的累了。车子终于开进她家的小区停在楼下，夕妍从浅睡中苏醒过来，她发现某人正专注地凝视着她，她脸一红，把衣服还给耿天磊，“耿先生，谢谢你今晚这么细心地照顾我，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

夕妍的手刚要推车门，身子却被从后面拥进一个温暖的怀抱，耿天磊特有的男人气息撩拨着她稚嫩的耳根，“夕妍，做我的女人吧？忘记过去，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

男人炽热的胸膛隔着单薄的衬衫紧贴在夕妍光滑裸露的肌肤上，薄唇轻触她的耳垂，一股酸胀的疼痛感瞬间流窜到她的四肢百骸。她力持镇定，颤抖着拿掉他的手，推开车门，没有回头，语气淡定：“耿先生，夜深了，你还是请回吧。”说完下了车疾步向楼里走去。

耿天磊望着她匆匆的背影，薄唇溢出苦笑，今夜远望着她和肖子恒拥抱在一起，他的心竟然会痛，无法忍受的疼痛，他知道这一次他真的陷落进去了，陷得心甘情愿，陷得彻底干脆。

回到家中，夕妍冲泡了个热水澡，温热的水流浸泡着她冰凉的身体，让她莫名地温暖和慰藉。她把身子都沉入水中，直到不能呼吸，才从浴缸里钻出来。她站在镜子前慢慢地梳理着长发，热气氤氲的镜面模糊不清，纤细的手指重重地抹去模糊的痕迹，面孔终于清晰。里面的女人，脸色红润，黑发柔顺地倾泻在骨感的肩膀上。她突然伸手认真地擦拭着镜面，直到全部清晰可见才终于露出微笑。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不再有任何痕迹，那回忆的味道已在空气中散尽湮灭。

装饰华丽的新房里，新娘正痛心地目视着酒醉的新郎。这是她的新婚之夜，可是她的新郎却喝得酩酊大醉，让她在这最特别的夜晚独守这份难耐的寂寞。忽然，肖子恒的眉头愈蹙愈紧，耿天瑶心疼得伸手轻抚着他的脸，“子恒，哪里不舒服？”

肖子恒紧闭双眸，手却紧紧地拽住她的手，嘴里呓语着：“小妍，不要走，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

耿天瑶的胸口一滞，锥心的疼痛顺着血液充溢着全身每一个角落，她挣脱开他的手，下床拿起手机走向阳台，接通后激动地说着什么。过了好久，她才走进房间，重重地倒在床上，一夜了无困意。

第二十二章 爱如生命般莫测

肖子恒听着母亲的话，望着上面那熟悉的隽秀字迹，眼眶发酸，他知道这个女人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他了。

早上第一缕晨曦从纱缦的缝隙中折射进来，柔和地倾洒在肖子恒的脸上。他头痛欲裂地睁开双眼，微眯着看了看旁侧，卧室里此时只剩下他一个人，混沌的大脑渐渐清醒，眼球慢慢转动打量着这间既熟悉又陌生的房间。喜庆的装点、高贵典雅的装饰，都在时刻提醒他，他已经结婚了。脑海里蓦然划过婚宴上的情景，夕妍那酝满落寞忧伤的眸子就这样呈现在他眼前，重重的叹息溢出口来，心尖蔓过苦涩，看来他和小妍之间的一切真的结束了。

房门被轻轻推开，耿天瑶走了进来。她望着早已醒来的肖子恒温柔地一笑，“头痛了吧？来，喝杯蜂蜜水，解解酒气。”

肖子恒被这抹温柔暖心的笑容触动，坐了起来接过杯子仰头灌入口中。天瑶是体贴入微的，这蜂蜜水温温的、甜甜的，滑入口内不但湿润了他干涩的嗓子，也润泽了他木然的心。

他的目光扫向墙上的钟，“我们还要赶飞机，别误点了。”

耿天瑶接过杯子，“还早，你的胃不好，我们吃完早餐再走。”

肖子恒振作起精神，走进浴室快速地洗漱，步下楼来肖母和耿天瑶已经等候在餐桌前。一家人温馨地吃着早餐，肖母笑得尤为开心，她望着他们的神情尽显关爱，“这次去度蜜月好好地放松一下，多玩些日子，别总惦记着公司。”

肖子恒对于母亲的话置若罔闻，没有任何反应，脸上更是没有一丝新婚度蜜月应有的喜悦。耿天瑶心里尽管很不是滋味，但还是装作开心的样子微笑着回复肖母：“妈，我们知道了，公司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安排妥当，这次一定会多玩些日子，让子恒好好地休息。”

说着，耿天瑶又给肖子恒体贴地添了碗汤。肖母望着这样懂事的天瑶，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饭后两个人拎着简单的行李坐着公司的车子去了机场，几番周转后终于坐上了飞往马累的飞机。在飞机的头等舱里，肖子恒透过玻璃俯瞰窗外，飞机平稳地在云雾中穿行，碧空晴朗，云朵飘飘。绵软的白云宛如数抹浓浅不一、厚薄不均的纱缦，飘浮在蔚蓝色的天际。在这九千多米的高空，他终于不再压抑自己，凄楚萦怀任思绪翻飞。

往昔的一幕幕划过他的脑海，曾几何时他与夕妍也是耳鬓厮磨、相濡以沫。小鸟依人的夕妍更如阳光一般照亮了他的生活，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如胶似漆、恩爱有加。又几何时，他们两个人都忙于事业，疏于沟通，感情慢慢转淡。肖子恒每天忙碌到深夜才回家，而夕妍作为一名普通的住院医师，也是常常值夜班。夫妻俩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矛盾也越来越大，后来在师兄的问题上，两个人终于有了大的嫌隙，大吵了一顿直接导致彼此关系紧张而疏离。尽管如此，他们两人还是尽量地小心维护着他们的婚姻，珍惜彼此最后的感情。肖子恒的心蓦然一缩，如果没有那一晚，是不是这一切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这种地步?

第二十二章爱如生命般莫测事业正处在爬坡阶段的肖子恒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大的合作项目，当天晚上在城中四海宴酒店贵宾厅里款待深圳的合作伙伴。那晚肖子恒协同耿天瑶一起参加了晚宴，大家席间开怀畅饮，相谈甚欢，杯来箸往间肖子恒醉意渐浓。

饭后，意犹未尽的男人们又去了城中最豪华的夜总会继续消遣。等到午夜曲终人散时，肖子恒已经是酩酊大醉。耿天瑶在肖子恒的关照下没有喝太多的酒，最后她把子恒送回了家。

一切都仿佛顺理成章，连着两周夕妍都在值夜班，再加上两个人正在冷战期，已经好久没有在一起了，所以这场欢爱雨洒得很是及时。酒醉的肖子恒对于火热润滑的女人身体自是热情地回应，两个人畅快淋漓尽享鱼水之欢后相拥而睡。翌日早上肖子恒从宿醉中苏醒才惊觉自己身边熟睡的女人竟是耿天瑶，他们两个人正赤身裸体地拥抱在一起。他震惊地坐起来，目光赫然对上浅色床单上那一抹重彩的殷

红，它就这样重重地刻在他的心头。他慌恐无措地呆坐在那里。卧室的门被人轻缓地推开，疲惫归来的林夕妍有瞬间的惊怔，杏眼蓦然睁大，不可思议地望着他们。他永远也忘不了她双眸中蕴酝的绝望和痛苦，失魂落魄的夕妍伤心地转身离去，等他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追出去，她早已没有了踪影。

他颓然地返回卧室，望着尚未苏醒的耿天瑶，他努力地拼凑着昨夜欢情的记忆，可是空白的大脑却没有给他任何想要的答案。他的心愈加愧疚，他愧对夕妍，他违背了自己当初对她的承诺。他又愧对天瑶，他竟坏了她的清白。醒来后的耿天瑶梨花带雨不知所措地望着肖子恒，这让本就愧疚的他愈加后悔不已。

可是那段日子他太忙了，夕妍拒绝回家，借住了朋友的房子。他去过一次，可是她没有给他开门。紧接着公司期盼的合作项目正式启动，他又匆忙地飞去了深圳，这期间他给夕妍打了很多的电话，都被她毫不犹豫地挂断。等他再次回来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儿了。下了飞机，尽管夜深露重，他还是不顾辛劳地去找她，结果却让他看到最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夕妍深更半夜的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望着那扇窗户，他还在期盼着她和师兄并不会如他所想的那样，是他自己多心了，可是最后却让他大失所望。他坐在车里等了一夜，夕妍和那个男人却再也没有出来过。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等待他的母亲却递给他一份离婚协议书。母亲清晰地告诉他，他不在家的时候，他的好媳妇竟带了个男人回来声言要同他离婚，知道他不在后留下了这个离婚协议书，她已经在上面签了字。并且这段时间母亲找过她数次好言劝她回家，可是都被她强硬地拒绝了。

肖子恒听着母亲的话，望着上面那熟悉的隽秀字迹，眼眶发酸，他知道这个女人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他了。曾经她否认与师兄的暧昧关系，可是现在却是毫无避忌，迫不及待地要投入那个男人的怀抱。

尽管如此，肖子恒还在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他在徘徊，在犹豫，可是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却知道了一件让他彻底失望的事情。他望着母亲拿来的资料，才知道他的好妻子居然背着他考取了研究生。这读研至少三年，这个考试也是年初的事情，她居然从没有与他商量过。他知道以她的认真钻研劲儿，通过这种考试并不是件难事，那么她就是早有打算离开这个家了，一走就是三年，扔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她还真是够狠心够绝情。

在肖子恒看来，自己创业这么艰难、这么辛苦，每天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作为妻子的不关心、不体谅、不参与、不分担也就罢了，反而要狠心地一走三年，这是何等的无情和过分？如果说亲眼目睹她和那个男人步入房间让他失望厌弃的话，那么这个隐瞒的三年离别就是让他彻底地绝望了。

就这样，肖子恒没有再去找过林夕妍，也没有再给她打过电话，连离婚都是委托律师全权处理的。这段短暂的心痛的婚姻就这样彻底地结束了。

身上一沉，耿天瑶体贴地为他盖上薄毯。肖子恒从回忆中惊醒，他没有睁开眼睛，心累至极的他深深地睡了过去。

晚上两个人终于抵达了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走下飞机，迎面吹来潮湿温热的海风，他们牵着手走在洁净的白沙路上，耿天瑶的脸上终于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第二十三章 挡不住爱的烦恼

耿天磊站住脚步，莫名地感受到一种悲哀，这个他一直关心疼爱的小妹妹竟然变得如此懂事、妥协。他没有想到在她嬉笑撒娇的背后，竟是这么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婚姻。

在帝都酒店豪华的VIP包房里，耿天磊和朋友们正吃着饭，难得这种场合谁也没有带女伴，自是肆无忌惮地说笑着。

坐在身旁的发小原彬此时正面带得意地说着他那位最新女友，人气颇高的某某当红主持人是怎么被他给攻陷的。哥儿们自是哄笑着插科打诨，唯有耿天磊笑而不语若有所思。

原彬很是奇怪地斜睨着这位发小，不满的视线扫过他未动的酒杯，“天磊，你今天怎么转性玩起深沉了，最近又是滴酒不沾的，是不是交了位白衣天使就听话地爱护起身体来了？”

对面的冉东也趁机嘲弄他，“就他那天小心翼翼的样儿，对那女人是捧在手里怕掉了、放在嘴里怕化了，把我们这一帮哥儿们扔在一边不管，殷勤地做那医生妹妹的护花使者，你们说说这人是不是忒不讲究了，绝对的重色轻友？”

耿天磊笑意渐浓，眸光更是不以为然地扫视一周，“你们都讲究？要是老天摆在你们面前一朵花和一把草，你倒是看看自己更喜欢哪一个？”

原彬收敛笑容用力地给了他一拳，“你小子少贫了，那天的妹妹看上去正正经经的就是一个良家妇女。别哪一天她认清了你的真面目把你给甩了，到时候你就发现这一把草有多珍贵了。”

冉东嬉笑着摇头，“彬子，你几时看见过他被甩？向来都是他甩别人的。我说天磊，现在是小花不让你喝酒，你就听话地忌了，这要是小花说吃饭有害健康，你是不是也绝食啊？”

“哈哈……”包房内哄笑一团，众人都落井下石地嘲讽这位重色轻友的发小。

正说笑间原彬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他看了看来电蹙起眉头不情愿地接听，片刻便把手机甩在桌上，无奈地对耿天磊耸耸肩，“护花使者，快去吧！原鸣马上就到，非要你去门口接她。”

耿天磊不逊地挑起眉头，语气尽是调侃，“你妹妹来为什么要我去接呀？我又不是你们家的迎宾小姐，自己的妹妹自己接去！”

原彬笑得尤为没心没肺，“她不是喜欢你吗？要不是你小子长得跟孔雀似的太花哨，你以为我那眼高于顶的妹妹能看上你呀？”

原彬讨好地为耿天磊的茶杯里斟满茶，“我知道你没意思，不过为了哥儿们耳根子能清静些，你快去应付一下，最好直接把她送回家去，过阵子她就出国留学去了，我们就都能消停了。”

第二十三章挡不住爱的烦恼耿天磊眼风低飞，指关节漫不经心地轻扣着桌面，薄唇抿起不屑，“一定又是你小子惹什么麻烦了，这原鸣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没事她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原彬笑着拉起耿天磊，半搂着他把他推出门外，“行了，行了，不要在这里说教了，快去帮兄弟把她劝回家，别让她再来烦我。”

耿天磊站在门外真是有些哭笑不得，他怒瞪着好友，“我警告你，彬子，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原彬眸中噙满得逞的笑，双手却利落地关上门，把某人毫不客气地隔绝在门外。

耿天磊只好移步向楼梯走去。说起这个原鸣从小就是一个粘豆包，特爱粘着他。不过他还真是把她当做妹妹看待，连他自己都奇怪，相比较于素称“乖乖女”的耿天瑶，这位一口一个天磊哥哥的原鸣倒更像是他的亲妹妹。

步下楼梯的耿天磊向酒店门口方向走去，懒散的眸光随意地扫过颇为热闹的大厅，男人行进的脚步蓦然停止，他很意外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拒绝他多次邀请，今晚更是说自己值夜班的林医生，此时正坐在大厅临窗的位置，与一位儒雅斯文的男人开心地吃着饭。

远远地望过去两人的关系甚为亲密，耿天磊的眸光渐渐冰冻，这个男人与林夕妍的关系非同一般，光是那份自然流露出来的默契就不是短时间内能培养出来的。

耿天磊的心情顿感落寞，早已忘记了自己出来的目的，犀利的目光直盯着正说笑用餐的夕妍。

表情冰冷的男人突然肩头被人重重地一拍，他转过身来，一张如花的笑颜正靠近他的脸，探究的目光随着他的视线到处寻找，“天磊哥哥，我让你出来接我，你居然站在这里发呆，是不是发现了漂亮妹妹迈不动步了？”

耿天磊扬起笑容，手指不客气地点着来者的额头，“呆你个头啊！鸣鸣，你说你多大了，每次来还高调地让我接你，你累不累啊？知情的人会认为我这是在照顾你，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是在追你呢！”

原鸣翘起唇角故作亲密地挽起他的手臂，“只要天磊哥哥不介意，我愿意被你追一辈子。”

耿天磊赶紧拿开她的手，“鸣鸣，你还是快些找个婆家吧！我乐不得要把这份殊荣移交给那位未来的妹夫，让他接管你。”

原鸣完全过滤他的话，笑嘻嘻地跟在他的身后言归正传，“?哥呢？他没有跟你说什么吗？”

耿天磊眸中划过了然，唇角微掀，“彬子是不是又同原伯父吵架了？”

原鸣的笑容消失，微叹了口气，“唉，最近家里给哥哥安排了好几场相亲宴，结果都被他给故意搞砸了。爸爸勃然大怒骂惨了哥哥，他们父子俩在书房里好一顿吵。这不，我哥他又好几天没回家了，所以我妈妈再次派我来当和事老。”

原鸣伸手拉住耿天磊的胳膊，“天磊哥哥，你帮我劝劝我哥，不要总和我父亲对着干。像我们这种家庭，婚姻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吗？要是哪天我也被家里给嫁出去了，你一定要好好地欢送我哦。”

耿天磊站住脚步，莫名地感受到一种悲哀，这个他一直关心疼爱的小妹妹竟然变得如此懂事、妥协。他没有想到在她嬉笑撒娇的背后，竟是这么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婚姻。

耿天磊抬手在这张娃娃脸的脑门上弹了个脑瓜嘣，“傻姑娘，怎么会这么想？你完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的，既让家里开心，又能让自己满意。鸣鸣，不要这么悲观，等着天磊哥哥给你介绍个好男人。”

原鸣灵动的大眼睛立刻弯了起来，恢复了嬉笑的本色，“不用介绍了，我看你就最合适，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勉强别人，你最好是主动喜欢上我，否则我可不考虑你哦。”

耿天磊的脑海里闪过夕妍的俏脸，酷眸中漫过柔情，“好，太谢谢你了，可千万不要考虑我。”

两个人来到包房的门口，原鸣像小孩子似的伸出小手用力地一握，“这次我们一定要做好哥哥的工作，尽快让他回家去。”

“哈哈……”耿天磊逸出爽朗的笑声，“成，我让他今晚就乖乖地同你回家去。”

林夕妍香香地吃着排骨，这家酒店的蜜汁酱排骨是祖传特制的配方，好吃得很，她几乎每个月都要来光顾几次。

终于，夕妍把自己的胃给填饱了，她擦净唇角啜饮了口茶，望着早已停筷的宁远，“师兄，咱们医院下周去郊游，你被分在第几批啊？”

宁远笑得温和，语气中却难掩失望，“可能都去不了了，下周有两个重要的手术正好排在那几天。这第二批又正好赶上陈大夫婚假，我得替他值班。”

林夕妍幸灾乐祸地勾起唇角，“看来你是去不了了，我们科已经订下来，我被安排在第一批去。听说这一次医院竟破天荒地组织去东郊的海边度假城，这可真是大手笔呀，我决定要拥抱大海，好好地畅游一番。”

宁远忍住笑意好心地提醒她：“你可小心些，就你那技术还真是需要加强，连气都换不好还畅游呢，到时候就在岸边扑腾扑腾就行了。”

林夕妍不满地白了他一眼，“真是小瞧我，这一次我才不当那旱鸭子，我也来个仰泳，好好感受下头顶蓝天、身覆大海的感觉。”

宁远摇摇头，笑着向侍应生打了个手势告其埋单。不愧是大酒店的侍应生，马上训练有素地走过来礼貌地回复：“先生，你们的账已由耿先生结了。”

宁远显然没有反应过来，他疑惑着自己什么时候认识了一位耿先生。而夕妍则心虚地转着小脑袋四处张望。这段时间耿天磊总是约她吃饭喝茶的，她拒绝的次数多了都苦于找不到回绝的理由。

今天下午接到他的电话，她随口说了句晚上值夜班没空，可是谁知道就是这么的巧，竟被他看到了。虽然她并不在乎他，可是自己极少撒谎，特别像现在这样被人家逮了个正着，所以这会儿她还真是心虚得脸红。

宁远轻抚她的手，“怎么了夕妍，这么紧张？那位耿先生是你朋友吗？”

林夕妍反手打掉他的手，“走了，没什么，是我的一位患者。我只是奇怪在这里吃饭也能碰到，真是活见鬼了。”

第二十四章 我应该怎么爱你

林夕妍的心莫名地揪痛，那种心痛的酸胀感在她的身体里迅速蔓延。僵硬的男人终于松动，他好似想到什么竟朝她的窗口望了过来，尽管隐在黑暗中她还是飞快地后退一步。

回到车上，林夕妍已没有了方才的好心情，她颇为疲惫地靠在座背上闭目养神。

车子平稳地驶离酒店，宁远的眸光拂过女人的脸，最近医院里很忙，她一定是累坏了。男人目视前方的脸线条柔和起来，“累了吧？这就送你回去休息，明天不用起早，多睡会儿，我给你带早餐。”

林夕妍睁开双眸静静地望着他的侧脸，他永远这样的体贴人心，他才是最关心她的人。

车内静默无声，陷入沉思的夕妍望向窗外的眸光愈发空茫起来。如此璀璨迷离的夜景，万家灯火尽入眼帘，夕妍的眸光飘向远方，点点繁星与蜿蜒的灯龙交相辉映。让人目眩神迷……

这是个美丽迷人的城市，可这里却不属于她，她永远只是个过客，孤独的她用繁忙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以此感受自己的存在，她渴望温情却又惧怕它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她选择了逃避……

宁远静静地开着车没有打扰她。车子最后拐进小区停在夕妍家楼下。他望着神情落寞的夕妍有些不忍，他刚想要安慰她对面就猛然射来一束炽白刺目的强光。宁远和夕妍反射性地用手遮住双眼，视觉上有瞬间的空白。

疑惑的宁远首先走下车来，避开光束微眯双眸往前走了几步，这才看清对面竟停着一辆炫目的香槟金色迈巴赫，此时正不客气地射着远光，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倚在车身上吸着烟，不逊的酷眸冷冷地望着他。

耿天磊目光不善地扫过宁远，落在正走下车来的夕妍身上，削薄的唇慢慢邪起，现出一抹冷笑。看到夕妍不适应地用手背遮住前额，

他伸手利落地熄灭车灯，食指潇洒地弹飞烟蒂向她走了过来。

强烈耀眼的远灯被熄灭，林夕妍终于看清了眼前的人正是让她分外心虚的耿天磊。此时他那双墨如深潭的冷眸正深深地望着她，仿佛要穿透她的心。

女人错开目光，跳动的心不受控制地一寸寸勒紧……

一双温柔的手体贴地把她揽到身后，为她挡住这让人心跳的注视。宁远站在夕妍的身前，有些责备地望着耿天磊，这个男人太无礼了。

耿天磊的眼神愈发阴霾，他没有理宁远，而是绕过他来到夕妍面前。

林夕妍稳了稳心绪，她拉过宁远的手臂，安抚地笑了笑，“师兄，没有事了，这是我的一位朋友，现在很晚了，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

宁远转过身来有些担忧地望着她，明显不愿意离开。林夕妍笑着冲他眨了眨眼睛，“不相信我吗？真的没事，明天你还有个手术，快回去休息吧，我一会儿会打电话给你。”

第二十四章我应该怎么爱你宁远虽然无奈但也不好再坚持，他握了握夕妍的手不放心地嘱咐她：“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也早些休息。夕妍，睡前把门窗都关好，注意安全，我等你电话。”

耿天磊听着宁远的话格外刺耳，合着这位把他当做登徒子了。他皱着眉头目视这位碍眼的男人上了车，车子又开出小区，他才转过头来饶有兴味地注视着面前的女人，“夕妍好兴致呀，看来你们医院对员工真是厚待，体贴加班的辛苦，不但放你们出去海吃大餐，还允许你回家值班。”

林夕妍掩饰地笑了笑，“耿先生，今天还真是巧啊，吃饭也能遇到你。你看我还没有好好地谢谢你呢，今天让你破费了。”

耿天磊也配合着她笑了起来，只是语气却是相当的不客气：“谢就免了吧，只是希望你下次不要再开我玩笑。要不是今天的巧遇，我还真不敢相信，一向严肃认真的林医生竟会说谎成性。”

林夕妍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她板起脸，声音也冰了起来，“耿先生，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我的确没有值班，但也没有兴趣开你玩笑，只是不喜欢和你出去而已。不过既然你喜欢听实话，那么下一次我会直接回绝你，好似这样你会舒服些。买单的钱我明天会寄到你公司，现在夜深了，我要休息，你请回吧！”

耿天磊的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林夕妍不再理他，绕过他向楼里走去，刚走几步，身子就被猛地拉入某人的怀里，耿天磊炽热的呼吸撩拨着她的耳根，声音蛊惑而压抑，“你以惹我生气为乐吗？你就这么自信，我每次都会原谅你吗？”

林夕妍任由他拥抱着，安静地没有任何挣扎，声音更是淡然如水不起一丝波澜：“耿先生，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情，我在努力地与你拉开距离，是你自己看不清状况，所以这气是你自找的，与我无关。你的原谅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要是觉得受不了，就请离我远些吧，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耿天磊的心口骤然收缩隐隐作痛，他没有想到时至今日这女人还是如此的冷酷无情。他的声音尽显无奈，“夕妍，你为什么要与我拉开距离？你在害怕什么？怕自己爱上我，还是怕再次面对你不想看到的人？你不觉得这样对我很不公平……”

耿天磊话还没有说完脚面上就倏地钝痛，痛得他打住话语。挣脱怀抱的夕妍望着自己高跟鞋的杰作莞尔一笑，“对不起，我先进去了。在这里喂蚊子实在是不明之举，耿先生你自便吧！”

耿天磊望着女人消失的背影，心里着实不是滋味。这么久了就算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这块冰也太难融化了。男人伫立良久忽感自己很可笑：我耿天磊怎么也学会伤感了？这太不像我平时的风格了。耿天磊抬头望向窗口，薄唇慢慢斜起，“夕妍，既然你喜欢这样，我就陪你到底，我倒要看看你的心需要多久才能被融化。”

林夕妍回到家中没有开灯，她的脚步不受控制地来到落地窗前，不出意外，那个男人依然呆立在楼下，颀长的身影被路灯拉得长长

的。在昏暗空旷的小区内，这静默不动的身影显得凄凉索寞。

林夕妍的心莫名地揪痛，那种心痛的酸胀感在她的身体里迅速蔓延。僵硬的男人终于松动，他好似想到什么竟朝她的窗口望了过来，尽管隐在黑暗中她还是飞快地后退一步。她的心跳再次加快，刚才的一刹那她仿佛又看到了他唇边那抹邪肆张扬的笑，稍纵即逝。这让她有些怀疑自己是否产生了幻觉。楼下的男人伫望了良久终于走到车前，低身坐进车里车子快速掉头绝尘而去。

一切恢复平静，林夕妍倚靠在窗前怔忡无语。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惊醒了思虑的人，她捂住心口看了看闪动的屏幕这才放下心来。接通后宁远的声音焦急地传了过来，“夕妍，还好吧？为什么不开灯？”

林夕妍推开凉台的门，靠着栏杆向下张望，“你怎么还没有走？看见我了吗？”

宁远站在树下，仰着头冲她微笑着摆摆手，“看见了，看见你没事我也就放心了。”

林夕妍的心顿时温暖起来，她忍住眼中的湿意，声音低柔：“早些回去休息吧，不要忘记我的早餐，明天见！”

宁远笑得轻松，“好，夕妍，明天见！”

自从那天以后，耿天磊在林夕妍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了。林夕妍也乐得清静，医院迟来的春游也如期而至，第一批游玩的医生护士们先行出发来到城东远郊的海边度假城。放眼望去，海边坐落着一幢风格异域设计时尚的星级酒店，在周围姹紫嫣红绿树丛中错落有致地分散着精美豪华的小别墅。白色的沙滩，碧蓝的海天，绿树春深，鸥啼风吟，遗世独立的美景亦幻亦真。

所有到来的人都被此番美景震撼得兴奋不已，在酒店的大堂大家做好登记，领取了各自的房间钥匙。林夕妍和同科的陈医生被分在一个房间，两个人换过衣服后到酒店中餐厅与同事们会合一起用午餐。

看得出医院这次很是用心，餐点预订得都很丰盛。大家自是开心享用，酒足饭饱后便到海边自由活动。

这个季节，正午的海水尤为温暖怡人，大家有的在湿漉漉的沙滩上散步，有的则在海里嬉戏游玩。林夕妍身着白底印有紫色小花的裙装泳衣，舒服惬意地游着水，没想到竟发挥良好。

此时的她远离喧嚣，心态完全放松，莫名地就觉得这海水如空气般通透，这空气如海水般清凉，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自在，所有的世俗烦恼在这清新和煦的微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知不觉地，她向大海深处游去，渐渐偏离大家的视线，好在她也有察觉，在她成功的翻身仰泳时开始向海边游去。

透过泳镜望着蓝天白云的她，突感脚踝被人钳制住，有人正攥住她的脚把她用力地往海里拽。一切瞬间发生，刚刚还舒心惬意的她此刻却是无比的惊恐和慌乱。失去平衡的她口中灌了大量的海水，夕妍被呛得头晕目眩，身子不断地下沉，不管怎么挣扎那只手都死死地拽着她。

死亡的恐惧急速席卷了她，她的心肺仿佛要炸裂般的疼痛，她不放弃拼力地踢蹬着那只可怕的手，在最后的努力挣脱中她成功地钻出了水面。夕妍伸出手刚要呼喊救命就被人猛地砸了一拳，后脖颈处猝然剧痛，她的身子软了下来。这一次她没有喊叫，没有挣扎，更没有恐惧。她紧闭双眼向海里沉去，一个浪花翻卷，没了踪影。

第二十五章 深情抚慰陷芳心

这个双眸紧闭、毫无生机的女人，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大家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人工呼吸、胸外按压。

耿天磊凭着方向感拼力地游着，他潜入水中几次，凭感觉找寻着。终于，他的手臂触碰到那个娇小的身体，他用力地把她托出水面。这一刻，他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涌淌出来，他的声音颤抖："夕妍，坚持住，我求求你，一定要坚持住。"

耿天磊拼着命地奋力往岸上游，距离并不远，可是他却觉得是那么的漫长，这一分一秒对于他来说，都是挖心的疼痛。他在为她的生命争取时间，分秒都不能错过，他不要她有事，"死亡"这个词让他第一次领略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岸上夕妍的同事们都在焦急地张望着，终于，耿天磊游回到岸边，大家迅速接过夕妍。耿天磊配合地把夕妍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这些医生要比他更懂得急救。他满身满脸都是水，衬衫紧紧地贴在身上，手表还在滴落着水，可是他已经无暇顾及，他的视线紧紧地盯着被抢救的人。这个双眸紧闭、毫无生机的女人，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大家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人工呼吸、胸外按压。

耿天磊的心阵阵绞痛，他跪在地上，视线一片模糊，他这才感觉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如果他能早预料到这一切，那么他绝不会亲自联系院方，主动给他们一个不可能得到的优惠，来此处春游。耿家是这个海边度假城最大的股东，他费尽心思地安排此处就是为了和夕妍共度一个浪漫的周末，而不是现在这样，他心爱的女人，死一般的沉寂，没有生命的迹象，仿佛随时都要消失，永远地离他而去……

今天上午他处理好公司的所有事情，驾车赶来度假城，一路上还在为这个迷人的周末而雀跃。到了之后，他没来及换衣服，就来到海边找寻那抹熟悉的身影。身着白色泳装的夕妍像美人鱼一样在蔚蓝的大海里游戏，耿天磊的心被幸福充盈着，可是这一切顷刻间就被颠

覆。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的恐惧，看见她消失，他的心怦的一下轰然炸裂，呼吸停顿，血液倒流，恐惧极速充斥着他的四肢百骸，他向海里冲去，拼命地往她的方向游……

脸色苍白、双眸紧闭的夕妍终于有了反应，睫毛抖动，慢慢睁开眼睛，她终于在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大家目及她苏醒，惊喜之余都松了口气。耿天磊狂喜地把她拥进怀里，下巴不停地摩挲着她的额头，酷眸再次湿润，抑制不住地流出泪来，“太好了，夕妍，你终于醒了，终于醒了。”

这时酒店管理层的经理人都匆忙赶到，他们震惊地望着一向冷静自制的耿总竟抱着这个出事的女人泪流不止。度假城的刘经理慢慢靠近耿天磊，看到自己老板的女人居然在他管理的区域出事，他的心慌得无底。他小心翼翼地措着词：“耿总，我们还是送这位女士到酒店的医务室做进一步的检查吧？”

耿天磊的四肢由于强烈的紧张变得僵硬迟滞，他伸手打横抱着夕妍站了起来，目光阴郁地扫过刘经理，“不必了，让医生直接到我别墅去。刘经理，你一会儿就去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海边没有看到一个救生人员？你是怎么管理的？员工严重失职，违反纪律，可见你平时也是疏于管理。”

清爽的海风徐徐吹来，袅袅生凉。可是这位刘经理却汗流浃背，他的心揪得紧紧的，惊恐之余不免庆幸今天没有出人命，否则他是死定了。

第二十五章深情抚慰陷芳心耿天磊没有再理他，抱着夕妍向海边的别墅走去，医院的同事们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再糊涂的人也能看明白，这个耿总与他们林医生的关系非同一般。没有人阻拦，所有的人都怔怔地望着这个高大悲伤的男人心疼地抱着夕妍一步一步往别墅走去……

处于混沌眩晕状态的夕妍终于清醒，顾不得胸口的窒痛，虚弱地阻止着他，“你放我下来，我不去，我已经没事了……”

耿天磊的火气不断地往上窜，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还在跟他保持距离！他表情阴霾地盯着怀里的她，语气强硬："闭嘴，女人，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差一点儿连命都没了，你以为我还能任你胡闹吗？你听着，从现在起，我不会再纵容你，这一次你的命是我救的，那么以后它就是我的了。"

林夕妍呆傻地望着他，完全震慑在他决绝的目光中。这一次，意外地，她没有争辩，没有异议。虚弱无力、心神交瘁的她，轻轻地闭上双眸，乖乖地躺在他的怀里，任由他带自己去任何地方。

耿天磊来到别墅时，已有人等候在那里。这位助理刚要伸手帮他抱夕妍，却被他冷冷的一个眼神给吓缩了手，尴尬地为他们打开门。耿天磊来到二楼的卧室，把她轻柔地放在床上，用被子把她裹得严严的，又吩咐身边的人，去熬些姜糖水，再找些衣服过来。而他自己则润湿了毛巾，轻柔地为她擦拭着脸上狼狈的痕迹。

林夕妍安静地躺在那里，此时的她已不复往日的伶牙俐齿、咄咄逼人，长?凌乱地粘在脸上，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望着这样可怜的夕妍，耿天磊的闷气全都被心疼所代替。他仔细地为她擦着脸，夕妍晶莹的泪珠顺着轻颤的眼角滑落下来，耿天磊的手一滞，为她轻柔地拭去泪水，"夕妍，不要难过，今天只是个意外，都已经过去了。"

林夕妍握住他的手，氤氲的双眸蓦然睁开，她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没有过去，今天不是意外，有人要置我于死地，你明白吗？我不是溺水，我是被人拽下海的。"

耿天磊震惊地望着她，显然这信息来得太过迅猛，以至于他难以相信。他的大脑快速地运转，想着一切的可能。蓦然，他想起上次那辆可疑的摩托车，当时他还以为是不守交通规则的新手误撞夕妍，现在看来这两者之间必有关联。脑海里划过种种可能，一个最可怕的预想在他的心里渐渐清晰。他闭了闭双眸，如果此事是真的，这在他的家里将会掀起多大的风浪！

林夕妍紧紧地盯着他，目光中流露出了然。她苍凉地笑了起来，声音颤抖而凄婉。耿天磊深深地望着她，两个人的目光痛苦地纠缠着。男人慢慢靠近女人的脸，吻去她眼角的泪水，笃定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夕妍，从这一刻起，我将把你刻在我的生命里，我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你，谁都不可以，我会让她们付出代价！”

第二十六章 静听思弦暖心痕

第二天，夕妍没有去海边，那曾是她向往畅游的嬉戏地如今已成为她又一个禁忌之地。她遗憾地想，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再下海游水了。

林夕妍再次醒来已近傍晚，她望着天花板上的浮雕花纹怔忡地发呆。在生死边缘真真切切地走了一遭，这种极地的落差让她惘然若失，心底酸涩地疼痛着。她索性坐了起来，双眸望向窗外，橘红色的光晕弥漫了大半个天空，夕阳残照，映着天际，更映着她的心。转瞬得失之间，某些坚持的东西已渐渐松动。纤手用力地抵住胸口，试图化解那里不断聚集的疼痛，这一切你是否真的甘愿承受？那个女人拿走了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快乐，现在又要拿走你的命。眸光里渐渐凝出寒冰，夕妍，有些人有些事，你注定躲不过，也逃不掉。如果这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及，那么你是不是也该为她做些什么……

林夕妍简单地冲了个热水澡，洗去海水的咸涩，把头发束成利落的马尾。望着镜中的自己，她舒展了个还算轻松的笑容，走出卧室，手指滑过欧式楼梯的扶木，缓步走下楼。一楼大厅的沙发上，耿天磊正专注地审批着文件。透过水晶镜片，那双桀骜不驯的酷眸内敛恬静，微微低垂的眼帘、专注肃然的神情，让他浑身都渗透出优雅卓然的气息。

林夕妍凝视着眼前的人，这样的他让她有些陌生，莫名地就有种难以逾越的距离感。她唇边扯出苦笑，也许这就是平凡人与富人之间的距离吧。

专注的男人感应似的抬起头，望着近处的她，嘴角轻扬，修长的手指摘掉眼镜，“怎么自己下楼了？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

林夕妍淡然一笑，“不了，太晚了，我要回酒店。”

耿天磊伸手把她拉坐在沙发上，拿起电话拔了个内线，“现在把餐点送过来吧，要快些。”撂下电话，他转过头来可怜兮兮地望着

她，“夕妍，这间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也忍心扔下我一个人？你看这餐点早已定好，我就在等你醒来。不要走，陪我一起吃晚餐好吗？”

林夕妍内心的角落开始柔软，她错开目光拿起一本杂志随意地翻看，“好，你先忙工作，我们互不妨碍。”

耿天磊笑意渐浓，配合地重新戴上眼镜，认真地看着文件。

酒店的服务人员迅速布置好餐桌。鲜花、美酒、烛光、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尽显奢华的浪漫气氛。侍应生从冰桶中取出红酒，开瓶并倒入醒酒器内，为他们布置好餐点后才退了出去。如此迷人的夜晚，两个人安静地吃着西餐。金枪鱼汁小牛柳片配粟米沙拉，嫩嫩的口感融化在口腔里，夕妍品尝美味之余又不免感叹，这一顿价值不菲的西餐不及那实惠便宜的火锅来得舒坦惬意，还有那特意维持的高贵优雅姿态，让她浑身不自在。她低头喝着蔬菜汤，耳边却听见某人的惊人之语：“今夜别走了，留下来陪我。”

夕妍一口汤呛在喉咙里，咳嗽个不停，白净的脸上泛起红晕。耿天磊体贴地递过去一杯温水，望着夕妍的怒视，他斜起嘴角，“是你想得多了，这里的卧室有好几间，我只是要你陪我好好地说说话。”

夕妍快速喝了口温水润了下嗓子，“不必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不是在给别人增添茶余饭后的谈资吗？特别还是和一位极度危险的男人在一起，明智的女人都会退避三舍。”

第二十六章静听思弦暖心痕耿天磊溢出笑声，“在这里就算你退避三里，都还是我的地盘。如果我想，你能避到哪里去呢？”目及夕妍又有发怒的迹象，他嘴角的弧度扩大，“看来明智的女人通常都把玩笑当真，放心吃饭吧，一会儿我会亲自送你回去的。”

夕妍瞪了他一眼，不再理他，也不再小口地进食，索性放开胃口吃了起来。不愧是星级酒店的大厨，味道的确不错。耿天磊注视着她并不优雅的吃相，却感到分外的舒心。

不顾夕妍的拒绝，最后耿天磊亲自把她送回酒店。临走时，他把她揽进怀里，不容她抗拒地在她的额头上印了一个热吻，“晚安，夕妍，好好休息。”

正打开房门的陈医生了然地笑望着他们，夕妍脸一红，快速进入房间，隔断身后那炙热深情的目光。为了避免陈医生的询问，她早早地上床休息，临入梦乡时，脑袋里还闪过那张酷酷的笑脸。

第二天，夕妍没有去海边，那曾是她向往畅游的嬉戏地如今已成为她又一个禁忌之地。她遗憾地想，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再下海游水了。接近傍晚时，匆忙回来的陈医生把正躺在房间里看书的夕妍拽下床。夕妍这才想起晚上院方为大家组织了个自助餐酒会。她简单地打扮了一下，和陈医生赶到酒店多功能餐厅时，其他的同事都已经到齐，正三五人聚在一起聊天。

夕妍惬意地打量着四周，看得出这里精心装饰过，布置得温馨时尚。餐台上的美食琳琅满目，西式的意大利美食、美式烧烤、扒类、德国香肠、法式蜗牛，以及日本料理的寿司……每一样无不诱惑着让人想一饱口福?

突然大厅内的水晶吊灯全部熄灭，在场的人一下子陷入黑暗中。正在大家不明所以时，一束粉红色的灯光打在台顶的帷幔上，一层藕荷色的轻纱翩然飘落，帷幔上赫然书写着“夕妍生辰快乐”。大家一片哗然，没有想到今天竟是林医生的生日，还是如此高调地展露在大家面前。迎视着同事们祝福的目光，夕妍茫然地望着那几个字，脑袋完全处于混沌状态。悠扬唯美的钢琴声在幽暗中飘旋，正疑惑间，梯台旁侧的灯光蓦然转亮，一架纯白色的大三角钢琴旁，一位身着米色休闲装的优雅男人正在神情怡然地弹着钢琴。熟悉音律的人很快品出这首曲子是来自于Yiruma谱写的《Kiss The Rain》。

柔和的灯光洒落在男人的身上，修长的十指灵活地跳跃，行云流水般的音符洒落出来，时而细语呢喃，时而愁肠百转，时而信誓旦旦。听者无不陶醉在这悠扬婉转的浪漫情怀里。

弹琴的男人终于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夕妍，一份来自内心的情愫，一份自然流露的爱意，就这样坦诚地表露在大家面前。委婉入耳，悠悠心风，夕妍的思绪在这抹柔光中飞扬，脉脉的温情随着灵动的琴声，缓缓注入她的心间。

空灵中喧嚣的灵魂被洗练，舒展。琴声幽幽地沉淀，最后融化在夜色里嘎然而止。耿天磊缓缓地来到夕妍面前，夕妍被吸进一潭幽深的黑瞳里，一大捧娇艳欲滴的紫色郁金香送至她面前，蛊惑低磁的男音清晰地响起："夕妍，我爱你。"

时间定格在此刻，美丽的夜晚不再孤独寂寥，幸福流过心河翩然而至，爱的雨意轻轻开启闭塞的心门，润泽着，绵延着，飘旋着，舒展着……

第二十七章 爱意绕在你心里

柔媚的灯光下，那声音分外的蛊惑魅人，像浮沙一样掠撩着她的心，最禁忌的那扇门已悄然开启。

春游回来后，林夕妍显然成了院里的名人。耿氏企业的少东公开示爱、在度假城英雄救美、浪漫高调的生日宴已被夸张地传为多个版本，这让平时甚为低调的夕妍很是头痛。现在在医院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注以百分之二百的关注，林夕妍明白，她们是在找寻她身后是否长着那条具有象征意义的狐狸尾巴。如果说这些她都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她却不能漠视她的师兄宁远，这个温润如玉的男人最近愈现沉默，有时望着她的目光里有着茫然和疑惑，甚至夕妍能感受到那酝结在他内心深处化解不开的消愁。

林夕妍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缕缕柔情堪比雨丝，悠悠切切地牵起几丝哀愁跃上心头，谁能为其解忧……

那天耿天磊的高调示爱，让她着实措手不及。柔媚的灯光下，那声音分外蛊惑魅人，像浮沙一样掠撩着她的心，最禁忌的那扇门已悄然开启。她傻傻地望着他，眼前一暗，一个吻覆了下来。林夕妍蓦然别过脸去，这个原本覆在菱唇上的吻，此时却只能擦过她的脸颊，落在她的耳根处。

耿天磊的嘴角斜起，温热的气息撩拨着她的耳垂，“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夕妍，正视自己的感情不好吗？”

林妍还没有完全清醒，灯已经大亮，一个做工精致、样式华美的多层蛋糕被推至面前，接下来，切蛋糕，开香槟，一切都好似在梦幻中进行，不得不说，这个生日宴她是处于一种极不真实又颇为陶醉的状态。耿天磊全程陪伴佳人左右，呵护备至，俨然成了晚宴的男主人。后来她才知道，这次春游并不是院方的大手笔，而是耿天磊给的一个不可能得到的优惠，这个生日宴也是酒店免费提供的。林夕妍感叹着奢侈浪费的同时，又不得不感谢耿天磊的良苦用心。

林夕妍收回视线。这些天耿天磊常常邀请她共进晚餐，周末耿母更是热情地邀请她去做客。她本无意前往，可是当听到那对度蜜月即将归来的新人名字，她不再推辞。她就是想弄明白，这耿天瑶为什么要置她于死地。仅仅是怕肖子恒与她旧情复燃吗？还是她对自己的处境极度不安，想把她这个隐患极早除去。小巧的菱唇掀起嘲讽，既然你这么惧怕我们相遇，那么我就频频出现在你们面前，也让你感同身受一下被别人介入的滋味。

第二十七章爱意绕在你心里今天宁远休班，他去看望了自己的父母。宁父宁母都是退休的老教师，宁教授更是桃李满天下，晚年陶醉于山水间的灵气，携宁母游山玩水，也做起了背包客。这回两位老人才回家不到一个月，又要出发赴绍兴游览鲁迅故居去了。

宁远陪父母吃过午饭，为二老简单地做了身体检查。看着他们的身体和状态一切安好，他也放下心来，叮嘱了些注意事项才从父母家出来。他没有回家，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着车。这些天医院里的同事们都在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林医生与耿氏少东的事情，每每被他恰巧撞见时，他们都会很有默契地禁声不语，看他的目光里更是充满了怜悯和可惜。

夕妍的溺水事件让大家讲述得惊心动魄，他听得更是胆颤心惊，后怕之余又不得不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那天开着远灯对自己尽显不耐的男人，那个强搂住夕妍不放的男人，竟是耿氏企业的现任掌舵人。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男人，竟对夕妍用情如此之深，这让他刚刚见亮的心又蒙上了一层灰纱。他后悔自己没有去春游，在夕妍最危险的时候没能在她的身边好好地保护她，以至于到了现在这种尴尬无奈的境地。

车子停在夕妍家楼下，宁远露出苦笑。夕妍今天当班，自己怎么开到她家来了？看来习惯还真是个可怕的东西。他滑下车窗，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纤纤细雨丝丝入怀，此情实难割舍，此意终难决断……

不远处正有人忙着搬家，进进出出地，尽管外面下着小雨，主人的脸上还是尽显愉悦。是啊，搬迁新居是足以让人欣慰的事情，人对于“家”的向往和追求永远是乐此不疲的。宁远的心重重地一痛，自己是不是也该安个永远的“家”了？

周末之约如期而至，下午耿天磊亲自来接夕妍。夕妍带着为耿母准备好的礼物坐在车里竟隐隐有些不安，开车的耿天磊感觉到了她的异常，轻握住她的手贴心地安慰：“不要紧张，夕妍。有我在，不会有事的。”

耿家的别墅地处西郊，依山傍水，风景绝佳。花园中开敞的大草坪，错落有致的灌木和地被植物，远远望去，尽显贵族的气质和庄园的风光。

林夕妍目及满眼的翠绿娇红，心情竟平静下来。耿天磊微笑着打开车门，绅士地俯身做了个请的手式，夕妍笑着跟在他的身后进了中厅。保姆面带微笑恭敬地对耿天磊说：“夫人正在花房，让你先带着林小姐到处走走。”

耿天磊倒是不含糊，牵着夕妍的手直接?到二楼的卧房，夕妍进门一看是他的卧室，忍不住边看边笑，“的确是你的风格，冰冷中透着热情，雅致中又透着粗犷。”

耿天磊的心倏地一颤，轻握住她的手，“夕妍，我带你来这里，就是想让你足够了解我的生活，这样才能拉近我们的心。”

林夕妍故意忽略他的话，无所谓地耸耸肩，“不错啊，装饰得够漂亮，只可惜不是我喜欢的风格，过于华丽了。”

耿天磊执起她的手放在唇边一吻，语气惑人心志：“把你喜欢的和我喜欢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家了。”

林夕妍的脸腾地一红，很不自然地错开目光，“你的家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先下楼去了。”

耿天磊紧紧攥住她欲挣脱的手。今天的夕妍松挽云鬓，穿着丁香色雪纺荷叶边的收腰长裙，轻柔飘逸，既不失淑女气质，又衬得她格

外妩媚娇柔。男人的手臂用力一带揽过女人的腰，心神陶醉，“以后，我的每一样东西都与你有关，包括我的人、我的家、我的一切。”

女人柔软的身子被男人拥抱在怀里，男人特有的木质辛香的清爽味道充盈着她的感官。她慌乱地挣脱，匆忙中却扫到门口伫立的熟悉身影。林夕妍的身子一滞，男人的手抬起女人的脸，一个炽热的吻成功地覆在她的唇上。夕妍的大脑哄的一下，血液急速回流，抗议的话刚要冲出口，耿天磊就成功地开启了她的唇，长驱直入，深吻炽热而强烈。林夕妍的身体几欲挣扎，最后终究是融化在男人的怀里任其予取予求。

门口的身影猛然一震。肖子恒如遭雷击，双目刺痛的他竟有些眩晕。蜜月归来后，今天随天瑶一起回耿家，天瑶陪着母亲到花房伺花，而他则在天瑶的房间里处理着积压的邮件。隐约间听到有声响，想着可能是耿天磊回来了，尽管他很不待见这位大舅哥，可是礼数上却不能失礼。他来到敞开的门前，却看到最不想看到的情形，自己心爱的女人被那个男人拥在怀里激情热吻。他被打击得差点晕倒，心脏缩成一团。是他自己甘愿放弃这个女人的，这些天来他一直在为自己筑建心理防线，劝自己忘记她，安心地和天瑶过日子。可是这一刻他知道他完了，所有的理智和防线瞬间轰然坍塌，他的心真切地疼痛着，他对她的思念又如杂草般肆意疯长。

耿天磊终于放开夕妍，怀里的小女人，娇羞得如同一朵解语花，柔媚得不可方物。今天他终于品尝到了她的美好，甜美的滋味让他欲罢不能，他想要的更多，他中毒已深，必须要她来为他解毒。

林夕妍从眩晕中清醒，脸上早已霞红一片，她推开他低下头慌张地往外走，竟有些语无伦次：“你怎能……我不……我先下楼了。”

耿天磊嘴角浮起得逞的笑，忍不住调侃她：“你还真是狠心，刚刚我们不是还很有默契吗？怎么转眼就翻脸不认人了？”

林夕妍的脸红得愈加娇艳，脚步更是凌乱地往外走。

匆忙走到楼下，却撞进一个人的怀里，道歉的话刚要说出口，却对上肖子恒心痛的目光。夕妍愣怔了一下，随即就扬起笑靥，“真巧，我们总是能在最尴尬的地方遇到。”

肖子恒露出苦笑，“小妍，你总是能准确地刺痛我的心。你为什么来耿家？你是来故意刺激我的吗？”

林夕妍笑得愈加明媚，“肖先生，你太高估你自己了，邀请我来的是耿伯母，好似你忘记了这里的人是姓耿，而不是姓肖。”

第二十八章 只是我还放不开

耿天瑶往后退了两步，她没有想到她的哥哥，这个游戏花丛的男人这次会这么坚决、这么认真。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女人就能轻易得到这么多男人的爱？

肖子恒眼眸一暗，刚要开口，却被耿天磊截去了话语，“子恒，这次蜜月还不错吧？马尔代夫一定让你们乐不思返吧？”

肖子恒平淡地回复着耿天磊，目光却是紧盯着夕妍，“没什么乐不乐的，只是多些时间休息而已。”

耿天磊来到他们面前亲密地揽过夕妍的肩，语气颇为惋惜：“真可惜，白白浪费了好地方。夕妍，等你休假，我们一起去马尔代夫，那里可是享乐的天堂。”

肖子恒阴冷的目光扫向耿天磊，他知道这个耿天磊就是在刺激他，不断挑战着他的极限。

耿天磊笑得尤为开心，望着肖子恒的眼里尽是洞悉一切的了然。林夕妍感受着他们彼此的波涛暗涌，她忽然发现这耿天磊很是邪恶，这个男人总是能轻易掌控别人的情绪。

正在这时耿母和天瑶走了进来。看到林夕妍，耿母慈爱地一笑，上前握住林夕妍的手，“林医生，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早就想请你来家里做客，没想到竟拖到现在，林医生不要拘束，以后我可是要常常麻烦你来这里陪我这个老太婆的哟。”

林夕妍笑得真诚，“耿伯母太客气，您叫我夕妍就可以了，只要伯母不怕吵，我一定会常来陪伴您的。”

耿母由衷地笑了起来。她拉过林夕妍的手坐在沙发上，她们随意地交谈着。此时的林夕妍举止端庄秀丽、落落大方。耿母是越看越觉得她招人喜欢，望着她的目光里也愈显疼爱。

这一幕看在耿天瑶的眼里分外不舒服，不过转瞬间她的不悦被恬静优雅所代替。她坐到肖子恒的身边，脸上挂上了得体的微笑。肖子

恒也恢复了常态，只是眼里难掩落寞，神情也有些疲倦。

耿天磊望着母亲和夕妍，眼里的笑意直达心底，自己最爱的两个女人能彼此喜欢，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欣慰的了。

耿天瑶望着自己的丈夫，心里在深深地失望，她已经看透他的伪装，她感受到了他的魂不守舍，他的目光飘移，心思全被对面这个女人扰乱了。天瑶的心里怒火中烧，可是碍于母亲，她必须维持一个大家闺秀应有的修养，此时也只能浅笑盈盈地坐在那里。

耿天磊望着他们，嘴角不断地上扬，这情景够诡异，这戏演的人累，看的人更累。

保姆布置好饭菜，一家人坐在餐桌前。耿父访友没有回来，耿母特意让林夕妍坐在她的身旁。耿天磊不时地为夕妍夹着菜，眼里尽是宠溺。这一切耿母望在眼里，笑在心里。相比之下，肖子恒坐在那里几乎没有动筷子，他实在是难以下咽。他的心思翻转，看来自己的报应如期而来，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耿天磊对小妍果然志在必得，今天他们小小的一个吻就已经让他肝胆俱裂，照这样发展下去，自己岂不要被他们给折磨疯了？

一顿各怀心思的晚餐终于结束，肖子恒借故匆匆离去。耿母把林夕妍单独叫去自己的卧房，看样子是想要长谈。

耿天瑶终于按捺不住把自己的哥哥约到了父亲的书房，她觉得是该同这位“亲哥哥”好好谈一谈了，她已经忍了他太久太久。

第二十八章只是我还放不开耿父的书房是中式古典风格，朴实而典雅。兄妹俩坐在屏风后的沙发上。耿天瑶直视着耿天磊，“哥，你对这个林夕妍不会是认真的吧？”

耿天磊笑得理所当然，“当然是认真的，你几时见过我带女人回家？”

耿天瑶的眉头一蹙，“哥，好女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喜欢她？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值得你这么上心吗？”

耿天磊的薄唇一掀，“天瑶，天下的好男人多的是，你为什么非要爱上子恒，不惜破坏他的家庭，从夕妍的手里把他抢过来？你觉得为了这么个抛弃妻子的男人你值得吗？”

耿天瑶被这话击得胸口一滞，“哥，我是你妹妹，你不帮我，还要合着外人来欺负我吗？”

耿天磊轻轻摇着头，“就因为我是你哥，我才更加了解你，没有人能欺负你，除非你故意让别人欺负。”

耿天瑶的声音抑制不住地尖锐起来：“哥，那个林夕妍不是真心喜欢你。她勾引子恒，让他魂不守舍，她想让他和我反目，她是在利用你……”

耿天磊厉声打断她：“够了，天瑶，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不罢手？你还想做什么？摩托车撞人、海里谋杀，你下一步是不是连我这个哥哥也要除掉？”

耿天瑶惊得站起身来，她不敢相信地望着他，“你竟为了她调查我。”

耿天磊目露寒冰，“天瑶，你已经夺了她的丈夫，难道你还要取了她的性命吗？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在玩火！你想玩到最后，玩死的是你自己吗？”

耿天瑶目光一暗，“父亲是不会同意这个女人进门的，他不会允许子恒的前妻来扰乱我们的生活。”

耿天磊溢出冰冷?笑声，“我的女人，我一定让她进耿家的大门，我不会让她受委屈，谁也不能，包括你。回去告诉你那不省心的妈，让她给我安稳些，不要再搞状况，否则就算是父亲也保不住她。”

耿天瑶的心狠狠地瑟缩了一下，这个哥哥永远这么可怕。自从她六岁时来到这个陌生的家，她就是个乖宝宝，听话、懂事都曾是她的代名词。她尽力地去讨好每一个人，在耿父耿母的眼里，她永远都是乖巧文静的好女儿。可是只有这个哥哥让她难以接近，尽管他每每望着她的目光里都溢满了笑容。但她就能感受到他在观察她，透视她。

他那阳光般的笑眼里，对她永远是了然，仿佛能看穿她内心真正的想法。在他的目光下她的种种伪装、种种劣迹都无所遁行，这让她莫名地恐惧。所以她对他的感情是复杂的，谈不上亲近，却很是敬畏。像此时这样，他分明晓得一切，却在和她玩着太极。她的头有些痛，看来一切都得从长计议。

耿天磊看着脸色惨白的她终是不忍，他轻声叹息，“天瑶，一切到此为止吧。我不想伤害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这对你我都好。”

耿天瑶往后退了两步，她没有想到她的哥哥，这个游戏花丛的男人这次会这么坚决、这么认真。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女人就能轻易得到这么多男人的爱？肖子恒也是，哥哥也是，现在连耿母也是。自己千辛万苦才换来的一切，她却能轻易得到，不公平，这太不公平……

耿天磊上前轻轻抚摸着妹妹的额发，语气温和至极：“天瑶，我希望你永远是我的妹妹，你好自为之吧！”耿天磊不再停留，离开书房。耿天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发怔。

在耿母的卧房里，这个柔美优雅的女人正拿出一个缀金花钿奁，取出一个晶莹剔透、飘缀翠绿的玉镯，戴在林夕妍的手上。手腕处一凉，林夕妍望着这个色泽清翠、细腻光润的玉镯，一看就是价值不菲。林夕妍一惊想取下来，耿母却握住她的手，“夕妍，不要客气，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只是想送给与我有缘的人。这是我的母亲留给我的，家传的玉镯，也是传福的玉镯。夕妍，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我很喜欢你，无论你是否选择天磊，我都愿你好运。我看得出天磊很爱你，天磊是个好孩子，他会让你幸福的。”

林夕妍的心一热，眼眶竟有些酸胀，“耿伯母，对不起，你并不了解我。我和天磊是不可能的，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不适合做你们耿家的儿媳妇。”

耿母轻轻拍着林夕妍的手，目光慈爱，“孩子，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请原谅，我不是有意调查你，对于我们耿家未来的儿媳妇，我必须要了解她的情况。可是调查的结果却让我很是心酸，我没想到天

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对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我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女儿，让你受了委屈。夕妍，如果你能放下芥蒂，接受天磊，你一定会再次获得幸福的，你的母亲不在身边，我会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夕妍，你愿意接受这一切吗？”

林夕妍震惊了，她望着这双温柔的水目，里面蕴涵了太多的宽容和睿智，这个平和淡世的女人心里装着惊涛骇浪，却喜怒不形于色，淡然处之，以诚待人。

林夕妍的眼泪滑落下来，自己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面飘零，除了自己的父母没有人给过她这种关爱，没想到却在刚刚相识的耿母身上找到了久违的温暖。

耿母心疼地擦拭着她的眼泪，“女人的一辈子就是要嫁个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始终如一的爱情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做女人难，做一个宽容的女人更难，尽管我们有很多委屈和不甘愿，但是如果执着于过去，就等于把幸福拒之门外。人生苦短，何必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呢？夕妍，忘记过去吧!”

第二十九章 我该拿你怎么办

林夕妍揉捏着额头的手臂倏地一滞，她小心翼翼地把手腕放到眼前，紧盯着玉镯，小脸愁容尽现，早猜到它会很贵，却没想到竟是如此的“珍贵”。

从耿家出来时，天色已渐暗，一路上林夕妍都坐在车里沉默不语，今天的耿母让她极为感动，耿母的话也让她触动颇深。她望着窗外，自己真的能够做到放下芥蒂，忘记过去吗？那么如果她放下了，那些人是不是也能放下呢?

耿天磊开着车，疑惑的目光不时地飘向她，“怎么了？夕妍，为什么不开心?”

林夕妍望着他担心的目光，忙扯出个微笑，“没什么，只是没想到你的母亲会这么好、这么善良。”

耿天磊的嘴角不断地上扬，“那你就更应该接受她的儿子了，她的儿子可是和母亲一样优秀，是个难得一见的好男人。”

林夕妍受不了地揉捏着额头，“我还真是没看出来你有多好，倒是看出来你有多自大。”

莹白裸露的手臂，翠绿的玉镯尤为醒目。细腻滑润的青翠玉镯，正随着夕妍的动作柔美地舞动着，让这个妩媚的小女人更平添了一份灵动的风韵。耿天磊的目光一柔，“看来我母亲是真的喜欢你，连这只清代的玉镯都送给你了，这可是我外祖母留给她的遗物。”

林夕妍揉捏着额头的手臂倏地一滞，她小心翼翼地把手腕放到眼前，紧盯着玉镯，小脸愁容尽现，早猜到它会很贵，却没想到竟是如此的“珍贵”。她为难地望着耿天磊，“你还是帮我把它还给你母亲吧！这个玉镯太贵重了，我还真是不能收。”

耿天磊目视前方，语气笃定：“我母亲认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她这一辈子还从没有为自己的决定后悔过。”

林夕妍认命地靠在椅背上，“那它岂不是要成为我的负担了？每天担心它的安全问题，这要是弄丢了，我还不愧疚死了？”

耿天磊胸腔振动溢出爽朗的笑声，“好啊，到时候就把你自己赔给我当老婆，用清代的玉镯换个老婆还是很划算的。”

林夕妍伸手刚要捶他，一下想到这个清代的玉镯，千万不能碰坏了，万一此人的骨头超硬，磕碎了，自己岂不要真的赔给他做老婆了？她小心地收回自己的手臂，警告的眼神狠狠地扫过耿天磊。

第二十九章我该拿你怎么办耿天磊看到她的表情，开心地哈哈大笑，看来母亲这个玉镯是送对了，这个小女人这辈子是背上耿家的债了。

车子到了楼下，耿天磊殷勤地要送她上楼，林夕妍赶紧拒绝，耿天磊斜起嘴角目光中尽是玩味，“为什么不让我去你家？难道怕我吃了你不成？”

林夕妍干笑了两声，“你这个人太让人放心不下，今天在你家都能那么不老实，还是不要引狼入室的好。”

耿天磊眸子一暗，猛地把她拽入怀里，“竟敢说我是狼，我就让你见识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狼。”

林夕妍一惊，也顾不上清代的镯子，双手捶打着耿天磊的胸膛，抗议的话全被耿天磊悉数地吻进嘴里。

耿天磊发现自己真是吻上了瘾，这女人身子柔软幽香，柔嫩的唇瓣触感甚好，他直到吻得她喘不过气来才不甘心地放开她。林夕妍嘴唇红肿，头发全都散落下来，凌乱颓废中尽显性感慵懒的媚态。耿天磊的心一醉，身体的变化愈加明显，林夕妍感受到了耿天磊的异常，脸红得像晚霞一样通透彻底。她匆忙地推开车门，步伐凌乱地往外走。望着她的背影，耿天磊开心地笑了起来，车子轻快地掉头驶离小区。

林夕妍刚走进楼道，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挡在她面前，一股酒气迎面扑来。林夕妍反射性地捂住玉镯，抬头一看，还好不是劫匪，而

是肖子恒。她的眉头不悦地蹙起，“干什么？有这么吓人的吗？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这里和你家可是远着呢。”

肖子恒目光如炬地盯着她的嘴唇，“你就这么喜欢他的吻？小妍，你不要和他在一起，好吗？他不适合你。”

林夕妍面色一沉，声音冷了起来：“肖子恒，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我要和谁在一起，好似与你无关吧。”

肖子恒的眼里划过刺痛，他猛地把林夕妍抵在墙上，脸颊埋在她的颈窝处，“我受不了，小妍，我受不了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刚刚看见你们……我的心很痛。我错了，小妍，我当初真的不该放开你。你告诉我，你要怎样才能离开他？”

林夕妍像是听到了天下最好笑的笑话，她的肩头耸动，笑了起来，“不要再跟我说你错了，我已经听得麻木了。你的心痛不痛，你受不受得了，这些都与我无关。肖子恒，你真健忘，我们已经无任何瓜葛了，所以请你控制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再给我带来麻烦。”说完她推开他，缓步向楼里走去。

本来就心绪烦乱的肖子恒愈加恼火，他用力地抓住她的手腕，“小妍，你变了。你真的喜欢耿天磊吗？还是你更喜欢他有钱的家世？你要多少钱？我给你。”

林夕妍的心狠狠地一拧，血液直往上涌，她扬手就给了他一耳光，清脆而响亮。颤抖的她怒视着这个口不择言的男人，“肖子恒，不要欺人太甚！攀荣附富的是你，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你给我马上离开，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肖子恒额头青筋直蹦，拳头握了再握，眼神阴冷地注视着她，“这一巴掌是我欠你的，如果你不想再看到我，那请你不要再在耿家出现，这样对大家都好。”

林夕妍的手抖得更加厉害，她不再理他，转身急步上楼，心里的火气激得她快喘不过气来。进了家门，她颓然地抵在门上，盯着自己又热又痛的手掌，没想到她第一次打人，打的竟是肖子恒。他方才的

话已成功地刺痛了她的心，她手指绞摁着胸口来到窗前，楼下的人没有离去，正站在那里望向她这边。她轻轻叹息，他们两人总是彼此伤害，这又是何必呢？忽然她想到了什么，向远处望去，果不其然一辆黑色的车子静静地停在那里，一抹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望着肖子恒。她的唇角弯起嘲讽，耿天瑶，这么跟踪自己的丈夫，你还真是累啊！

转瞬之间她的心情大好，随手打开屋里所有的灯，来到卧室在抽屉里找出一个墨绿色的锦缎盒子，把左手腕上的玉镯小心翼翼地取下来放进去，嘴里喃喃自语："你可要好好地在这里待着，千万不能丢，否则我就该给那个自大狂当老婆去了。"

第二天是周日，林夕妍睡了个懒觉，早上隐约听到敲门声，她边爬起来边嘟哝："是谁这么没品，一大早的扰人清梦？"

她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门，一看竟是宁远端着热气腾腾的粥品和食物站在门外，一脸笑意地望着她。她看了看他的衣服——休闲家居服，又看了看他的手——刚出锅的牛肉粥。她有些云里雾里地搞不清状况，"你怎么会在这里？"

宁远进了屋，轻车熟路地进厨房取来碗筷，却看到林夕妍还傻傻地站在那里，"懒猫，快去洗漱，这都是我刚做好的，让你好好尝尝宁氏的蔬菜牛肉粥，吃完早饭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林夕妍快速地洗漱着，这是什么状况？居然有人大早上的给她做早餐吃，这还不是一般的让人感动耶。她出来后看到桌上不但有粥品居然还有小笼包，她顿时笑弯了眼。赶忙坐在餐桌前香香地吃了起来，边吃边研究地看着对面的人，这个人今天很不正常，那眉眼里都噙着暖暖的笑。她试探地询问："你买的体彩中奖了，还是你来的路上捡到金元宝了？"

宁远的筷子敲在她的额头上，"中了，中了个老婆。"

林夕妍呵呵地笑出声来，"这年头男人的脑袋都发昏了，有人想中奖中个老婆，有人想索赔赔了个老婆，这世道还真是够疯狂。"

宁远望着她蹙起眉头，“我看别人的脑袋都正常，就你不正常，放着粥不喝，在那儿胡说八道。快吃吧，一会儿该凉了。”

吃完早餐，宁远便拉着她的手出了家门，来到隔壁的人家，拿着钥匙开了门，进了房间。林夕妍睁大眼睛呆望着他，“你怎么进了别人的家？”

宁远温和地一笑，“不是别人家，是我的新家，我租了你隔壁的房子，这里离医院近，上班又方便。”

林夕妍迅速用手背贴了贴他的额头，“你这孩子没发烧吧？自己的大房子不住，跑到这里花钱租房子，浪费加腐败，简直就是胡闹。”

宁远捉住她的手，目光中溢满了柔情，“我清醒得很，我是想陪伴在你身边，和你朝夕相处，这样你再有危险的时候，我就会第一个来救你。”

林夕妍整个人一震，她的心被某种不知名的东西强烈地充盈着，酸酸的，胀胀的，让她想流泪……

宁远轻柔地理着她的额发，“夕妍，我不想逼你，我尊重你的选择，现在我只是想走近你，让我离你更近一些。”

第三十章 风吹草动心波动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连男朋友都还没有交过，现在却被脱光了衣服，这么袒露在大家面前，这让她心里极度别扭。

这宁远与林夕妍做了邻居之后，自是同进同出，一起去上班，下班后宁远也殷勤地等她一起回家，一起做晚饭，一起吃早餐，本来就默契十足的两个人竟仿若夫妻般生活着。此时的宁远完全沉浸在这种虚拟的居家生活中，满足而惬意。而林夕妍早已习惯了宁远的陪伴，因此对于这种状况，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这种状况自然逃不过耿天磊的耳目，自从夕妍溺水事件之后，他就暗中派人保护夕妍。此时他拿着调查的资料，紧蹙的眉头随着甩落的纸张渐渐舒展，嘴角的弧度不断地扩大，这个宁远照资料上说的，与夕妍相识了十年，居然还在原地踏步。耿天磊俊朗的脸上邪起魅笑，这位老兄还真不是一般的有耐性呀！

今天早上耿天磊特意上班前去了夕妍的家，他坐在车里望着他们两人一起从楼里出来，有说有笑地上车离去。尽管他有备而来，可还是小小地郁闷了一下。看来他还真得好好想想，怎么才能快些把这个小女人娶进门，否则这么下去，他家的坛子里岂不要装满醋了？

上午宁远被院方安排会诊一位患者，原以为会是一位老领导，可谁想却是一位长得清纯可爱的年轻女孩，在母亲的陪同下，面色苍白、痛苦地捂着肚子。看见宁远时这个年轻女孩明显地一怔，瞬间又笑弯了眼。宁远望着这双灵动的大眼睛，竟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他温和地回以微笑，耐心地进行了会诊。经过各种化验检查，结果是血项异常，B超阑尾区信号异常，血项增高。宁远又耐心地询问女孩有没有呕吐，排便是否异常。

此时肚子疼痛的原鸣早已分散了注意力，本以为前来会诊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夫，可意外的竟是一位赏心悦目的帅哥，满意之余，声音也出奇的干脆："没有，都没有，就是肚子疼。"

宁远对原母建议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做个手术。"

原母的目光里溢满了担忧，她点着头，"让宁大夫费心了，那就尽快安排手术吧。"

原鸣一听，刚刚舒展的小脸顿时皱成一团，"那我的肚子上岂不要有一个难看的疤了？帅哥医生，是你主刀吧？那你一定要把刀口开得小小的，不要像个虫子似的那么难看。"

宁远忍俊不禁，望着这个有趣的患者，"放心吧，我一定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先去准备吧，不要害怕，这只是个小手术。"

原鸣真是庆幸为自己做手术的帅哥医生居然这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可是这种好心情随着手术的进行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连男朋友都还没有交过，现在却被脱光了衣服，这么袒露在大家面前，这让她心里极度别扭。做的是局麻，身上的疼痛却止不住她的胡思乱想。还好为自己做手术的是这位帅哥医生，被他看光光也比被个老男人看光光的好。唉，这要是在古时候他可是要对自己负责一辈子的耶……

第三十章 风吹草动心波动

手术正在进行中，她的头上挡有隔离单，她看不到是什么状况，隐约感到自己的肠子被人翻来扯去的，尽管打了麻药，她还是感到了揪肠的疼痛。她的小脸紧张得渗出冷汗。这时耳边传来医生与护士之间的谈话，那个帅哥的声音真是好听，正淡定自若地吩咐着护士："止血钳、纱布。"

语句很短却让人格外的舒服安心，正恍惚间，她听到那声音正叫着自己的名字："原鸣，现在正在处理阑尾，有一些牵拉的感觉，会有些不适，不用紧张，很快就会过去的。"

原鸣的心蓦然温暖起来，紧张的心情竟平静下来，小脸也舒展开来。她克制着一切疼痛与不适，在心里祈祷这一切快些结束吧。想她一个爸妈眼里的宝贝女，何时遭过这样的罪？终于她听到那个舒服的声音在吩咐着护士："冲洗、清点纱布器械，准备缝合"。

她放下心来，终于结束了，正迷糊间，有人探过头来，帽子周围已被汗水浸湿，唯一可见的是一双清澈明净的深眸，那温和的目光足已安定人心，潺潺如流水般的声音索绕耳旁："原鸣，手术非常成功，不用担心，已经结束了。"

原鸣的眼皮越来越沉，她的心里暖暖、胀胀的，饱满的柔唇弯起大大的微笑。

其实这场手术并不轻松，原鸣是异位阑尾，不是在正常的解剖区域，以前经常腹痛没有得到重视，长时间反复发作，阑尾周围形成粘连，给手术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所以花费了很长时间，手术才结束。

宁远走出手术室，原父原母焦急地迎了上来，"大夫，我女儿怎么样了？"

宁远安抚地一笑，"手术非常成功，患者马上出来，不要担心。"

原鸣被护士推进高档病房，原父原母心疼地望着宝贝女儿，可是这位昏沉入睡的女人，此时脑子里全都是那张温润如玉的笑脸。

下班后，宁远走出医院，不出意外地看到夕妍正在?车旁等着他。他的心里顿时柔软起来，这段日子的相依相伴让他在欣喜之余又有些许的不踏实。他每天陶醉在这种幸福中，又在害怕这一切某一天终会不复存在，所有的一切到头来只不过是他的南柯一梦。

林夕妍并没有发现他的异常，在车里开心地和他说着话。昨天哲明从上海回来，所以今天师兄妹们特意出来聚一聚，热闹一番。车子很快到了丽都酒店，进到牡丹厅，里面已经热闹一片。哲明看见这二位进来，赶紧走过来重重地拍了宁远的肩，"听说你们住一起了。呵呵，什么时间请喝喜酒啊？我看你们也趁热办了吧！"

林夕妍对这个老乡真是头痛，说话总是口无遮拦，她的脸一红就当没听见，可是当她听到宁远的话时，头痛得更加厉害。宁远清晰地对哲明说："没问题，你现在就开始准备红包吧。"

大家一听都来劲了，你一言我一语的，貌似他二人好事就要将近似的。这位一向内敛低调的师兄，今天竟一反常态，高调地开起玩笑

来了，她感到有些心慌，又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心慌。可是这种场合她必须配合宁远，她强若镇定地巧笑倩兮，米蓝色的束腰长裙，水晶蓝色的精致高跟鞋，走起路来摇曳生姿。哲明的笑更是暧昧，他撞了撞宁远的胳膊，“兄弟，你终于熬出头了，再努把力，把婚礼和满月酒一起办了得了，我自愿拿两份大礼等着送你。”

宁远犯愁地望着他，“你还真行，这种荒唐事也能想得出来。”

哲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信息时代讲的是效率，知道不？分秒必争，这女人就得攻心略地，让她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得人才能得心嘛。”

宁远的心一动，可是又迅速被理智所代替，他可不想勉强夕妍，这种想法都会亵渎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贵宾厅的角落里，林夕妍质问着佳莹：“你刚刚和大伙说我和宁远住一起了？”

佳莹的头飞快地点着，“是地，是地，正确的说法是，住在一起但分居两室。不过这已足够吊大家胃口的了。”

林夕妍怒瞪着好友，“臭佳莹，你是唯恐天下不乱耶，这回我可被你害惨了，说不清也道不明的。”

佳莹凑近她，一脸的心疼，“我说夕妍呀，你就从了这宁师兄吧。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们直到现在还是清白的。”

林夕妍胸中这个郁闷啊，自己一世的清誉就毁在这个八婆的手中了。她望着大家暧昧的目光，最后放弃了解释，看来这次大家是认定她与宁师兄的好事将近了。

整个聚餐大家都放松地随意说笑，这哲明自是饶不了夕妍，同学们几番灌酒下来，夕妍已成醉梦中人，昏睡不醒了。

宁远叹着气，载着酒醉的夕妍回家，这样的酒量，还真是够愁人的。这小女人根本就是逢喝必醉，还抵不住别人的软磨硬泡，频频举杯，能不醉吗？

回到家后，宁远望着床上的小女人，耳边又响起哲明的话，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得身真的就能得到心吗？得不到她的心，这得身又有何用？温润的面孔终于松动，溢出丝丝的苦笑，他轻声叹息，仔细地为她盖好被子才悄然转身离去。

第二天早上例行查房，宁远领着实习医生们查到高档病房，进门便意外地看到一张甚为熟悉的面孔。他淡然地望着坐在沙发上的耿天磊微一颔首，耿天磊的嘴角弯起优雅的弧度，友好地回以微笑。宁远来到病床前，今天原鸣的精神看上去好多了，看见他进来大眼睛里溢满了笑意，小脸上更是平添了一抹嫣红。宁远亲自来到床前，看了看原鸣的术区敷料，包扎完整，未见渗血，伸手在腹部轻轻地摁了摁，感觉腹部比较柔软，他望向原鸣，“你排气了没有？”

原鸣也知道这是例行检查，可是当她看到他进来时，就会想起昨天自己被此人看光光的一幕，她的脸已不受控制地泛起红晕，现在又被这个男人轻柔地触摸自己的腹部，还是一双如此修长洁净的手，她的脸愈现娇红。她掩饰地笑了笑，“已经排过了，帅哥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呀？”

第三十一章 残着些许的眷恋

耿天磊的眼里溢满了不可思议，他深深地望着这个语出惊人的女人，两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她居然还能如此云淡风轻地和他谈分手。

宁远再次听到她称呼自己帅哥医生，忍不住内心轻叹她的小孩子心性，颇为耐心地回答："不要急，一周后拆完线了就可以出院，但是这段时间你必须要配合医院的治疗，注意休息。"

原鸣仰望着他，阳光透过玻璃倾洒了一室的金华。萦绕在他身上，竟似在他的周围氤氲了一层薄薄的光晕，这个温润如玉的男人，仿佛天生就是为了这个职业而生，身着熨烫平整的洁白医生服的他，沐浴在阳光中静默如萼，静得幽雅，默得深邃。悦耳的声音再次响起："既然已经排气了，就可以吃一些流食，要进食一些好消化的，量不要太多，如果感觉腹胀，随时可以找我，一会儿输完液，你可以慢慢地走一走，活动活动，有利于肠蠕动，促进血液循环，防止肠粘连。"

原鸣的小脑袋听话地点着头，直到宁远带着实习医生们离去，她才惊觉，她居然对自己的主治医生犯花痴。原鸣在心中感叹：这个男人与她的天磊哥哥真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天磊哥哥永远吸引着大家的眼球，他的光芒让人睁不开眼睛；而这位宁医生却是平易近人，如一缕煦暖的阳光，慢慢地注入人的心田，舒服惬意，让人不知不觉中上瘾。小女孩的心渐渐充盈，似有甜甜的蜜浸过，隐约间她开始期待下次的相遇。

耿天磊看着她的云雾状笑着调侃："回神了，鸣鸣，你是不是对人家动心了？"

原鸣兴奋地望着他，"天磊哥哥，这男人好特别，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男人，清雅幽韵，宁静致远，就好似古书中走出来的翩翩公子。"

耿天磊受不了地拍拍她的头，“小丫头，清醒些吧，翩翩公子可不爱你这样的疯丫头。”

原鸣不服气地瞪着他，“那我们来打个赌吧，如果我能让他爱上我呢？”

耿天磊望着她的雀跃，有些不忍心，“傻丫头，你要是见过他爱的女人，你就会明白自己的想法有多可笑了。”

原鸣的小脸顿显失落，“原来他已经有了爱的人，也是，这样美好的男人怎么能没有人喜欢呢？”

耿天磊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要泄气，等哥哥我把他心爱的女人抢过来，你就有机会了。”说着看了看腕表，“好好养病吧，不要胡思乱想的。你哥哥马上就到，我有事先走一步，改天再来看你。”

原鸣望着耿天磊离去的背影，不满地嘟囔，“知道你本领大，可是抢过来，帅哥医生岂不会很伤心？”

林夕妍查完房回来，坐在办公室里揉捏着额头。昨夜喝多了，早上醒来头就开始作痛，她润了口茶，回忆起昨天的种种，有些茫然。是该做决定了，其实这段时间她也一直在说服自己，选择师兄是对的，两个人相识了十年，足够的了解与默契一定会让彼此相扶相伴地走下去的。

正思忖间，隐约听见敲门声，有人推门而入，林夕妍一看竟是耿天磊，她有些诧异，“你怎么来了，来取药吗？”

耿天磊坐在她身旁，嘴角上扬，“你不该是这个表情吧，我们可是好几天没见了，你有没有想我？”林夕妍笑着摇了摇头，“最近太忙，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没用的事。”